

烏程范錡著

漢口林取譚

保乾吾兄惠存

弟王慶武敬贈

廿二

于黃土坡上街芝瑞寓廬

范白舫先生漢口叢談序

烏程 陸長春 瓣香

樓頭擲笛。落五月之梅花。馬上攀條。感昔年之楊柳。則有賣驢博士。騎鶴寓公。負雞次之典於吳宮。搜龍威之書於禹穴。仙槎似葉。裹糧探黃河之源。零雨其濛。破斧詠東山之什。忽爾輕裝赴沔。長風渡江。攬宿莽於汀洲。采石華於遠渚。鄉心一箸。來食武昌之魚。家書萬金。去附衡陽之雁。意惟是愁。彈劍缺。夢落刀環。歌山樞。蟋蟀之篇。灑香草。薜蘿之淚。然而登高而作賦者。大夫之志也。乘輅而采風者。太史之職也。吾人釋剗名區。弛擔樂土。玩其風物。韶秀山川。邈緜舊雨。能來濁醪。無恙亦宜。夔琴憶往。捉酒談今。徵里閨之新聞。補輜軒之別錄。如吾白舫先生。漢口叢談一書。誠宛委之奇編。嬋媛之祕笈也。今夫齊諧諸臯。志仙鬼也。而人以爲誕矣。廣輿益地。象河嶽也。而人以爲侈矣。沿至小說。託於虞初。祕辛雜之漢紀。拾遺博物。競祖荒唐。天寶開元。艷談宮禁。徒夔賣鼠。販鼃之弊。初無筆鉞墨灸之

奇。此書則古錦爲囊。粲花作論。明明列宿。羅於胸中。歷歷諸峯。現之掌上。太冲著賦。筆札堆諸戶庭。仁裕瀚腸。沙石皆成纂籍。每當鶯初雁晚。竹所花邊。苦茗澆來。瘳筇扶後。話前遊於僧寺。滿地斜陽。數往事於賓筵。一場春夢。有句皆畫之壁。無語不登於心。耳目所周。卷冊遂富。尋其體製。可得言焉。昔禹貢爲治水之書。爾雅有釋山之話。一瓢斟酌。味判淄澠。五嶽登臨。形如培塿。類各擬思光之傑構。資少文之臥游。公導嶠冢之源流。灑香爐之崩芳。沔口湏口。溯其奔騰。大別小別。挹之蒼翠。湘江似練。迴環襟帶之間。楚擘如鉞。描畫髻鬟之品。足以破酈元之謗。隨起郭璞之膏盲。至於步屨尋幽。携尊弔古。郎官湖畔。鷓鴣唳向春風。神女臺邊。麋鹿游於芳草。拜息媯之廟。桃花黯澹而無言。觸太白之樓。明月團圓而入抱。時復然犀燭暗。縋綆探深。鴛鴦之墜瓦。飄來銘鐫銅綠。蟲虺之殘碑。讀出字別苔紅。蟲語悲秋。辨前代帝王之冢。雞聲唱夢。問千年雲雨之鄉。筆點春花。淚如

鉛水。若乃通闌帶闌。近市遙塵。裊比戶之炊煙。放連宵之鐙火。笙歌糺縵。一條軟繡之街。車馬喧闐。十里鬧紅之市。鬪揚州之甲第。花月千門。分淮海之銅山。魚鹽萬井。其間茶寮酒望。餅碓饅坊。仙翁賣卜之簾。老嫗送花之店。靡不瞭同指掌。朗如列眉。窩可號夫銷金。圖自成於畫地。他若獅王琳宇。鹿女珠宮。開青豆之房。借黃梁之枕。一天花雨。飛來簷蔔香中。大地金銀。湧出華嚴經裏。偶憶寒爐煨芋。夜泊聞鐘。踏葉尋僧。拈花獻佛。漱楊枝水。來談彌勒之禪。參玉版師。且喫伊蒲之飯。因而誦毗伽之梵志。拓頭陀之碑文。鎮玉帶於山門。誌紗籠於粉壁。謂非繞樹皆鳴音樂。彈指卽現樓臺者乎。夫當陽旣征戰之場。鄂渚實烽煙之地。曹瞞兵覆。礮火連江。陶侃軍屯。旌旗蔽日。河北之鷓兒未去。關東之蛾賊復來。公對赤壁之山。紀黃巾之亂。守陣皆哭。衆志成城。狹巷無聲。殺人如草。往往燐飛星碧。血染花殷。拾臥雨之殘槍。出沈沙之斷鏃。秋墳鬼唱。猶聞鞞鼓之聲。夜月狐鳴。

尙戴鬪髀而舞。低徊不盡。感慨係之。復有鸚鵡才人。蓮花幕客。猪肝啖罷。牛耳操餘。遙聯贈綺之歡。盛作題襟之會。黃雞白鳧。小局招邀。綠酒紅鑊。狂吟跌宕。怡自晨星零落。古調淒涼。歇旗鼓於騷壇。點姓名於鬼簿。宜乎手鈔珠玉。泣墮瓊瑰。嘔血生前。僅把殘編付我。招魂地下。焚將佳傳酬君。聊彈雍門之琴。似答山陽之笛。下至西鄰歌舞。北里煙花。豈蔻梢頭。枇杷巷裏。拋來紅豆。記艷曲於妝樓。溼徧青衫。聽哀絃於酒座。鬢絲如雪。老大傷余。骨瘦于桃。風塵誤汝。亦復閒情。嬌嬾。綺語蟬聯。鬢影衣香。珊珊紙上。飛花落絮。去去天涯。畫楞巖十種之仙。觸小杜前番之夢。洵可抵板橋雜記。補樂府之新題也已。嗟嗟。白水盟心。舊約難忘。鷗鷺紅塵。插脚。浮生易逐。輪躡。驚瞥眼之風花。年華似箭。仰打頭之梁屋。窮愁箸書。今者。司馬歸來。子雲老去。禪房借月。吟楊安花。茶夢剛圓。詩懷幸健。飫家鄉之滋味。紫蟹銀魚。尋先子之釣游。斜風細雨。方擬綸竿假我。簑笠描公。租放鴨之船。

唱摸魚之闋。言而不食。樂此忘疲。不謂菱角初香。萍花又散。三更嘯咏。再上南樓。百里煙波。暫辭西塞。匆匆鞭鐙。難淘鷓蟀之愁。草草杯盤。莫與雞豚之社。未免情深潭水。淚落江潮。乃於鷓歌之在門。下付鴻篇而督序。既洞窺夫全豹。遂勉測以寸蠡。明年春水生時。盼到紅鱗之信。今夜秋衾擁後。夢爲黃鶴之游。

漢口叢談卷一 序

序

癸未人日。冒雪赴西城飲。歸自黃鵠山麓至東坡。一路瑤林瓊樹。朗朗如在玉山上行。甫入門。呼兒煮雪烹茗。見范君白舫漢口叢談列几上。乘醉披讀。遂至終卷而止。白舫有儁才。而家貧工詩。尤善詞。合姜史蘇辛爲一手。浙東西無出其右。游漢上。與常芝仙交最久。芝仙善畫。白舫善詞。得兩人一畫一詞。世稱雙絕。皆隱君子也。嘗持茗溪漁隱圖示予。見圖中題跋詩詞。俱超逸有致。皮置箱篋者四三年。忽傳白舫自巴東來。始促予題其圖云。茗水冷冷。雪水瀦。瓜皮流入范蠡湖。分明自號鷓夷子。又作烟波一釣徒。蓋贊其高也。白舫因爲予述巴蜀山水之奇。與臨洮陸秀三攜酒下榻於巴山灑水間。戀戀有故人情。秭歸爲屈清烈公故里。舊有祠。秀三於正月庚寅。招白舫具酒漿果餌爲文以壽于祠下。白舫以事牽未來。亦謹寄桂藥一器。湘月詞一闋。以助祭。予讀秀三文。佳。白舫詞亦佳。靈均之後。

又得二妙矣。白舫初在漢上。與黃穀原同居。其相莫逆如芝仙後。穀原屢徙于鄂。始克卜築于臙山之東。予亦棄官隱東坡。與穀原相鄰近。白舫旣時時過從。又嘗得芝仙作渡江游。俾予周旋跌宕其中。攜手登城樓。見郭外左江右湖。遠峯近巒。送夕陽。迎素月。以抒寫其胸懷。詩畫之趣。楚中自有此山水來。不知其幾千百年。未見有嶽崎歷落如吾數人者。世人徒逐逐車塵馬足。間且或嫌其荒遠遼闊而置之不必問。然後知山水詩畫之奇。往往見阨于熱客要人。而爲嶽崎歷落之士所心賞者。亦未易多覩。乃至今而始有吾數人。不可謂非茲地之幸。抑此中或別有數焉存乎。白舫旣以其在漢上聞見者編爲叢談。予亦以其在荆湖採錄者彙爲知舊詩鈔。其意豈異也。自古羈人游士。所過通都大邑。必有山水供登臨。山水之隱見異同。必有詩詞備考證。其錯處乎山水者。古寺名刹。足以寄嘯傲。其傳述乎詩詞者。高賢逸民。足以資蒐羅。短裁促筆。各自爲書。前人如吳船

入蜀。其最著矣。近世則有余澹心板橋雜記。亦未嘗廢焉。然此祇可與嶽
崎歷落者道。而難爲熱客要人言也。因走筆書于卷首。紀其實而夜漏三
下。戶外已堆雪一尺餘矣。東坡愚弟熊士鵬拜撰。

漢口叢談 序

凡例

一漢口水源。爲東漢。水有沔漾之名。亦曰夏口。前人歧說紛紛。今證以經史。其間別流支川。會于漢者。亦爲臚列。按載古注以辨之。欲其眉目清晰也。閱者幸勿訝其繁贅。彭湘懷漢口考一篇。余未見之。故不錄入。

一漢口重鎮。坊市街衢。花宮梵宇。指不勝屈。今就大略紀之。若招提會館。或有文人題詠。尙冀同志者錄示。再爲編續。幸甚。

一漢口人物。地雖一隅。亦復不少。但已採入邑乘者。自可不煩贅記。

一漢口市井。俗漸澆漓。生計勞勞。反衰于昔。安得起而振之。復歸淳厚。是以前人嘉言懿行。因類紀之。俾閱者警心神悟。至于逸事奇聞。略有涉于漢口。亦爲附載。

一漢口青樓墨池幽巷。槃饌羶葷。自不足錄。但今昔詩人。無不流連江漢。形諸篇什。花月新聞。板橋雜記。亦前人所不棄。因取黃心齋漢口漫記。

吳格齋閒情麗品。有關於風雅詩詞者錄之。

一說文叢聚也。談語也。余少失學。夤陬實多。性復疏懶。落落寡交。其中或爲漢口世籍。或爲漢口寓公。詩文之集。無從借閱。又恐其久而淪沒。故雖不關於漢口者。亦聚而語之。隨得隨書。旣無倫次。亦多挂漏。叢脞之談。卽謂之詩話亦可。

漢口叢談卷一

用漢陽周氏晚喜廬校本

烏程 范 鏜 白舫



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澁。至于大別。南入江。傳曰。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流爲漢水。

漢志顏師古曰。漾水出隴西氐道東流。過武關山南爲漢。禹治漾水。自嶓冢始也。又出荆山東南流爲滄浪之水。即漁父所歌者也。又三澁水在江夏竟陵。又觸大別山而南入江也。

國朝胡渭禹貢錐指易氏曰。漢水自興元南鄭縣。又七十二里。至城固縣北。又三百里。至洋州興道縣南。又五百里。至金州西城縣北。又六百里。至均州武當縣西北四十里。水中有滄浪洲。又名滄浪水。東南流三百六十里。至襄陽府襄陽縣。又三百二十里。至郢州長壽縣。又三百里。至復州景陵縣。又東至漢陽縣大別山之東北入江。說文澁埤增

水邊土人所止也。按孔傳以三澨爲水名。不如說文精確。

山海經。海內東經。漢水出鮒魚之山。

郭璞注曰。書。嶧。冢導漾。東流爲漢。國朝畢沅曰。漾自甘肅秦州至陝西寧羌州。合於東漢水。曰沔水云。鮒魚山者。常璩華陽國志。沔陽縣有魚穴。濁水出鮒。今爲沔陽縣。漢水逕此。或恐鮒魚山即謂沔陽諸山也。

左傳定公四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隲。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又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

按元和志。小別山在漢川縣東南五十里。樂史太平寰宇記。山形如甑。土諺謂之甑山。二別相距百二十餘里。

戰國策燕策。蘇代約燕王曰。蜀地之甲。輕舟浮于汶。築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築舟出於巴。築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又曰。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包兩周。築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鈇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

張衡南都賦。流滄浪而爲隍廓。方城而爲墉。

李善注。書曰。又東爲滄浪之水。左傳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漢志隴西郡。氐道注。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爲漢。

又武都郡武都注。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又沮水。南入沙羨。南入江。過郡五。行四千里。

又漢中郡沔陽注。應劭曰。沔水出武都。東南入江。如淳曰。此方人謂漢水爲沔水。

又江夏郡。高帝置屬荊州。應劭曰。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爲夏水。過郡

入江。故曰江夏。

按過郡五。謂

武都漢中南陽南郡江夏

胡氏錐指曰。氏道武都。脈絡不通。川渠阻隔。武

都受漾爲不可據。

水經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東過南鄭縣南。又東過城固縣南。又東

過魏興安陽縣南。涪水出自旱山。北注之。又東過堵陽縣。堵水出自上粉

縣。北流注之。又東過瀆鄉南。又東北流。又屈東南過武當縣東北。酈注。縣西北四

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庾仲雍水記謂之千齡洲。非也。是世俗音譌。音與字變矣。

又東南過涉都城東北。又東南過鄠縣

之西南。又南過穀城東。又南過陰縣之西。又南過筑陽縣東。筑水出自房

陵縣東。過其縣南流注同。又東過山都縣東北。又東過襄陽縣北。又從縣

東屈西南。清水從北來注之。又東過中廬縣東。淮水自房陵縣淮山東流

注之。又南過郢縣東北。又南過宜城縣東。夷水出自房陵縣東流注之。又

東過荆城東。又東南過江夏雲杜縣東。夏水從西來注之。又南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於江。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

又夏水出江津于江陵縣東南。東過華容縣南。又東至江夏雲杜縣。入于沔。

又澗水出蔡陽縣東。南過隨州西。又南過江夏安陸縣西。又東南入於夏。又澗水出江夏平春縣西。南過安陸縣。入于澗。

水經注。沔水又東逕沌水口。水南通沔陽縣之太白湖。湖水東南通江。謂之沌口。

又沔水又東逕沌陽縣北。處沌水之陽也。又東逕臨嶂。故城北。建興二年。太尉陶侃爲荊州鎮此也。

又應劭十三州記。江別入沔爲夏水源。夫夏之爲名。始於分江。冬竭夏流。故納厥稱。既有中夏之目。亦包大夏之名矣。當其決入之所。謂之堵口焉。

劉澄之永初山川記。夏水古文以爲滄浪水。漁父所歌也。

按自堵口下。河水通兼夏月而會于江。謂之夏汭。左傳楚子伐吳。蕩射以繁陽之師。會于夏汭。注。漢水曲入江處。

杜祐通典。秦州上邽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經嘉陵。曰嘉陵江。經閬中。曰閬江。漢中金牛縣。嶓冢山。禹導漾水。東流爲漢水。亦曰沔水。

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嶓冢山。在興元府金牛縣東二十八里。漢水出焉。經南鄭縣南。去縣百步。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是也。

王象之輿地紀勝。今之言漢水。以西縣之嶓冢山爲源。此卽後魏之嶓冢縣。隋更名西縣者。非隴西之西縣。今在秦州者也。

王應麟玉海注。地理考注。黃氏曰。江水自茂州汶山縣至通州海縣入海。漢水二源。一源出秦州天水縣。謂之西漢水。至恭州巴中縣入江。一源出大安軍三泉縣。謂之東漢水。至漢陽軍入江。李氏曰。漢水出興元府西縣。

嶓冢山。東流至漢陽軍。大別山。南入于江。

按漢志西縣注。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此西漢水。非禹貢導漾東流之漢也。以今輿地言之。西漢水出陝西寶雞縣。大散關之陽。西經鳳縣嘉陵谷。爲嘉陵江。又西南經朝天關。受潛水入蜀。因以西名。經所謂沱潛旣導。鄭氏所謂漢別爲潛。是也。又經昭化縣東南。與白水會。又經保甯府西南爲閬水。又經定遠縣東南渠江注之。又南行涪江注之。合流爲墊江。楊慎丹鉛錄。古墊江。即今合州也。則今之墊江。古之桂溪也。又經重慶府城東入江。水經注。漢水合涪水東南至江州入江。庾氏所謂涪內水也。杜詩注。自渝至合州者謂之內江。自渝經戎瀘上蜀者謂之外江。至閬水曲折三回。形如巴字。故又謂之巴江。此西漢之源。由重慶府巴縣入岷江而下也。漾水出寧羌州。嶓冢山。東北流經沔縣。西合沔水。又東經沔縣南。又東經褒城縣南。

又東經南鄭縣南。爲漢水。所謂導漾爲漢也。又經湖北之均州北。所謂又東爲滄浪之水也。又經大別山入江。所謂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于江也。蓋禹貢導漾之漢。悉以東流。後人遂以名東漢水云。此東漢之源。漢口所承之上流也。漢有沔漾之名。皆東漢水也。考杜氏所言。上邽故城。在今鞏昌府秦州西南。而金牛舊縣在今漢中府寧羌州西北。其蟠冢山在今沔縣西南。接寧羌州界。元和志之南鄭。今陝西漢中府治。其故城在今府城東北。魏地形志。華陽郡。蟠冢縣。有蟠冢山。漢水出焉。蟠冢故城。在今沔縣。白馬城東南五里。王士禎蜀道驛程記。蟠冢導漾。乃沔縣之蟠冢。非秦州之蟠冢。知蟠冢有二。則東西兩漢源流。各自了然。漾之與沔。本爲一流。與隴西之蟠冢。都無交涉。常氏之誤。可不辨而明矣。

常據華陽國記。漢水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縣漾山。爲漾水。禹貢導漾

東流爲漢是也。西源出隴西蟠冢山。會白水逕葭萌入漢。始源曰沔。

按漢志水經。皆以漾水出隴西氐道。常氏承謬。復誤漾山之名。又以西源爲沔。其誤已甚。而蔡傳引常氏曰。其西源出隴西蟠冢山。會泉始源。曰沔。逕葭萌入漢。東源在今西縣之西。西源在今三泉縣之東也。考泉本白水二字。傳寫者誤。合爲泉字。當作會白水逕葭萌入漢。蔡氏又易始源曰沔四字。於逕葭萌句上。其所謂西縣。亦指隋改之西縣。而誤認爲卽漢之西縣矣。至三泉縣。本漢葭萌縣地。唐武德初。分置三泉縣。在利州東北。一百五十里。天寶初。移治嘉陵江東一里。關城倉陌沙水之西。西南去故城一百二十里。卽宋故大安軍也。今在寧羌州西北金牛驛西六十里。北距隴西蟠冢山六百餘里。而謂西源在三泉之東。相距縣絕舛錯更甚。胡氏辨之詳矣。茲因考漢口水源。故附記之。

又山海經。西山經。蟠冢之山。漢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沔。注。今在武都。

氏道縣南。畢氏沅曰。山在今甘肅秦州西南六十里。此西漢水也。

按沔舊本作江。畢據劉昭注。郡國志作沔恐誤。考秦州即漢西及氏道兩縣地。

京山李元太初氏著蜀水經。辨漢水云。神禹治水。因其壅塞者導之。不必溯水源。如導河自積石。積石非河之源。岷山導江。岷山非江之源。世人不察。遂以寧羌州之分水嶺爲嶓冢山。山以東之水皆東流。山以西之水皆西流。抑思略陽巨流。置而不問。偏指一隅之水。亦太迂滯矣。禹貢無西漢之導。漢水不必盡出嶓冢。陝境自太白山而西南鳳嶺紫柏。大山聯絡。谿水分流。皆可指爲嶓冢。不必定指一山。括地志謂山在金牛縣東二十八里。漢中志謂山在寧羌州北九十里。專其山以實之。於水源何據也。若酈注以西漢爲漾。常志以西漢始源爲沔。楊慎又以閬水爲漾。皆屬附會。至黃梨州以嘉陵江爲東漢。誤之又誤矣。

襄陽府東南三十里。漢水中有龍尾洲。縣志云。漢水重濁。與大河相似。襄陽實當其衝。爲患最劇。自唐以來。皆築隄遠城。以防潰決。明正統嘉靖間。兩被漂溺。俱以大隄廢損故也。嘉靖四十五年。漢水溢。樊城城北。舊有大隄。城南面江一帶。皆輒城盡潰。決。議者謂樊城潰。則襄城無患。於是疏塞不蚤。樊城之富庶漸衰。

沔陽州在府南少東。三百三十里。水距縣一百里。州志云。漢水由荆門州界折而東。大小羣川咸匯焉。勢盛流濁。浸淫盪決。爲患無已。而潛江地居汙下。遂爲衆水之壑。一望瀾漫。無復涯際。漢水經其間。重湖浩渺。經流支川。不可辨也。蓋漢水爲湖北之害。而襄郢二州爲甚。潛江又承襄郢之委流。當漢江曲折回合之處。瀦爲大澤。勢不能免矣。而天門沔陽又潛江之委流也。今沔陽四境。惟湖陂連亘。幾數百里。皆爲漢水所匯。漢水性曲。往往十里九灣。語曰。勁莫如濟。曲莫如漢。郢沔之間。波流回盪。自必瀦爲藪。

澤。小民見填淤之利。復從而隄防之。爲民牧者。又不講於節宣之宜。疏淪之理。歲月之間。苟幸無事。大水一至。則委之洪濤中耳。

童承叙曰。漢水至濁。與江湖水合。其流必澄。故常填淤。而沮澤之區。因成沃壤。民漸芟剔。墾爲阡陌。又因其地之高下。修隄防以障之。大者廣輪數十里。小者十餘里。謂之曰院。其不可隄者。悉棄爲萊蕪。昔時院必有長統丁夫。主修葺。其後法久弊滋。修不以時。院愈多。水愈迫。客隄愈高。主隄愈卑。故水至不得寬緩。湍怒迅激。勢必衝齧。主隄先受其害。客隄隨之汎濫。洶湧。悉爲巨浸矣。按漢口一鎮。隄高地闊。或無此患。然近年來。大碼頭以下。被水衝潰。昔時街市。今成河湫。長及里許。錄此以爲有守土者。講求水利之一助云。

漢陽漢爲江夏郡。領安陸沙羨兩縣。三國時爲吳魏之交。遂各置江夏郡。吳立石陽縣。晉太康元年。改石陽爲曲陽。以沙羨爲沙陽。永興二年。改曲

陽爲曲陵。復置灑陽。沌陽二縣。梁天監省。沌陽入安陸。改梁安郡。隋開皇九年。爲沔州時。罷天下諸郡。宋以州統縣。大業元年。改沔州爲復州。置漢津縣。餘縣省。二年。改漢津爲漢陽。唐武德四年。析漢陽置漢川縣。尋廢。貞觀元年。分天下爲十道。境屬沔州。漢陽郡。開元二十一年。分天下爲十五道。境爲江南西道。建中二年。仍爲漢陽郡。四年。復改爲沔州。寶曆二年。屬鄂州。周顯德五年。爲漢陽軍。宋淳化四年。爲荊湖北路。時分天下爲十五路。元祐元年。復爲漢陽軍。元至元十九年。爲漢陽府。江水在城東南。漢水在城北三里。元和志。漢陽縣。漢水一名沔水。西自漢川縣界流入漢口。在縣東亦曰夏口。左傳謂之夏汭。章懷太子注。後漢書云。漢水始欲出大江爲夏口。又爲沔口。實在江北也。

隄防考云。舊時漢水從黃金口入排沙口。東北折抱牯牛洲。至鵝公口。又西南轉北至郭師口。對岸曰襄河口。約長四十里。然後下漢口。成化初。忽

於排沙口下郭師口上。直通一道。約長十里。漢水逕從此下。而故道遂淤。今魚利略成。不通舟楫。俗呼曰襄河。以上流自襄陽來也。按漢水本東行。觸大別之陂而南。回入江。今則自郭師口以上。決而東逕大別山後入江。非復古之夏汭矣。

明顧景范讀史方輿紀要漢陽府。

東至武昌府臨江七里。西北至安陸府五百六十里。西南至安陸府沔陽州四百里。東北至黃州。

府一百八十三里。西北至德安府三百二十里。

禹貢荊州之域。春秋郢國地。戰國屬楚。秦屬南郡。兩漢

屬江夏郡。三國初屬魏。後屬吳。皆爲重鎮。晉仍屬江夏郡。

初立沔陽縣爲江夏郡。治後郡移至安陸。

宋齊梁因之。

並屬江夏郡。

後周屬竟陵郡。隋屬復州。大業初屬沔陽郡。唐武德

四年。討平朱粲。析置沔州。

漢陽縣治。

天寶初改漢陽郡。乾元初復爲沔州。

建中三年州廢。

復置寶歷初州廢。屬鄂州。周顯德五年平淮南。以漢陽縣置軍。宋熙寧四

年仍廢爲縣。元祐元年復置軍。紹興五年廢。七年復置。元至元中升爲漢

陽府。明洪武初因之。九年省入武昌。十三年復置府。領縣二。

大清會典事例。順治初年。定漢陽府。領漢陽附漢川等縣二。雍正七年。以

德安府屬之孝感縣。黃州府屬之黃陂縣。隸漢陽府。乾隆二十七年。以安陸府之沔陽州。改隸漢陽府。

明秦聚奎府志。水自竟陵乾灘鎮入漢川之田二河。經張池口。兩河循縣治。下澗口。然後經蔡店臨嶂山郭師口。又北出大別山後。東入於江者。漢之正流也。

乾隆十三年。劉嗣孔漢陽縣志。晉初改石陽爲曲陵。徙治郟月城。距今縣治十里許。舊襄河北。宋泰始六年。併曲陵入安陸而城廢。其築近遠城垣。丈尺紀載闕如。隋開皇十八年立漢津縣。始在今治。大業初。改漢陽。唐武德四年置漢陽郡。枕魯山而城之。在漢之陰而曰陽。本穀梁傳水北曰陽。而名之也。

又沔水之下尾與漢合流。乃始入江。故稱沔口。過江夏謂之夏水。故又名夏口。自孫權築城於黃鵠山東北。以夏口爲名。於是夏口之稱移於江南。而漢水所出。專名沔口。故何尚之謂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梁雍。是爲要津也。舊志曰。三國志以前。史傳多言沔。不言漢。三國志以後。多言漢。不言沔。後人不察。妄疑沔漢爲二。

又廢襄河離漢口北岸十里許。即古漢水。正道久淤。夏秋水漲。名瀟湘河。春澗草生。名黃花地。許纘曾演黔紀程。由漢口陸路沿江東北行。若時值二三月。黃花瀾漫。千頃一色。土人謂之黃花地。惟漢上有之。他處所罕見也。

漢陽郡城與武昌對峙。大江環抱。東南漢水合灑水。沌水與大江會於郡北。水經注。沌水上承沌陽縣之白湖。東南流爲沌水。逕沌陽縣南。注于江。謂

之沌口。有沌陽都尉治。晉永嘉六年。王敦以陶侃爲荊州鎮此。

沌水在縣治西南三十里。漢水別出三汊。滙太白湖。至於沌口。南入于江。今按沌水受太白全湖之委。下流爲馬影爹河。東北經香爐山。上下蒲潭。又東過小軍山。東經文山寺下。十里入于江。

按東漢世祖建武元年。始置沌陽縣。後廢入沙羨。晉永興二年。復置。陳書武帝誅王僧辯。以周鐵虎封沌陽侯。張舜民曰。下汊故鎮。南對金口。自沌口至下汊五十餘里。金口在鄂州西南。金口之下即竇家沙。江之西有沌口。

又灑水上承沔水。於安陸縣而東。逕灑陽縣東南。入于江。

按灑水在縣北四十里。其水自黃陂入漢陽界。與淪索二水合流。南入大江。晉陶侃將朱伺。請以安陸東境置灑陽城。

又澗水出蔡陽縣東南大洪山。山在隋郡西南。竟陵之東北。澗水東南逕

隋縣西縣。古隋國。又東南過江夏安陸縣。西歷橫尾山。又東南入于夏水。澗水又南分爲二水。東通灑水。西入于沔。謂之澗口。

按通典。安陸縣有澗水。亦名澗口。元利志。澗水故清發水也。西北自隋縣流入。注于沔。今在漢陽縣西北。

三淪河在縣北二十五里。元史至元十一年。伯顏伐宋。次漢口。兵不得進。千戶馬福言淪河口可通沙燕入江。乃自漢口開埧引船入淪河。逕趨沙燕。遂入大江。即此。

瀟湘湖在縣北十里。其水南流分二支。經東流入漢水爲楊林口。一支稍西南流。亦入漢口。水汛時。遊船如織。

北湖土墻。在漢口北岸里許。古漢水正道久淤。夏秋水漲。舟至灑口。卽由此湖達瀟湘湖。應馬湖牛湖而行。

行水金鑑注。漢陽縣西臨嶂山下。有沌陽廢縣。一作林部。俗名城頭山。陶

侃屯兵處。在今縣治西六十里。

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劉表使黃祖爲江夏太守。守沙羨。郤月二城。孫權遣董襲。凌統攻而擒之。遂屠其城。是年魏軍南下。昭烈帝自樊城奔夏口。因合周瑜破曹。沙羨注。原沌陽縣。沌水之陽。後廢入沙羨也。

元和志。魯山一名大別山。水經注。山左卽沔口。沔左有郤月城。亦曰偃月壘。戴監軍築。故曲陵縣也。卽後漢沙羨縣治。

按宋史。度宗咸淳十年。元伯顏由蔡店至沙蕪口。襲青山磯。今縣治西北三十里。有地名沙口。與青山磯對。當卽古之沙蕪口。蕪亦羨音之轉。則古之沙羨在今漢口左岸。漢陽黃陂之間矣。縣志。郤月城在城北七里。寰宇記以形如郤月故名。又馬騎城在郤月城西二里。荊州記。城周五里。高一丈。長棚岡卽其舊址。岡今無考。又漢陰城在城西四十五里。漢陰山下。皆不詳所築於何時也。又蕭公廢城。舊志云。在城北五里。梁

武帝初起兵。常築城於漢口。時未即位。故稱蕭公城。明趙弼馬騎城詩。落日荒林宿靄收。馬騎城下碧波流。水光山色無窮盡。釀作詩人浩蕩愁。朱衣蕭公城詩。渺渺長江水。鬼鬼別山臺。日月夏禹遠。時運蕭梁來。鞭驅十萬人。版築飛塵埃。遺禍起大業。屠戮良可哀。古城今荒蕪。久立但裴哀。按此二詩。明季城址猶可追尋也。余疑蕭公馬騎郤月三城。皆在今漢口左近。惜無從考耳。

季漢章武元年。吳使陸遜諸葛瑾屯沔口。又孫權征江夏。圍石陽。不克而還。按石陽。本吳所立。後入魏也。

晉王廙刺荊州。留長史王俊鎮陽口壘。杜曾攻陷之。乘勝遂造沔口。廙使豫章太守周訪擊之。進至沌陽。從後擊之。曾大潰。

齊中興元年二月。蕭衍命王茂曹景宗爲前軍。至漢口。郢州刺史張冲遣兵迎戰。茂等擊破之。衍築漢口城以守魯山。七月王茂曹景宗乘水漲。襲

加湖郢魯二城。相視奪氣。魯山糧乏。將奔夏口。衍斷其走路。孫樂祖時守魯山。以城降。

按衍築漢口城。殆即蕭公廢城也。漢口見于史始此。

梁大寶二年五月。王僧辯引兵東下。至漢口。攻魯山。擒賊將支化仁。

太平二年。陳侯安都帥兵至武昌。梁王琳將樊猛棄城走。軍至鄂州。圍之未克。而王琳至安都。乃悉衆詣沌口。合戰。大敗。

隋開皇九年。秦王俊督兵屯漢口。陳以周羅喉督諸軍拒之。

宋咸淳十年十二月。元伯顏至蔡店。大會諸將。刻期度江。時淮西閩臣夏貴。以漢鄂舟師分據要害。彌亘三十餘里。兵不能進。乃圍漢陽。聲言取漢口。渡江。貴移兵來援。不勝。知漢陽軍王儀。以城降。

明正德六年。流盜劉六劉七等。往來江上。自漢口犯東門。通判徐弼。集木爲架。登城哨守。

崇禎八年正月。河北賊滿天星張大受等。自麻城抵漢口。殺掠殊甚。十六年癸未正月十五日。獻賊破漢川縣。連陷蘄水。蘄州。黃州。殺戮甚慘。四月十六日抵漢口。十七日登城。已虛無人矣。晝鼓吹行掠。夜歸漢口營。十八日省兵陳于江。夜二鼓。舟中發伏。郎機。鉛子落賊營。賊驚宵遁。

漢口鎮在城北三里。有居仁。由義。循禮。大智。四坊。當江漢二水之衝。七省要道。五方雜處。分爲上下二路。居仁。由義。二坊爲上路。自艾家嘴至金庭公店。屬仁義司汛地。循禮。大智。二坊爲下路。自金庭公店下至額公祠。屬禮智司汛地。

同知署。舊在大智坊四官殿。後廢而復設。即今之督捕清軍同知也。巡檢司署。舊在南岸。後移北岸。同知舊署。嗣同知復設。巡檢退居民舍。因即爲署。改名禮智司。雍正五年。增設仁義司巡檢署。在居仁坊。舊天主堂。雍正八年。增設水師外委千把總署。水師額外外委署。

水師守備署。乾隆三年。移駐大智坊。

乾隆三年。總督德沛。奏請以武昌水師營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經制兵二百八十一名。歸併漢陽營。移駐漢口。仍管理水師船隻事務。以資巡緝警虞。所謂五方雜處。姦宄是防也。上下各設有關隘。屬於武昌征稅。上自襄河。下及大江。舟楫往來。藉以稽防奸盜。上關至下關。東西二十餘里。

唐裔潢風水論云。漢陽府城龍脈。自九真山發源。從西門入城。先結鳳棲府基。後結大別北障。而大別山頭。從東拖下。餘氣自木塲走南岸。以爲後託。直至月湖口方止。其上即有臥虎山。黑石山。鎮鎮兜住。十分有力。是南岸爲府城後託矣。漢口龍脈。乃平洋龍也。平洋最宜坐空朝滿。今漢口以大別爲朝山。南岸爲近案。後湖空曠。正合坐空朝滿之局。從前未盛者。以水未繞也。明成化初。水通前道。故河遂淤。於是漢口有興機矣。蓋漢口初

一蘆洲耳。洪武間。未有民居。至天順間。始有民人張添爵等祖父。在此築基蓋屋。嘉靖四年。丈量上岸。有張添爵房屋六百三十間。下岸。有徐文高等屋六百五十一間。漢口漸盛。因有小河水通。商賈可以泊船。故今爲天下名區。經云。行到平洋莫問軌。祇觀水繞是真龍。又云。風吹水激壽丁長。避水避風真絕地。漢口之盛。所以由於小河也。然小河之水。實賴兩岸夾住。旋繞入江。康熙二十年前。南岸兩傍。皆有房屋。中間街道。可容車輿。自二十年後。日漸崩墮。邇來愈甚。北岸亦有沖裂。揆其所由。總因鎮鎖水口之黑山。鑿石打傷。兜收無力。水無拘束。故蕩洗如此。是壞府城之後託。敗漢口之近案也。盛可保乎。無如蓋造房屋者。只顧賤買礮石以砌牆。不知實割已肉以補瘡。語云。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倘風水旣壞。水道他徙。雖有高塹厚牆。亦難永享也。昔之金沙洲可鑒矣。

按唐裔潢字澤元。貢生。工詩文。王翰字東自。少嗜學。精究制藝。康熙壬

午副貢。與澤元齊名。兩人亦深相印契。學者稱王唐二先生。漢上少年。爲文知派別。有師承者。皆知爲兩人之及門也。

黑山在縣治西五里。漢鎮南岸。居民每采石於此。奉文勒石永禁。按漢河之水。發源於漢中。千里奔騰。以至於斯。全賴黑山女郎諸山以爲砥柱。爰是水歸沙聚。而民賴以安。所關非淺鮮也。嗣因山主吳漢義羅必第等貪一己之利。每日顧倩匠人。打鑿石塊。隨地掘擾。傷損氣脈。以致漢口南北兩河岸。崖崩地裂。火災頻聞。時有舉貢生員唐裔潢黃昌等。呈請立碑永禁。其言黑山之視漢城漢口。位居西邊戌方。火庫之地。而漢城位居午方。漢口大智坊位居寅方。庫破火現。故丙丁火年。戊癸化火之年。寅午戌火局之年。異常火災。多在寅方午方。此寅午戌三方弔照之理也。如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六月十七日。江口失火。燒廻龍寺四官殿廟宇房屋。何止數千。人民淹焚。何止千百。此丁火年卯合戌庫而寅方異災也。次年戊辰九

月。漢城失火。燒府署頭門。鼓樓南紀城樓。朝宗門樓。縣學。明倫堂。居民房屋。又不待言。此化火戊辰辰衝戌庫。而午方異災也。近如丙戌年六月十八日。漢口由義坊失火。延及大智坊楊林口。無人住處方止。人民水火死者不計其數。此丙火年正值戌庫。燒及寅方之異災也。戊子九月初十日。江口失火。延及南岸。湖南糧船與紅船客舟。燒燬甚多。人民死者慘不忍言。此化火戌年亦值戌月而寅方又一災異也。本年兩次大火。前則甲申之月。以申沖寅。故南岸午方燒及漢口。寅方。後則丙戌之月。三合火局。故漢口寅方燒及漢城午方。此火局寅年弔照戌庫。尤爲異常火災也。凡此異災。皆由火庫打破。遂致貽害之慘酷。乞爲上者。軫念民依。培植風火。勒碑永禁。康熙五十二年六十一。年雍正九年奉府三勒禁碑。漢城黑山湯家山石馬山四處。

按明天啟三年癸亥正月。漢口火傷人無數。至有一家死五十三口者。

此亦戊癸化火之年。正月建寅。與亥合也。康熙三十七年戊寅五月。漢口火延焚數千家。此又化火而寅午相值也。近嘉慶十五年庚午。四月辛巳。二十日甲辰夜。循禮坊失火。延及大智坊。二十二日始息。數里之間。戶口十餘萬。兩晝夜悉成灰燼。此火年火月火日之異災也。

宋范成大吳船錄。丁丑發石首百七十里。至魯家洲。自此至鄂渚。有兩塗。一路遵大江。過岳陽及臨湖嘉魚二縣。岳陽過洞庭處。波浪連天。有風卽不可行。故客舟多避之。一路自魯家洲入沌。沌者。江旁支流。如流之沔。其廣僅過運河。不畏風浪。兩岸皆蘆荻。時時有人家。但支港通諸小湖。故爲盜區。客舟非結伴作氣。不可行。偶有鄂兵二百。庚戌欲歸。過荆南。遂以舟載使偕行。自魯家洲避大江入沌。月明行三十里。宿。戊寅己卯皆早暮行沌中。庚辰。行過所謂百里荒者。皆湖澤菱蘆。不復人跡。巨盜之所出沒。月色如晝。將士甚武。徹夜鳴擗。弓努上弦。擊鼓鉦以行。至曉不止。早出大江。

午至鄂渚。泊鸚鵡洲前。南市堤下。南市在城外。沿江數萬家。廛閭甚盛。列肆如櫛。酒壚樓欄尤壯麗。外郡未見其比。蓋川廣荆襄淮浙貿遷之會。貨物之至者。無不售。且不問多少。一日可盡。其壯盛如此。丁亥。風作不可行。戊子早。解維欲出。江風不已。至莫逾甚。又留一夕。土人云。上江社前後輒大風。數日。謂之社風。上下水船悉不行。果然。己丑。社風少緩。解維小泊漢口。漢水自北岸出。清碧可鑑。合大江濁流。始不相入。行里許。則爲江水所勝。渾而一色。凡水自兩岸出於江者皆然。其行緩。故得激瑩。大江如激箭。萬里奔流。不得不濁也。午後風息。通行百八十里。至三江口。宿三江之名。所在多有。凡水參會處皆稱之。

按宋時漢陽南市之盛。甲於他郡。後爲江水衝蝕。舟莫能停。是以商賈貨物。咸集於漢口矣。

明萬歷元年。題准湖廣衡永荆岳長沙漕糧。原在城陵磯交兌者。改併漢

口水次。十一年漢口交兌於金沙洲。陳公套水次。

縣志。漢口渡有六。一在宗三廟。一在五顯廟。一在老官廟。一在沈家廟。一在接駕嘴。一在四官殿也。又郭師口渡。在漢口西外五甲。平塘渡。在漢口上十里。一名琴堂。相傳爲伯牙彈琴處。蔡店渡。又在上六十里。此皆漢口渡河過郡城之路也。今則處處有渡。招招舟子。印須我友矣。

又老官渡集。在城西八十里。九真山下。其西五里。有索河集。夏秋水漲。買遷者甚輻輳。平時則收買白布。轉販漢口。鎮市小民。夜成匹。朝則抱布以售焉。

又漢口後河。樵漁者每於地獲小白鼠。好事者得以爲戲。飼之竹籠。

又漢口人呼秋蟬爲秋孃。其名甚雅。可以入詩。

又漢江會流處。上有石銘云。下至水府三十一里。相傳李斯刻石如此。天下水府十八處。

漢獻帝建安二年九月。漢水溢。

漢後帝建興七年。卽吳大帝黃龍元年。夏。口言黃龍見。夏四月。夏。口言鳳凰見。

晉懷帝永嘉三年。大旱。江漢可涉。

元至正十二年。漢口天雨粉。鉞人家門戶柱壁。有粉痕如鉞者。無數。明年三月。月食。太白徐壽輝倡亂於漢沔。十五年冬。漢口雨黑雪。

明宏治二年春。漢口雨小豆。種之蔓生不實。

崇正十六年五月晦。大雨雹。是日張獻忠陷武昌。漢地殺掠甚慘。先是有道士過小軍山。語土人曰。此山有二蛇。慎毋害之。否則不利於此土也。已而一斃於犬。一爲田夫所斷。皆長八九尺。未幾。張李之亂。居民焚掠無遺。漢水出荷葉魚。形如荷葉。味似鼈尾。有毒。刺去而烹之。鮎魚須。野菜也。三四月出水濱蘆葦中。味甚鮮。

西番蓮種出漢上。花心圓圈。弄之迴環不窮。取之不脫。有鬚一百八數。羊角菜。卽澄芽。採初生者。濯沸水。曝以供漿。可以下酒。

鏤竹引泉。漢口小河內藏鐵索。其長不可勝計。順治九年河涸。居民日拽之。疊成高阜。莫能窮盡。明年水漲。鐵索仍沒。考之博物者。皆未知其故。述異記。康熙三十四年五月。湖廣漢口天雨豆。好事者攜至。余得二顆。大如小赤豆。紫色。有一點黑處。如蒂然。絕不類豆。聞尙有大者。余未之見也。滇黔紀程。漢口南數里。爲漢陽府治。東渡江。卽武昌府治。十里之內置郡者二。蓋上當滇黔秦蜀之衝。下控左右兩江之要。故特於此嚴鎖鑰焉。府志。大江環抱郡城。去城僅數十丈。自荊州府監利縣而下。會沌口。過城南。經大別東北。與漢合流者。江之正流也。又一支。自沔陽播爲陽明諸湖。接太白湖。由沌口入江。一支。自沔陽播爲黃篷湖。經上平。至邑之下平。由新灘入江。一支。自孝感經邑之石潭河。至黃陂沙口。出江。此皆漢水濼紆。

滙江水別出之沱。枝流派演。江弱則下流歸江。江盛則逆漾而轉注。隣境諸河。此皆現今江漢水勢強弱之消長也。古所謂沱潛潰沱諸水。雖各有主名。而諸水入江之口。皆挾漢水同流。沌口新灘。在縣西南。沙口在縣東北。

宋陸游入蜀記。登石鏡亭。石城山之一隅也。正枕大江。其西與漢陽相對。止隔一水。人物草木可數。昔李白觴于江城之南湖。卽此湖也。舊黃鶴樓在石鏡亭南樓之間。正對鸚鵡洲。沿江邊隄上。民居市肆。數里不絕。其間復有巷陌。往來憧憧不絕。又鄂渚移舟江口。回望堤上。樓閣重複。燈火歌呼。夜分乃已。按此卽吳船錄所謂南市也。

縣志。大江自沔陽州東北流入邑界。與武昌江夏縣分界。又東北會漢水入黃陂縣。至沙口入黃岡縣界。

順治三年丙戌科。湖南未盡歸化。定中額三十六名。五年戊子。各直省行

拔貢。九年壬辰。詔督學停遣御史。用內翰林。十一年甲午。詔督學停遣翰林。用僉事。十八年辛丑。加湖廣鄉試中額十五名。康熙二年癸卯。詔併歲科三年一考。罷八股文。以論策取士。停歲貢。七年戊申。詔復以八股文取士。十一年壬子。始以副榜准作貢生。十三年甲寅。復分歲科兩試。十四年乙卯。湖廣停鄉試。十六年丁巳科。減入學額。大縣四名。二十年辛酉。復入學額。大縣十五名。二十九年庚午科。定武鄉試。照文場事例。三十五年丙子。定湖廣鄉試中額八十名。雍正二年甲辰。詔湖南北分闈。湖北中額五十名。四年丙午。詔五經副榜。准作舉人。

袁公隄。明崇正十八年。通判袁焜創築。自後居民漸集。即今之隄街也。在漢口鎮後。鎮爲水陸要衝。烟火數百萬家。漢水經其南。湖水繞其西北。大江橫其東。舊志謂每值夏秋水漲。四面巨浸。僅賴此堤爲廛居保障。里人歲加修築。終未完固。水勢若虐。即慮汎溢云。此昔時之形。今則居民鱗比。

十倍於前。但名堤街。幾不知爲湖堤矣。

堤後深溝。廣約一二丈。襟帶堤街。由上路之大橋口起。直至下路堤口。長十有餘里。名玉帶河。舊時大橋口下。襄水入河。別繞鎮後。至堤口東南流入江。襄河本曲折而下。又鎮後左右回環。所以財聚。漢口之盛。甲於天下。今大橋口外。沙漲日高。玉帶河遂處淤塞。或有居民架屋於上。至於堤口。市廛相接。莫知出江之道矣。余昔年在漢。夏水漲入。猶見小艇往來。好事者作道暑之游。今故道尙存。不通舟楫。而河上木橋橫跨。或相距里許。或半里許。在在有之。過橋謂之堤外。復有土人築室聚居。近已上下成衢。且有招提。梵宇。會館。公所。以愒游人。再後則爲後湖。俗名黃花地。又名瀟湘湖。即昔之廢襄河也。

明梁億遵閒錄云。太祖征陳友諒。王師至瀟湘。賦詩曰。馬渡沙頭。菖蒲香。片雲片雨。渡瀟湘。東風吹醒英雄夢。不是咸陽是洛陽。天葩睿藻。豪宕英

邁有如此。縣志按太祖殫友諒於鄱湖。追至武昌而返。後一年。又躬討陳理。駐兵漢陽。修其城郭。理降。振旅凱旋。足跡未嘗越江漢以南。不當還涉瀟湘也。惟漢口之後湖。當時爲襄河故道。一名瀟湘湖。勒馬賦詩。或卽此耳。

後湖卽廢襄河舊地。北距黃陂孝感境三十餘里。東西數十里。平疇曠野。彌望無垠。春時叢樹扶疏。芳艸鮮美。覆雲在地。流靄接天。浪翻麥隴之風。香溢菜畦之露。復有茶肆羅列。歌管紛誼。百鳥鳴籠。時花當戶。於是女士出游。咸偈坐啜茗而留覽焉。若於夏秋之交。棟風吹後。梅雨零餘。江水汪洋。湖田汎溢。烟波千頃。蕩暄日以鎔金。楊柳萬條。蘸漪紋而搖翠。比鴛湖之權。溫侶相隨。分鴛脰之灘。漁歌互答。或值炎威正熾。月影當流。駕舫艫之輕舟。拂蒲葵之小扇。碧筩酒醉。細葛衣輕。舖湘簟。枕桃笙。相與道暑。徹夜達旦而歸。羣誇爲吳興之水晶宮。包山之銷夏灣。不是過也。風則驚濤。

賊浪。滿清漩。濃雨則跳沫。皴瀾。烟低霧霽。倚樓憑檻。吟眺咸宜。迨夫冬日。水涸沙平。艸衰霜墮。遠山凝紫。楓葉染丹。則有彎弓健兒。躍馬蹶而角射。短笛牧豎。跨牛背以橫吹。此四時晦明之殊景。可以游目騁懷。爲漢口之勝處也。

後湖茶肆。上路以白樓爲最著。白樓者。白氏之故址也。在大觀音閣後。百弓地。闢畚土。堅墼。編槿爲籬。積石成徑。中構小樓。作東西兩箱。軒窗豁達。濫曲廊回之內。皆設小座。以供茗坐。外復四植楊柳。綠陰垂幄。翠澗襟帶。間又築堤以高之。大水不沒。可通游人往來。樓外遠山幾抹。隱隱青露。朝雲暮霞。眩人眼目。若於盛夏。湖水平堤。夕陽初落。煙波淼渺。燈影上下。映射水間。漁郎遠近。響應沙渚。道暑者接踵而至。絺衣挂樹。涼風襲人。七盃香生。適然歌詠。憑眺之勝。以斯樓爲第一。余嘗有句云。楊柳四圍遮不住。看山都上白家樓。黃心盦承增句云。指點夕陽紅墜處。夢雲湘雨一齊收。

林琴庵棲鳳句云。晚煙歛盡銀蟾出。獨照幽人淪茗時。張苧邨漁句云。小園留與人消夏。多種垂楊覆影來。多記實也。

後湖之有茶肆。相傳自湖心亭始。近若湧金泉第五泉。翠薺。惠芳。習習亭。麗春軒之名爲著。皆在下路雷祖殿三元殿後。其餘尚有數十處。弦歌誼耳。士女雜坐。較上湖游人更盛。湖心亭地頗疏敞。藝花疊石。位置亦宜。余昔有詩題云。曲曲欄干短短籬。湖心亭外柳絲絲。風翻芍藥徐熙畫。雨釀黃梅賀鑄詞。人影散隨弦鼓寂。茶香留看月燈遲。笑余贏得吟詩興。偏在文園病渴時。黃心齋和之云。下湖春比上湖多。病渴文園每愛過。粉黛亦參盧陸座。箏琶常鬧楚秦歌。澆殘綠雪消清晝。割盡黃雲賸翠莎。只待鋪平瓜蔓水。倚欄重約賦煙波。

湧金泉更爲爽塏。復積年畚土築石以高之。更造小樓重閣。白石紅欄。掩映於綠楊陰裏。殊有幽致。登樓四眺。北則黃陂之風火木蘭二山相距或

數十里。或百餘里而遙。霽色雲開。翠微遙露。西南則漢陽之三山。黛影參差。常列窗外。三山者。舊志所謂其三峯並峙。一仙女。二樓子。三馬足。故又名三山景也。南則大別當前。花宮琳宇。暈彩耀丹。靜坐試茶。似聞鐘梵。東則大江橫遶。橋立飄飛。時與烟雲起滅。而湖中遠近。又有土阜布列數十處。鄉人築室。聚族而居。以藝湖地。菜麥者。故諸墩皆以姓氏名。如吳家墩。朱家墩之類。傍多植以雜樹。遠望若山林然。常芝仙道姓有句云。幾抹遠山輕染黛。千條新柳嫩含煙。淺春芳景。宛可入畫。余和之云。霽色雲開山入畫。斜陽暖合艸生煙。

後湖俗名黃花地。土人墾作。徧種菜麥。近成沃壤。菜花齊放。麥穗低垂。一片黃雲。斜陽燦色。眞如七寶莊嚴。布金滿地。余嘗偕常芝仙。春時閒步。芝仙有作云。野曠煙無際。陰濃一桁楊。麥苗含淺碧。菜蘗散深黃。春色已過半。豪情殊未央。與君皆老大。莫負此流光。於寫景中。寓及時行樂之意。余

和之云。散步偕良友。重來春已中。艸青迷野闊。雲白漾天空。盧陸留清韻。
嚴韓溯古風。茶肆外復多醫卜諸術者曠懷縱談笑。歸戀夕陽紅。芝仙又有句云。紅袖嬉
茶社。青帘動酒人。參差几幔談醫卜。高下樓台弄管弦。皆實錄也。

程耕雲乘。後湖柳枝詞六首云。茶牆酒壁簇成邨。長短枝交白版門。幾日
斜風兼細雨。不關送客也消魂。一曲清冷湖水潯。照來眉黛總關心。不知
種自何人手。護得紅樓爾許深。馬蹄踢踢麴塵生。踈地鵝黃畫不成。十里
花飛湖上路。東風野館自清明。湖麥青青湖艸香。酒旗戲鼓劇郎當。不須
更唱黃鸝曲。只聽鶯聲已斷腸。袅娜晴絲幾萬行。遠臨孤驛近橫塘。相逢
又恐牽離思。陌上游人半異鄉。桃葉桃根結比隣。鵝兒湖上不勝春。憐他
一種風流樹。曾拂當年解佩人。跌宕風流當付旗亭歌唱。黃心齋和作云。
幾抹茶煙野店邊。黃花碧艸共芊芊。感人還是春楊柳。獨倚紅橋又一年。
新傳拍手唱楊枝。玉帶河邊年少兒。爲有杜秋聽不得。不教翻入笛中吹。

孫石樓煦和作云。送盡行人又送春。橫堤一角艸如茵。衣香帘影斜風裏。半是茶烟半麴塵。絲絲也解舞回波。好繫斑騅莫渡河。紅日漸低絃管急。上湖人少下湖多。此已卯春。心愈在漢。倡和之作也。時余羈蜀。未及與會。因憶已巳。余與心愈。方巖夫軫。約賦漢口柳枝詞。心愈詩云。土蕩臨岐即壩橋。不曾離別亦魂消。青青慣送朝天客。也向風塵折瘦腰。一夜瀟湘水漲寬。枝枝碧玉蘸銀瀾。愛他顧影多眉嫵。斜倚紅橋盡日看。余和之云。亭煙驛雨水迢迢。長送征颿逐暮潮。隔岸有山名大別。勸郎休去折柔條。舞倦東風日幾回。平塘渡口浪成堆。讓他一覺偷眠好。莫遣流鶯喚醒來。折來苦憶送郎時。露葉如啼溼翠眉。漢水有時與江合。問郎何事愛相離。兒子濤和云。一堤沙軟雨初勻。暈碧搖春獨弄春。怪底有河名玉帶。長將離思繫郎身。後湖湖畔蹋青過。游女雙蛾掃翠螺。行到橋邊看楊柳。幾枝春少幾枝多。妾似垂絲牽不斷。郎如飛絮任斜飄。人都說是傷心樹。怕上春

風六度橋巖夫輩佚。未及追錄。古人竹枝詞。雜叙土風。柳枝詞。專以詠柳。而音節悠然。抑揚合拍。兩體皆相似也。

是年之夏。後湖水漲。與心齋黃穀原均及大兒濤試茗後湖詩云。一夜茶亭汎水湄。絲楊面面受風吹。從教靜洗箏琶耳。來聽漁歌月上時。蓋湖水漲時。諸茶肆皆汨沒。惟白樓與湧金泉得以愒坐。弦鼓寂然。故云。心齋和云。打漁船泊柳堤陰。前日茶棚在水心。只覺遠山都活動。空中樓閣有浮沈。穀原和云。後湖新漲水浮天。傍岸垂楊綠染煙。一片波光雲影外。遠山青上打漁船。濤詩云。夕陽初墮晚涼時。萬頃烟波一舸移。我本自來還自去。姓名那許白漚知。

余與心齋。旅食漢皋。淪落不偶。每於夕陽斜下。則相約白樓淪茗。以遣客愁。故余有句云。幾年同作江湖客。一半茶寮笑詠來。歲在戊辰。花朝日。過心齋痘姥祠僧寓。因邀湖上晚步。弱柳垂青。春光過半。心齋嘆曰。寂寥羈

旅春思全無矣。余答曰。世情之冷暖。在人不在我。春思之有無。在我不在人。遂賦百字令詞云。嫩寒新霽。向湖邊晚步。夕陽初墜。幾度東風吹弱柳。挽得青青如此。杏又含嬌。山還似笑。爭獻韶光媚。百花生日。作成煙澹雲膩。况值釀酒時過。燒錢社近。何處尋蠶市。紈扇阿誰輕撲。多付寶兒香姊。賸有繡袍。儘堪買醉。莫道無春思。客愁拋去。與居君盡紅紫。心齋吟詠四三。笑曰。此詞爲我解嘲耳。因次韻云。窺春炊霽。翠縷金一色。碧絲新墜。那不攀條繫客緒。憑借行吟遺此。暖試鶯朝。天憐花誕。濃綠添明媚。平蕪小蹠。青鞋黏得香膩。休悵小杜而今。尋芳較晚。浪跡淹塵市。須信東風猶未嫁。靜處東牆之姊。杏閣評花。旗亭貰酒。好藉消才思。幽探情愜。莫煙一任沈紫。

戊辰仲夏。雨後湖上晚步。心齋填瀟湘夜雨一解云。時雨才過樂郊相慶。綠波半欲平湖。麥苗得水。勃然蘇穀。犬吠響連。浦溷魚虎掠影。動菰蒲。都

堪供詞仙著句。畫手成圖。絺衣涼襲。渾忘夏半。疑是秋初。對晚風斜照。柳
曳疏疏。新翠蓋團欒。巧障嬌粉面。菡萏微舒。閒情更凭欄。話久。雪椀屢茶
呼。余和之云。柳絮斜陽。煙消碧水。一番作弄新晴。堤邊取次。蹋莎行。風引
處。月團扇小。涼透却。雪白衫輕。茶寮坐沈槍試茗。活火遲烹。幾回相對。榴
花客序。幾度心驚。笑此身如寄。漫計前程。傳別思。重翻笛譜。尋舊約。肯負
溫盟也。惟有江湖集裏。位置我詞名。心會讀之曰。結處語尤悽惋。良以懷
才莫售。玩物撫時。其感慨固倍難爲情也。

是秋八月。林琴菴攜酒白樓。相招看月。心齋詩云。塵海中人樂此無。欲將
雅集勝南湖。晚風初定水楊柳。滿地月華如雪舖。茶鑪翻作酒鑪新。明月
樓頭灑角巾。總爲夜游添小記。風流誰似可山人。余賦水調歌頭詞云。千
里楚江客。瞥見歲時催。十年月夕花朝。能幾共銜杯。片片碧雲流盡。又早
蟾宮開鏡。清景滿樓台。人在水精闕定。不遠蓬萊。倚朱欄。揮玉壺。醉新醅。

天涯照我。鬢絲如許。那勝懷何處。錦屏香閣。何處利鞮名鞞。對此亦裴裒。
風外試吹笛。黃鶴合飛來。心會又高唱入雲矣。巖夫曰。怪底雲破月來也。
琴庵曰。不知園內花弄影否。相與撫掌而笑。浮一大白。

心會云。後湖風景。當以看新綠爲第一。賦詩云。輭襯紅羅艷點梅。能消幾
日翠成堆。宵孃眉黛窺深淺。蹋盡斜陽未肯回。余和云。幾疊遙嵐幾抹煙。
迷濛翠映蔚藍天。東風吹染離亭柳。照影春波亦黯然。

丁卯同人結新雨聯吟之社。倡和極盛。次年上巳。心會作甘州一解。以憶
去歲湖上修禊之樂。柬余云。是滴裙水長。去年時。輕影鬢春容。記麗人行
處。泥香蓮步。潮印鸞蹤。芳意偏憐小艷。閒採燕來紅。昨夢分明在。那得朦
朧。還自蘭情稀會。寫烏絲醉墨。人在牆東。縱禊游意懶。肯便減吟悰。數良
辰。易傷畹晚。已怱怱。一十七番風。須閒共。酒沾平樂。莫負春工。余和云。又
怱怱到了暮春時。碎雨半敲花。問何曾游冶。歌徵錦瑟。射躍珠騶。奈此輕

陰放霽。嬾日影窗紗。襖飲懷前度。已換年華。尙有重來燕子。見吟紅拾翠。薄醉流霞。聽呢喃不住。可也似含嗟。倚瓊簫。新詞待琢。向東風。挂起畫簾斜。消魂處。周情柳思。都在天涯。巖夫云。撫今感舊。婉轉清歌。讀此兩詞。可知勝會難逢。良辰亦不易得也。真我欲言愁。今始愁矣。

耕雲夏日題白園壁云。踢徧芒鞋破。蘚痕茶煙吹出白家園。半窗疏竹斜通徑。一路垂楊直到門。性好登臨寧倦足。秋非離別也消魂。湖光眺盡平如掌。何處青旗賣酒邨。又夜汛後湖云。送盡殘陽咽斷蟬。半篙新漲水清漣。紅燈照市人沽酒。明月吹簫夜放船。楊柳風飄衣上露。樓台影落鏡中煙。秋期近矣。雙星渡。悵望銀河萬里天。

周喬齡同人後湖晚步入市觀燈云。湖田麥秀欲齊腰。湖肆茶香履舄交。傀儡登場爭聒耳。春情多上柳眉梢。萬林火樹架星橋。蹴踢香塵市語囂。自古繁華襄漢口。清明以後試燈宵。

漢口燈事每盛於三三月間

又中秋夜漢口竹枝詞

云。游女如雲。漢水隈。衣香人影。故襲哀。宵行多露。儂知畏。貪看秋光。踞月來。鏡合刀還。此夜嘉。離鸞別鶴。滿天涯。人生畢竟團圓好。虔熱心香。禮月華。秋色平分。月色除。嫦娥竊藥。有夫家。今宵多少。宜男信。一路鑼聲。聽送瓜。萬戶千門。爆竹轟。喧。慙不斷。到三更。算來一事。差堪喜。月盡才聞。索欠聲。俗例帳欠每節月杪索取

後湖一帶。地平而曠。遠春艸生時。望無涯涘。加諸茶寮市列。爭購名花。春蘭秋菊。各擅其芳。以是騷人逸士。估客寓公。無不流連光景。呼茗惕留。加諸醫卜星相。百伎咸呈。日誼于秦。筑楚。拉之外。若愛幽靜者。每於樹陰僻處。斜日下時。脩然小步。空闊在望。煙景離離。大有合於吟懷者也。歲逢夏五。景異春三。水汛成波。墩浮入鏡。鳴榔隱隱。漁子收罾。擊鼓淵淵。龍舟競渡。又極一時之盛。余於湖水盈時。嘗與心齋。緩步憑眺。見有小艇。架以紅欄。撐以青幔。做六柱吳船之式。以供游客納涼。余有詩云。晚涼雲影浸玻

璃。拍拍兔翁隔渚窺。小艇紅欄青幔好。水煙深處泊多時。
蔣蔣邨。後湖感賦云。我來二月湖平沙。寶馬絡繹馳香車。胭脂梅謝海棠
坼。水亭拉雜鳴箏琶。我歸五月水沒渚。隔林呶啞響柔槎。田廬汎汎若鳧
鷖。遠帶高城雜平楚。到眼頃刻成滄桑。但愛水色如瀟湘。湖南市聲飛不
到。夕陽兩兩鳴漁榔。漁翁七十頭雪白。爲言湖神能殺賊。嘉慶初元蠶蠹
屯。一夜驚波飛霹靂。雲車風馬圍周遭。賊心膽寒空營逃。漢口人家百萬
戶。幸免赤立膏霜刀。賊退湖乾沙路出。高閣忽聞夜彈瑟。揮金不惜土木
功。誰念湖神營寸室。我聽翁語重黯然。自古幽恨難問天。伍子鷗夷亞夫
餓。弓藏鳥盡終誰憐。別翁歸船枕舷臥。江雨瀟瀟壓篷墮。荆榛剗盡豺虎
空。孰謂湖神賊能破。

漢口叢談卷二

烏程 范 鏞 白舫

漢口自明以來。久爲巨鎮。坊巷街衢。紛歧莫繪。是以按邑志之圖。尙有差池未盡。蓋因其地形如眠帶。上直而下廣。其廣處則街衢重重。難以縷紀故耳。今就大略而言。則正街與隄街獨長。自楊家河以下。始有河街。抵五彩坊。止大碼頭上下。舊時亦有河街。近因水決岸隕。逐年崩潰。直達正街矣。自大通巷後以下。始有後街。至陞基巷後。復分而有夾街。迨接駕嘴後。則夾街中更有夾街。因地廣而人煙益稠密也。若堤街則自上關起。直至大智坊之隄口。迤邐由東而北。曲沿外江。形似帚末。又上廣而下銳矣。隄街之後。夾以小河。名玉帶河。夏秋水漲。可通舴舺。今半淤塞。未能直行。而上下多有木橋以渡。猶如故也。過橋俗呼爲隄外。昔時荒沙一片。嗣則居民叢聚。漸成街市。再後乃謂黃花地。上如天都菴。大觀音閣。下如雷祖殿。

三元殿之傍。咸築隄以通後湖茶肆。隄街之前。爲正街。沿江而下。至於下關。茲姑先記正街坊巷之名。上自仁義司汛。下至禮智司汛地。列載於後。則河街後街夾街隄街可尋而覓。不至迷途矣。僧寺尼庵。亦藉以附焉。但余老懶倦步。未能周及。或有挂漏。覽者幸勿哂之。

漢口東達吳會。西通巴蜀。是以瓌貨方至。縑賄紛陳。鬻良雜苦。旣引旣遷。居斯地者。半多商賈致富。書奇風雅勿尙。故會館公所之名。野瑩琳宮之號。楹帖榜額之文。悉皆從俗。未能雅馴。至於金石碑碣。明以前無考。後亦寥寥無可錄者。

河街	正街	中路	中路後
通鎮寺			
上關			

		寶樹庵	西來庵						
	大通巷	三善巷	至公巷		朱家巷	尙義巷	楊家河	仁義司署	蔡家巷
		三善閣							
	準提閣		蓮生庵		太清宮				
				太平庵					字藏閣

存仁巷	觀音殿			永玉河			
萬安巷	雷祖殿				紹興會館		
吳家巷	蓮慧庵			體仁巷			
				利濟巷	法印庵		
				大王廟	東嶽宮		
					大士閣		
					文昌閣		
					財神殿		
					鎮江會館		
					萬福庵		
					滿月庵		
寅字店							

由義坊
老官廟

	咸寧馬頭			
	大馬頭			
	正街至此分而爲二一稍南而東爲打扣巷一山北而東爲黃陂街			
		黃陂街		
		海家堂		
		御駕橋		忠義殿
		月宮橋		祝聖宮
		瞿家巷		萬壽宮
磚瓦巷	水府廟			禮智司署
打扣巷河街	打扣巷			戴家庵
柯家馬頭				長生閣

								大王廟
								董家巷
								長郡公所
								沙家巷
								太平庵
								嚴家灣
								不二庵
								紫雲殿
								三清殿
								普渡庵
								八角亭
								天齊宮
								大士閣

楊泗廟	楊林口	滿家巷	廣利巷	花樓	漢義殿	苗家馬頭	熊家巷	修來庵	小關帝廟	張美之巷
	靜月庵			熊黃司		小董家巷	老君殿			土皇宮
	半頭巷			陶聖庵		娘娘殿				白布街
	地藏庵	東嶽廟	三皇殿	土墻園						

紫雲殿

孝子坊

公議巷

紫極道院

曇華林

茶庵

下關

甘露寺

棲隱寺

養濟院

		自在庵			惠麟庵	大梵宮		
臥龍橋	長壽橋		大通橋	指月橋	太清橋	繩武橋		天保橋
土皇宮					浙湖旅寄園			

風神殿							
		翠雲橋				天都巷	
普濟苑					文苑公所		
		玉皇橋			玉皇閣		
		趙家橋					
		萬年橋					
		永濟橋			玉樞宮		
		燕山橋					
		多福橋					
		裕華橋					

保也。溫然春也。廓然萬間屋也。憫憫然佛也。春容寬大。適適然仙也。楚民甫脫湯火。出登春臺。其能一日忘公哉。漢之人祠公。澍來楚也。晚未及文。以壽貞珉。越明年丙戌。公又受弓矢。征南服之不庭。南人投戈。有苗來格。公方歸。受賑於朝。弭節漢土。是公三年前。櫛風沐雨之所及也。是公左匡文。右繩武。勞來教訓之所集也。是公春風風人。夏雨雨人之所治也。漢上諸侯會於此者。睇山河之疊渺。俯船舶之巍峨。親駘黃之新歡。澹谷岸之舊德。何一非公威神德業之遺被。而公猶謙讓未遑。親賢若渴。見善如不及。一民飢曰我飢之。一民寒曰我寒之。一民失所曰我失所之。徵之外傳。凡龍興之彥。天上星。山中僧。世外精。皆非常才而爲淵岳。不敢蓄。所以公一出而東南底定。再行而江漢激清。事事不朽。公而公翻託其意於一椽一舍。一瓦一壁。以不朽公者。不朽佛。西來庵之所由起乎。庵址濱漢之北岸。當是公曩年眺覽游玩之所。今廓其基而光大之。意亦如陶八州之寒。

溪。李藥師之東武。郭令公之夜光寺。韓蘄王之翠微亭。聖賢豪傑。都有寄託。以寓其悲世憫人。急切婆心。喚醒沈迷一切。是我現佛身說法。始終胎吾民而化育之之意乎。是役創始者。公樂與公同其事者。藩王勳貴。各捐重貲。子輿氏有言。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後之君子。庶幾居者有魯靈光之思。游者有召伯甘棠之詠。西來庵。得公不朽矣。

按讀碑文。當時庵址宏壯。可知今已半屬民居。餘多敗損。內賃買客。堆貯貨物。外作茶肆。中供關聖像。寺門無懸額。幾不知西來庵之名矣。

寶樹庵。屋不高廠。而僧房經舍。尙爲幽潔。曩有琴僧練江。名覺初寓此。曾偕吳澹川文博。毛洋溟燧傳過之。留飯香積。聽琴試茗。半日清談。余有句云。思入海山遠。心清花木深。

大王廟。鹽商公建。祠宇巍煥。址後直達正街。爲鹽務公議之所。是以供帳甚華。

禹王閣在接駕嘴渡口。郡民渡河往來要道。歲久傾圮。前令劉嗣孔奉撫軍晏公之命。率里人勸捐修建。康莊崇煥。氣象一新。頗稱鞏固。無如屢犯回祿之災。頻修頻燬。蓋接駕嘴上下數里。商賈雲集。五方雜居。尤爲漢口市盛之區。故雖時遇祝融。亦易修築。奈於嘉慶庚午大火之後。次第創造。已爲竭蹶。復於己卯被災。元氣未復。民力益艱。迄今尙無倡捐者。

四官殿一名火神廟。國朝順治中。里人瞿恒岳首創募建。熊伯龍撰碑記云。五行皆生人之資。獨火烈。民望而畏之。蓋有神焉。不可度思矣。苟祝融煽禍。而當事者漫不經心。吉凶同患之謂何。何燮理之爲也。楚介商服。火德居望。而漢鎮又適當五達之衢。黔廬赫壁。何時蔑有人。共知其爲竹籬。茆舍之所致。而終莫敢有建議毀易者。蓋凡民可與樂成。而難與慮始。自非有實心任事之監司。主持其上。奉行惟謹之守令。勸勉於下。求其能任德任怨也。憂憂難之。天佑南國。萃此吉人。方伯劉公。臬司陳公。監司饒公。

王公朱公都閩錢公商同守憲程公毅然下誅茆之禁。激行郡縣。易以瓦甃。維時太守楊公邑侯侯公實左右之下。逮縣尉李君鎮司王君亦駿奔。恐後旬月之內。向之黃茆白葦。一望而百堵皆興。苟非循良素著。何以得此於民哉。乃公等猶謂人事之已盡。未必天數之常亨。敬詣祝融。爲民請命。爰是步自江滸。見有四官之舊廟在。輾然喜曰。有是哉。江漢合抱。灑沈澹災。此真水火旣濟之鄉。神靈憑依之所乎。各捐俸金若干。並及本郡紳衿商民。量力資助。革故鼎新。而廟貌由是改觀矣。乃或者不察。徒以泛泛祈禳視之。不已過與。夫許不弔災。君子惡之。謂其不近於仁耳。他若反風滅火。事涉不經者。皆吾儒所不道。曾大君子而出此乎。春秋書昭公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普梓慎知其將火。鄭裨竈又謂能弭火。不用吾言。將復火。乃國僑卒不用竈言。而亦不火。非修德而災不能侵之明驗耶。今乃以天道杳茫之故。徒乞靈於土木莊嚴之相。予因知公等之必不出此也。蓋

公等意念深矣。誅茆之禁。既有以盡人事之當然。廟貌之新。又有以回天意之或然。且以示後之接踵蒞茲土者。瞻宮廟之嵯峨。發晨鐘之猛省。入廟思敬。固即熒惑退舍之大本云。

廻龍寺。縣志。明永樂二年建。初名塞口寺。世宗臨幸。勅賜廻龍寺。國朝黃閣詩云。地僻門無徑。松閒榻有陰。秋山分野闊。寒水入雲深。荒艸高僧意。斜陽過客心。漫從星月下。枕石作長吟。寺初建時。乃在荒洲之上。迨國初黃閣題詩。地猶僻野。今已闌闔諠闐。無復秋山寒水之狀矣。

按漫志。世宗自安陸入繼大統。御蹕曾過漢口。今有接駕嘴碼頭。俗譌呼薛家嘴。又有報駕巷。譌呼鮑家。送駕墩。譌呼宋家。

馬王廟。列仙傳云。師皇黃帝臣。知馬形生死之症。治之立愈。故俗祀之。天寶庵。曾敬賢。清潔愛藝花木。大殿前地頗疏敞。左右雜樹五六株。綠陰常覆。下種艸花。春以罌粟。秋以叢菊爲極盛。花時游人踵接。或就僧開竹

裏之廚。或呼童沽市中之酒。賞玩歡呼。殆無慮日。壬午春。雨雪寒多。花事較遲。三月之閏。十有五。日。花爲花雨所妒。後五日。天始放霽。余因攜尊。招同丁浣西。程耕雲。乘毛曉滄方。遊夏鹿田。紹吉小飲花前。各分賦二律。余作云。攜酒尋蘭茗。看花照眼紅。舞爭飛蝶妙。艷奪翦綃工。莫嘆韶華改。須知色相空。吾儕行處樂。何必麗春風。頓覺客愁散。能無醉一觴。餞春空對佛。迎夏尙多糧。清磬聲留塢。斜陽影轉廊。紗籠添韻事。花亦愛詩囊。常芝仙見之云。第一首詩題。已全包括。而三四兩句。尤屬寫生妙手。罌粟羌無故實。原不妨自我作古也。耕雲詩云。能令看花飽。休言范叔貧。提壺初地會。負米去年人。一笑誰拈得。三生共話頻。題襟叨附驥。留馭本庭筠。與市離差遠。禪關卽始開。遺囊飢曼僮。指米喜如來。香積僧炊黍。閒庭鶴啄苔。不愁紅藥盡。婪尾汎餘杯。耕雲於去冬丁內艱。故有負米句。芝仙云。此即小處見大也。浣西句云。香鉢何年熟。清尊異市交。春奚不自惜。臨去滿囊

拋。又云。春將拚一擲。我已淡千鐘。即景生情。中寓無限感嘆。曉滄句云。看花來古剎。攜酒戀殘春。好花開半畝。新釀瀉千壺。鹿田句云。懷寶當呈佛。吟香藉悟禪。裏糧如去客。撒手買餘春。旬日前。余偕芝仙過庵。花開未盛。是日芝仙忽同數友來。相與談笑。一晌。芝仙先歸。越日簡示二絕。有風雅多情。寒范叔。典袍沽酒爲看花之句。亦佳話也。故紀之。

藥師庵。罌粟花亦最盛。間以薔薇月季。送春之候。濃露醉紅。晚霞沈艷。舞風絢日。妍好百態。隔以花牆。扶以朱檻。頗占幽勝。辛巳春暮。芝仙約同看花庵中。曾寫其景於扇面。矮窗低磴。花影庭陰。宛然畢具。真不覺身入畫中矣。

天都庵爲饒商公所。黃心齋云。舊有巴蓮舫。隸書蜡臘醺飲處。五大字。榜額筆勢古勁。後不知何人易去。方晞原晚步天都庵。納涼云。嘉木無烈日。習慣如夏蟲。入世無冰心。焦死如秋蓬。我欲乘紫烟。逍遙游太空。濁氛不

可近。冷然吹天風。庚午湘潭詩僧竹軒本照。挈沙彌湘嵐來漢。林琴庵招同心。齋穀原暨余及兒子。壽天都庵納涼。分韻賦詩。穀原寫圖以紀歲月。亦一時之雅集也。余詩云。火雲峙高巒。炎氛鬱蓬勃。多君紆勝引。清涼到禪窟。曲沼芰荷香。閒房僧磬發。軒窗一以啓。湖光滑如笏。白漚浴汀沙。新蟬噪林樾。牧笛遠而近。漁郎出復沒。阿師湘中來。山水窮豪髮。坐談暑漸忘。渺然神飛越。鉢出香積廚。蔬摘祇園蕨。酒破廬社戒。詩嚴金谷罰。自古良會難。毋使坐飄忽。笑指雅集圖。譬同登寶筏。壽詩云。寂寂精舍幽。花木遠城郭。於此滌煩襟。炎蒸一時却。曾來自瀟湘。微颺動廓廓。談禪得深味。遂踐招提約。靜聞鐘梵音。數聲出齋閣。到門湖水多。漚鷺亂飛掠。白雲天外流。空翠轡前落。修竹影搖涼。軒窗四面拓。茶瓜隨意留。綠醕勸斟酌。傳觀主客圖。末座欣所託。相將挂絺衣。歌嘯寄酣樂。竹軒老益耽吟。操觚自悅。湘嵐時年十五。詩思敏捷。小住數月而返。次年聞湘嵐病卒。曇花一現。

豈因慧悟之早。爲佛所忌邪。

江夏潘國祚。天都庵看芙蓉詩。長隄雨過洗秋容。眼底繁華簇錦重。入寺漫勞歌竹葉。涉江今始採芙蓉。詩推日下荀鳴鶴。興溢雲間陸士龍。早晚應須再同賞。免教三徑碧苔封。自注。予以風阻江東。獨在諸君之後。又上巳。醴集天都庵云。修禊欣逢天氣清。招提臨水快相迎。峯巒歷歷窗間出。士女遙遙柳外行。絲竹遠過王逸少。風流誰繼謝宣城。酒闌屋角花飛盡。却怪東君太薄情。按潘字燕邱。兄太邱。仲邱。介邱。再邱。皆有詩名。太邱號恐庵。賣藥漢口市。

燕邱詩。爲顧黃公景星。張南邨總選定。未梓。今已散佚。懷伯兄詩。漢陰賣藥處。輓跡似韓康。此日宜高隱。何人識老狂。詩篇傳帝里。政績想遐荒。稀古年將近。酣歌興更長。自注。伯兄曾仕滇南。和曾穉田湖千曉步。湖曠似江濱。侵晨氣象新。林間貪聽鳥。花外不逢人。山色參差出。天光上下勻。竭

來二妙句。吟殺老狂身。注。張鞞庭和詩先成。又次石城公過漢上訪家伯
見賣藥處。疏林茆屋壓嚴霜。忽枉高軒喜欲狂。自笑芙蓉彫故劍。空憐竹
葉過隣牆。千金肘後貧依舊。十畝城邊日就荒。肯賦閒居消歲月。餐霞物
外事桃康。注。道書丹田下神名桃康。按石城公徐惺。爲楚北方伯。與顧黃
公交契。有秋亭倡和詩。

隨園詩話。嚴公瑞龍。任湖北布政使。招諸詩人倡和。有續漢上鹽齋集。傳
辰三感春句。但愁過却花朝後。一日春容減一分。沈樹德落花句。飛燕蹴
歸簾影裏。游魚吹起浪花中。葉聲木送人句。吹酒涼風穿樹過。破烟水月
隔樓生。續題齋集。今不得見。而當日公卿下士。虛懷忘其榮利。若徐嚴二
公者。能無景仰。

朱蘭田在鎮。號定山。同方酌圃。家省堂。天都庵步月云。柳下月初上。行行
恣幽討。借我素心人。蹋徧湖邊草。鐘響靜幢幢。水明空浩浩。百年天地間。

此意何能道。

大觀音閣。門榜覺悟羣生四大字。瘦勁有力。爲雍正乙卯。九齡童子曾珙書。按珙字一峯。漢口人。幼聰慧。異常兒。逾冠而夭。以諸生終。有爲劉明府題畫詩云。幾點胭脂染作霞。游蜂誤認夕陽斜。放衙罷後渾無事。好看栽來滿縣花。閣奉觀音大士像。金身丈六。妙相莊嚴。每於二月十九日。大士誕辰。士女禱祝。寶馬香輿。寺門填溢。香火盛甚。相傳昔有木賈。從蜀中運像送普陀山。道出漢江。因事漸供後湖。初創竹屋。蓋覆後。屢著靈異。木賈亦久不至。鎮人遂募建高閣崇奉焉。

吳鶴關。佳兒詞。東隣嬌兒白玉面。柔豪索索鼉磯硯。雁蘆蛇艸疾如箭。金刀莫翦吳淞練。嵌崟鑿石搜幽奇。劈窠大畫何淋漓。字高身小勢未宜。腕臂頭足皆爲之。嘉名不脛馳南朔。琳瑯溫蘊荆山璞。好將萬卷敦初學。桃花浪暖看頭角。自注。爲九齡曾珙作。

準提庵。在文公橋下首。橋卽舊名九如橋。在沈家廟後也。李以篤準提庵。逢祝山史汪靜公。步後湖。飲卽事云。偶向珠林愒。翩翩二妙過。清和天氣好。澹宕客懷多。野館傳香茗。旗亭問綺羅。幾時重把袂。隄上蹋青莎。

慧蓮庵。在緯子街內。李以篤重九後。郤凌玉業師同弟霏玉。姪山期諸子。集漢口慧蓮庵。時有吳越游云。揚帆西去復淹留。令節清宵取次幽。少我籬邊遲送酒。從公澤畔賦悲秋。心情歲月花龕老。兄弟東南竹箭流。更喜客星皆舊侶。相逢不醉爲誰愁。

西關帝廟。爲山陝公所。極爲壯麗。後有春秋閣。閣上記文一篇。書之于屏。欸爲劉曾。不知何許人也。其文甚佳。記云。夫樓何以春秋名也。攷春秋係魯史。東周以還。王綱欲墜。我孔子懼萬世君臣之道不明。不得已。而以宗魯者宗周。託春秋以見志。此春秋之所以有其書也。若漢自靈獻守府。無異東遷。而當時漢統在蜀。我關夫子欲以存蜀者存漢。志春秋之志。此春

秋之所以有其人也。漢陰之西北隅。秦晉諸君子。建關夫子廟。後起危樓。規模宏麗。肖夫子讀春秋像于其上。此春秋之所以有其樓也。嗚呼。麟經一書。繫萬古綱常。當其時。筆削獨斷。非所稱游夏不能贊一辭。而公穀左胡。僅得其貌焉者邪。我夫子以布衣起戎行。踰踰于金戈鐵馬之間。而討賊大義。如揭日月。東魯心傳。若合符節。是豈必斤斤焉。取二百四十年之史。如經生家咕嗶窮年。皓首一室。搜遺跡于往帙。討故實于殘篇也耶。則夫子所讀之書。謂魯春秋也可。即謂漢春秋也亦可。吾因之。重有慨矣。當日周德雖衰。而魯有聖人。漢祚雖微。而蜀有夫子。乃一則坐老涿泗。而東周之志。託諸空言。一則困守彈丸。而滅魏殲吳。竟成遺恨。豈天之所以位置聖人者。獨此杏壇一片席。荆襄一塊土哉。亦何遭遇之窮如是耶。今試登樓以望。彼武昌夏口之間。月明星稀。橫槊而賦者。猶有存焉者乎。東指吳會。彼樓船鐵鎖。擁三世之業。而據長江之險者。猶有存焉者乎。嗟乎。銅

臺消烟。吳宮埋草。亦知數千百年後。摩盪日月。倚仗乾坤。巍巍然與魯之東山相峙。而有此春秋樓者乎。吾願登斯樓者。毋徒詠漢陽芳草。與晴川黃鶴。同爲嬉游眺覽之所。蓋所以作忠臣義士之氣。而非以供騷人墨士之娛。此春秋樓之所以有記也。或曰。夫子之神。在天下家戶戶祝。而成斯樓者。皆秦晉人意者。其有私祝歟。余曰。不然。譬之日月經天。薄海同照。而扶桑崑崙之區。炙光倍近。夫子。晉人也。而秦與晉隣。亦若扶桑崑崙之民。雖不求私照。而得以習睹日月者。天下莫得而踰也。我秦晉人之成斯樓也。亦若是焉云爾。

藥王廟之東廂有別墅。題曰。豫成園。軒窗明燼。花木扶疏。別饒幽致。程耕雲爲之作記云。王冕三間之屋。只種梅花。子山數畝之廬。略栽修竹。豈不延雲受露。借月支風。特是邱壑。膠膠未免。谷因愚辱。池台落落。固應齋以蕭名。居僅容閒。樂剛宜獨。至若輦山溝澗。迸巖泉于闌闌之中。卜築買隣。

澁水木于誼囂之外。潘岳面城而發遐矚。晏嬰近市而契淵襟。佳辰適足
雅游。上日每饒勝集。莫不綃紈絳繚。絲竹駢羅。慕梓澤之華奢。踵辟疆之
幽邃。知不徒巢中日月。巢父棲遲。壺內山川。壺公容與者矣。則有豫成園
者。爲覃懷同人之肇修。即漢上寓公之別業也。乃瞻梵宇。傍達芳園。築之
登而削之。憑。豫順以動。瀏如蠲而印如積。聿觀厥成。十畝之間。百步以外。
慧斐之園離垢。自關畦町。太素之館逍遙。別有天地。岡巒窮其迤邐。院落
寫其參差。巡檐牙以相羊。步廊腰而延佇。玲瓏其構。周匝而觀。其爲樓也。
紺榭鏤楹。朱甍碧瓦。摩天百尺。蹋雲一梯。鈴忽語而風交。簾乍勾而月上。
排闥則遠山幾疊。倚欄則長笛一聲。聊以留仙。亦堪招鶴。其爲堂也。循修
弄以逕入。趁重扉之未扃。屈戍金搖。罌愚綺合。藥爲房而窸窣。蘭作室而
蕭森。匡牀則焦尾橫陳。松脂遞潤。鄴架則押頭參錯。篋粉常霑。深柳讀書。
木蘭揮翰。俄生虛白。更落遙青。其爲亭也。長短若連。方圓不定。籐蘿代幃。

薜荔爲牆。八窗而朝。爽方凌。半角而夕。陽未歛。載問奇之酒。月酌成三。催
喜雨之詩。烟尋再四。墊巾客到。蠟屐人登。其爲沼也。半畝初開。三篙始漲。
盈盈者水。暢靈均澤畔之吟。蒼蒼者葭。溢蒙叟濠梁之趣。魚游吹雪。鷺點
棲烟。花亂落以千紅。峯倒涵而一碧。依稀桃渡。近遮門鴨之欄。彷彿柳塘。
遙接聽鷓之館。墨香洗硯。蓮動湔裳。掬竟難盈。流還可枕。其爲石也。粼粼
之質。皓皓之姿。攻以他山。介如終日。一卷漸積。靈壘之險。怪爭驅。數笏頻
堆。疊巘之攢。吮競起。初平叱咤。顛米摩挲。狀齊女之宿瘤。類丈人之疴囊。
蒼苔易踐。綠蘿可捫。環之奧突。繚以逶迤。其爲樹也。老幹維喬。新陰可結。
輪菌蔥蒨。器歷扶疏。碧浸橫而雲濃。青覆檐而霧重。何處飛來。烏鵲。匝繞
方三。此中巢到。鷓鷯。枝棲惟一。槐花撲地。有徑皆黃。榕葉滿庭。無天不綠。
旣上蟠而下屈。亦左攬而右拏。種松看作龍鱗。養竹期聞鳳噉。然而光陰
自轉。風景常殊。春則東閣紅嬌。夏則北窗綠淨。秋則月娟山館。冬則雪聚

林皋晴媚晚霞。雨滴空翠。四時不改其樂。半日又得餘閒。送抱推襟。拈裳聯轡。借山林以消塵務。親泉石而豁性靈。况復報李投瓜。維桑與梓。他鄉萃合。庶適館而授餐。此地花開。可班荆而道故。人多舊雨。樹有新烟。大山小山。春社秋社。酒旗戲鼓。時張櫻筍之筵。帽影衣香。偶趁敦槃之會。江皋圖畫。嵩洛精神。不乏古歡。都忘羈旅。尋蔣生之三徑。賓至如歸。覓幼輿之一邱。客來不速。此固悅親戚之話。成雍睦之風。豈止務游歡。極宴樂已哉。僕也居隣漢廣。生本楚狂。胸有千間。家無二頃。陟冶城而懷想。盼秋水而馳神。游于北園。無踰我里。因歌伐木。用占盍簪。問花而鳥使先邀。看竹而主人俱在。蘭當解佩。叨陪北海之尊。薇可浣豪。遂作西園之記。此作于甲戌之秋。德州劉松嵐觀蔡大觀主講覃懷書院。丁丑初夏。以事來漢。小住園中。見極嘆賞。謂心齋曰。此來得程君所作。不負楚游矣。並携耕雲寶緘齋詩藁一冊而去。

九華庵。今爲豫章公所。南昌毛曉滄方琮。擅詩畫。爽直喜交游。僑寓庵中。數載矣。程耕雲乘。早慧好學。工帖括。兼善詩賦。下筆千言立就。皆斐然可觀。而雄姿英發。議論風生。不屑隨俗俛仰。與余交垂二十年。眞畏友也。爲漢陽名諸生。試輒高等。屢薦不售。豈久暫遲速有定邪。居青龍街。距九華庵。道才如咫。與曉滄倡和甚多。辛巳除夕。過九華禪院。毛三曉滄留飲。同用東坡饋歲守歲別歲詩韻三首。茲錄其一云。我詩一餞臘。君酒得相佐。少壯不復還。造物居奇貨。夜半庵中來。雪珠如豆大。甘爲訪戴人。不學袁安臥。執手君顏開。鐙花笑佛座。殘年紛俗累。有似蠹旋磨。到此得少休。流光一霎過。試問夜何其。寒雞唱復和。曉滄作云。餞歲留舉觴。尙有梅花佐。冷澹亦生活。奚必問泉貨。矧此暗同雲。飛雪若掌大。晶瑩印詩心。高吟駭僮臥。愛君談詣深。往往傾客座。笑彼賣癡狀。僕僕勞馬磨。酒狂陋巷中。窮鬼嬾相過。昌黎絕調文。千古幾人和。

大智坊。近有茶肆。題曰白鬻洲。耕雲喜其名雅。戲爲作記。懸於粉壁云。白鬻洲者。茶社名也。主人王姓。跡類枝棲。名叨市隱。環之以堵。洽比其隣。地惟占以數弓。齋更量夫十笏。生涯木淡。非黃公賣酒之墟。笑語常誼。豈白傅逃禪之社。爰有息肩熱客。聊以滌煩。佇足勞人。於焉療渴。主人則呼童滌器。命僕淪泉。竈煖烟清。瓶香水活。雅貪七椀。居然滿座。虛全請試一槍。不減當年顧渚。雖然。家徒四壁。恐類蕭齋。屋僅三間。幾爲陋室。爾乃開池受月。砌石延雲。四株五株之花。三竿兩竿之竹。况復米家畫舫。藉可臥游。周昉屏風。拚將閒倚。廊以回而窸窣。窗因廠而玲瓏。佐晉人之清談。設桓氏之寒具。暖風人醉。會須茗飲三巡。寒夜客來。認取鐙懸一點。慕汀洲之寄託。宛在中央。挹鬻藻之芳馨。何干衆艸。我非陸羽。到來惟課茶經。君是王濛。供給勿嫌水厄。

馬王廟。左右有羸馬店。以駐陸路往來富商貴客也。當塗黃左田。鉞羸馬。

店詩。贏馬店。乃在漢口馬王廟。富商大賈。來暫惕卸。贏轎有屋數十楹。幽暗失窟窻。不知何許人。出入祇取鬧。我來主試。援而止。風雨破窗久無紙。朝陽夕陽不可徙。時方秋熱。汗如洗。階下何所有。糞穢堆庭隅。樓上何所有。窳宰惟羣狐。狐於樓上作人步。似怪客來非所據。狐兮狐兮爾何怒。明日天明渡江去。渡江云。曙色遙分黃鶴樓。西風重上漢陽舟。兼天波浪千飄盪。照水雲霞萬里秋。穉穉那期今日事。飄零爲愴昔年游。甲辰與先兄來游武昌 仙人橫笛應相笑。青鬢無端換白頭。

楊林口。在馬王廟下數里。沿江之街市也。王孟穀江上懷龍星。灑許謙次云。楊林晚泊候潮平。船趕風來波浪生。舊雨何當慰離索。新秋劇可愜胸清。阿龍早著江南錄。大許曾聞月旦評。鄂渚市樓梧竹影。枕流沾酒待同傾。

楚俗以五月望日爲大端陽節。翦紙爲龍船。中坐神像。自朔日起。至十八

日止。鼓鉦爆竹。燈火喧闐。晝夜不輟。處處皆然。楊林口爲更甚。數十人駕一小舟。衆槳齊飛。疾如風雨。鼓聲人聲。與水聲相應。岸上觀者如堵。謂之龍舟競渡。亦有士女。坐四柱青幔之船。竹簾傍挂。肴釀笙歌。出游助興。土人云。將以驅瘟疫也。黃岡明經吳德芝。字時素。又字石素。著晉起堂集。門人吳仕潮刊行。大端陽行云。午日龍舟鬧江水。楚俗相傳弔屈子。無端更有大端陽。初五日至十八止。剪紙爲舟。逼肖龍。中坐神像。裝束工。迎處妖嬈雜婦女。扛來欵側集兒童。金彩高張錦翠舖。極工窮巧盡歡娛。游民廢業事厥役。半月以來爭追呼。典衣賣器供尊饌。肉山酒海腥風煽。急管哀弦恣牛飲。長旗大鼓疑龍戰。醉來怒罵老揮拳。槃盞壺杯飛瓦片。明日酒醒仍兄弟。不僅婁公甘唾面。虐及神明守市廊。儼然面目與冠裳。麥瓜不黃李子黑。神前故故來相將。皆言一歲不如此。瘟鬼入門何能當。我看往年鍾邑侯。曾經示禁城門頭。洩官七載人不犯。閭閻清潔薰風流。當時此

事竟衰止。並無一家見瘟鬼。可知挽俗在循良。小人所視君子履。且也先王法制詳。是月勿用火南方。誼闕爆竹若如此。微陽生意能無傷。余於丁卯。曾同黃心齋方岳夫。午日觀競渡。是日女士出游甚衆。舳艫舳舻。半載管弦。搦戰釣藏。風吹諠笑。盈於江口。竊見歌郎韻卿。隱約於隣舟。翠箔間。岳夫笑曰。君若立成小令一闋。明當呼伊按拍爲君淺斟低唱。何如。余因一椀滿飲。埽筆成夢橫塘詞云。空江闊。競渡弔沈湘。片片彩旗翻浪出。粼粼畫鼓曳風長。看奪錦標強。伊人見。宛在水中央。妒煞綠波留扇影。憎他翠箔隔衣香。兩槳爲誰忙。兩君共爲嘆賞。心齋且以象箸擊几。應節而吟之。岳夫曰。黃髻娥媚。較勝韻郎也。相與鼓掌大笑。隣舟皆拳簾起視。笙歌亦一時停口。韻郎遂出見矣。彈指十數年。方黃俱逝。余尙飄零孤旅。老客天涯。此樂渺不可再。退念之餘。能無黯然。

楚俗以木繫足。履地行舞作戲。名曰高躡。試鐙之節。賽會之時。皆集以羣。

誇其藝。楊林口習其伎者爲多。余曾作詩云。以木爲足木三尺。兩木削成丁字格。騰身躍上平地高。捷勝空山曳雙屐。神祠報賽爆竹聲。鳴金擊鼓先導行。三三五伍好身手。前隊後隊紛相迎。忽肆猙獰幻鬼變。黃須之兒帶銅面。刺以長茅接短兵。三叉路口成燈戰。或作荆布村婦妝。目送何處游冶郎。謔浪諠譁無不有。觀者如堵齊首昂。自笑揚揚鳴得意。居然出人一頭地。俄時顛僕性命輕。足木相連臟傍賒。搗竿古戲都盧撞。走馬或現蓮花踐。復有吳孃踢繩索。短襟窄袖歌新腔。幼時學得絕人技。覓食江湖無定止。何來楚俗名高躋。甘與片木決生死。南山有田春可鋤。北澤有魚秋可漁。嗟乎游手乃出此。得毋寒餓堪依於。

漢陽諸生徐鶴廷志。有漢口竹枝詞三十首。鋪叙土風流俗。頗可解頤。程耕雲爲余誦之。惜藁逸未全。得二十首。因爲補注錄存。

漢口街道寬平。盡鋪磐石。五方民處。客旅居多。詞云。石填街道土填坡。八

馬頭臨一帶河。瓦屋竹樓千萬戶。本鄉人少異鄉多。

五馬頭對岸爲月湖之郭公堤。湖山明燿。桃柳鮮妍。亭園蘭若相望。紅綠纒紛。燦如雲錦。裴慎甫司馬行恕。有月湖隄小記。其佳處引人入勝。文亦如之。漢上士女。每值春來花放。挈侶渡河。澹沫濃妝。及時行樂。大河南岸郭堤悠。柳綠莎青三月頭。人面賽花還賽雪。廣籐轎子揭簾游。

隄外隙地甚多。居人墾種瓜菜。入市賣鮮。饒有閒園十丈長。不栽花木不栽桑。攜來新物爭先買。五月王瓜四月嘗。

五月午節。估業家各停作一晝。劇飲歌呼。招朋結侶。齊上大別山。謂之蹋龜。蓋大別山俗呼爲龜山也。剝殘角黍盡偷閒。藥店椒行一概關。黑繖遮頭日正午。大家挈伴上龜山。

舊時每歲六月。有關王會。里中各演劇。迎賽最盛。近則時作時輟矣。爭將故事演新妝。枷鎖高躡亦太狂。赤日燒空人汎燧。年年六月賽關王。

漢上人烟湊聚。家少鑿井。多仰汲于襄河。故開水巷。以便賣水者。轆轤轉擔。所過之處。日無乾地。坐空向滿。一沙灘。士女哄噴。行路難。九達街頭。多水巷。炎天時節。不曾乾。

後湖夏秋水汎。一片滄茫。時於夕陽低墜。道暑者呼船載酒。絲竹清歌。夜分始返。今少此游矣。月湖平廠後湖遙。六尺櫺篙兩把橈。淩葉風清湖水汎。酒船何日不笙簫。

中秋日競尙月餅。各相饋遺。而賣餅家。日夕紛製。以供買者。碧天如水。月如瑤。賣餅人家。設色饒。紗罩紗籠。千百盞。中秋端的勝元宵。

俗於中秋之夕。錦彩飾棚。設瓜其中。燈火鼓樂。羣送于戚友家。謂之送瓜。受之者。必備酒食。以犒來衆。婦女歡迎。咸慶多子之兆。蓋取瓜瓞綿綿意也。桂子盈盈。白露涼。育兒心切。晚添妝。蓬門少婦。金閨女。併作瓜田一夕忙。

天都寶林兩庵。筵宴極多。象版金尊。歌聞戶外。景覽天都。客似雲。寶林筵宴日紛紛。紫檀版叶崑腔曲。佛號經聲何處聞。

大觀音閣。歲逢大士誕日。香閨婦女。結束光華。登閣拜禱。香火最甚。橋鋪松板樹垂楊。逐隊蛾眉信步行。水墨輕衫紅袖襯。觀音閣裏去燒香。

下關之下。有蔡公祠。爲士大夫餞送處。寒風颯颯。雨溟溟。送別人。歌柳色青。西客店中僱騾馬。壺觴爭餞蔡公亭。

大智坊各行寓中。商賈雜處。時有少婦。青衣布素。手挈竹籃入市。若縫紉者。實善歌小調也。名曰唱婆子。黑漆包頭白粉腮。竹筐携去店門開。等閒愛聽清平調。十個金錢唱一回。

他如桐油竿子大青牌。煤炭爐中小麪醅。囊便可沾賒亦好。無人不上酒樓來。變童俊僕更優俳。五五三三處處偕。白紙扇頭行草字。吳綾套袴錦鑲鞵。洋貨新奇廣貨精。繁華不數漢東京。豪商大賈乘間出。簇簇油輿避

路行。酒如泉湧。客如蠅。綵帳銀屏布幾層。演徹梨園歸去好。官衙寫滿紙糊燈。水府關前上小舟。閒來好作過河遊。豐碑有禁明文在。莫向山中打石頭。平等居人分外豪。千金置就御寒袍。白羊灰鼠尋常盛。元色狐裘紫色貂。聲誼鑼鼓歲年催。五色箋因弔挂裁。帖子門神欣換節。侍兒擔得麵糊來。描摹時事。但不傷雅。

新安吳浦舟。亦有竹枝詞十首。藁佚去。耕雲僅誦其句云。六分一碗麩皮麪。難說盤餐只處高。體仁巷下正街。有麪館。其酒帘書只處高三字。又云。十數席中占一席。高擡纖足剝花生。後湖時有婦女。結伴閒步。倦卽愒坐茶寮。喚烟呼茗。不以爲嫌也。

漢鎮於元夕前後。燈市頗盛。刻翠鏤花。裁雲綴鳥。極爲鬥工爭巧。半屬武昌渡江而來者。耕雲有詩云。上元將近月波激。人集江頭語沸騰。竹馬鼈山爭上市。梅花風裏賣春燈。

姚姬傳。集。惜抱軒集。有漢口竹枝詞二首云。揚州錦繡越州醅。巨木如山
寫蜀材。黃鶴樓頭望。燈火夜深江北估船來。蜀江水長漢江低。江水東流
也向西。霜後西風江盡落。可憐離別漢陽隄。

漢口叢談卷三

烏程 范 鏞 白舫

漢口鎮。在郡城南岸。西則居仁由義。東則循禮大智四坊。廛舍櫛比。民事貨殖。蓋地當天下之中。貿遷有無。互相交易。故四方商賈。輻輳於斯。三國時。市盛於石陽。陸遜傳。還攻石陽。石陽市盛。人奔入城。門不得闔。自斬數十人。門方可閉。吳遂虜其在外者數千人而還。迨唐宋則集於南市。李習之陸放翁所記是也。元暨明初。又萃於金沙洲。宏治以後。沔水於郭師口。直冲入江。而漢口遂有泊船之所。乃市列漸盛矣。茲漢鎮人烟數十里。賈戶數千家。麤商典庫。咸數十處。千櫓萬舶之所歸。貨寶奇珍之所聚。洵爲九州名鎮。然肇於有中葉。盛於啓正之際。其間屢遭兵燹。人民散亡。十之八九。百餘年內。文獻莫徵。自我國朝平治日隆。休養生息。萬里版圖。漸仁摩義。豈僅化行江漢。是以人才輩出。名利兼修。即區區一鎮。亦勝於郡。

邑孝友忠貞。攜文游藝。多有足稱者。錄邑志之遺。採里人之說。叢睦紀之。以資揮壁。

按明武昌府。陳晦于所屬管家套。以小舟數百。載鐵器沈水中。並鼓急。擢犯其高處。沙隨水去。一夕套口遂深闊。乃召漢商鹽船。移泊套中。所謂陳公套是也。明末左鎮武昌。以沌爲荆沔下流。恐賊舟乘間而來。乃用巨艦二。載鐵石沈於沌口。未幾果成小洲。直塞江沌之間。蓋江中洲渚。多由浮沙旋擁以成。而沙之所以旋擁者。必有巨石重器。兀然抵柱其間。水性遄逆。沙滓附著。頃刻而成。况江流趨下。或自東倒而西擁成洲。或西歸而東淤成套。雖天工所在。亦可以人力爲也。金沙洲在江東武昌郡保安門外。二十年來。洲盡銷沒。昔時街市。亦已崩隕。余曩日猶及見之。近時武勝門外地名塘角者。忽淤一洲。數年來。齶艘賈舶。咸集於彼。初爲荒野。今皆築室。列廛市肆。里遙百貨齊萃矣。此以水藏洲曲。

可以避風。水淺洲回。可以下貓故也。茲漢口河內南北兩岸。俱有衝潰之處。如大馬頭下。漢河水汛。侵及正街。不早爲計。患無已時。且漢水沿回紆折而下。亦關風水。旋繞有情。不獨夾沙纏護而已。欲固街市。必得岸外淤洲。可無吞陷之虞。守司此土者。能不肩創始爲難之念。漢之富庶。雖非昔比。然尙易爲力。彼孳孳小民。何知哉。

張三異。字魯如。號禹木。家居豐樂鄉。在後湖之北。有泉名柏泉。傍有柏泉寺。縣志禹王栽柏通六十里之寒泉。即此。順治己丑。進士官至紹興知府。子孫皆貴顯。著有來青園集。句如美斯橋步月云。竹遠敲風細。林深逗月微。夜泊危家渡云。舟泊雲同臥。鏡殘酒半酣。

按閱邑志。張氏四代科甲。讀書榮仕。抑何盛哉。近則人嘆式微。屋嗟茂草矣。然聞尙有一支寄籍維揚。遺經能守。未絕簪纓。其先人之深仁厚澤。定有足稱者。

勞必達。字磊卿。號尊三。康熙辛丑進士。官昭文知縣。家居唐家巷正街。母朱氏。年二十九而寡。必達甫週降。會吳逆煽亂。抱孤四匿紡績。撫育備嘗艱苦。迨必達出仕。氏已先逝。雍正三年請旌。必達著有插潤堂詩集四卷。早春行九里關。有蘿薜霜痕薄。橋梁石軌深之句。祖長祚。字元錫。少爲諸生。文名頗著。與熊彥升計開之。堵四甫輩。作詩文交。其學有淵源如此。矧母氏撫孤守節。宜必達之成名也。

李雲田。後湖卽事云。臘氣暖如春。巾衫不厭貧。長隄涵積水。斷瓦宿香塵。苦債非關酒。題詩莫寄人。相逢周小史。放眼已情親。漢口舟次云。雨意濃如酒。花光滅却春。如何初發權。便已似愁人。海內兵猶滿。蘆中士故貧。沙灘兼野老。去去惜閒身。他如在世眞成寄。無名不是浮。各天同夢好。孤枕一身多。無策紓家計。相思畏月明。普天都鹵莽。何地蔽逋逃。名任千秋笑。貧爲百代師。天嫌人作達。鬼笑客愁多。白髮偏欺我。黃金巧避人。高冠驚

市卒短劍媿名流。愁來惟仰屋。興到不停杯。久賤甘人棄。長貧覺命輕。多生分與龍蛇歲。萬事催成犬馬年。酒味臨風吹不斷。愁心似艸刈還生。天時如此太無序。客子出門胡不歸。自斷此生常作客。每逢多病倍思鄉。寫出一種羈旅無聊之况。慷慨悲歌。真欲唾壺敲缺。

按雲田名以篤。居邑之官橋。多才負氣。少時俯視流俗。歷游秦晉吳越。京師豫章。卒無所遇。乃縱情于綠醅紅粉。故其爲詩也。陶冶性靈。天真爛發。無蕪穢之音。絕噍殺之響。而於風懷近體。尤擅輕華婉麗。綠葉成陰。青樓未嫁。自名蕩子。可慨也夫。納姬寶燈。婢埽鏡。相與吟飲博奕。樂而忘返。合肥龔芝麗。作老蕩子失意行以贈之。陳迦陵有送李雲田之吳門迎侍兒埽鏡採桑子詞。又題周寶燈少君坐月浣花圖。多麗詞。著有醉白堂集。弟以籍。字聲叔。長子奕韓。字仍夢。次子序韓。字原漢。均擅詩名。序韓復工作元人折枝花鳥。

王孟穀寄李雲田詩。菜根堂外竹松曠。霜壓平空木葉聞。應有一寒憐范叔。尙餘多病愛文君。江邊風雨晴川合。樹杪人家鄂渚分。欲伴謫仙黃鶴飲。湘波天限白漚羣。

按孟穀名戩。康熙戊子副榜。舉山林隱逸。未赴。學該博。工詩。爲新城王漁洋器重。父士乾。好學有大志。崇正己卯舉人。陝州牧家賓子也。任長沙府教授。以令墨被劾。波及成大獄。子戩走京師。上訴得白。戩亦名著都中矣。士乾女希貞。通女史箴訓。守節養姑。姑死不食而殉。吳小韓云。孟穀沒後。其家青衣。常侍左右者。偶經墓道。見先生手執書卷。獨跨白驢。呼曰。汝不識我耶。我在東華上清監望汝久矣。青衣歸述其語。明日果亡。

按孟穀著有突星閣集。天分人工。交臻絕頂。句如久閉金人口。多傷楚客魂。浪卷龍吟出。星垂客枕低。客程花落後。旅夢醉眠餘。詎能容我法。

聊欲養天倪。聊爲無事飲。莫作有情癡。劇愁客舍羈孤甚。坐惜人間歲月徂。江湖於我有真適。漚鷺逢人都不驚。風吹大漠黃羊過。天巨長城白草彫。月鏡故應增白髮。酒柸猶是對清秋。皆有不可一世之概。

彭擬陶漢口後湖詩云。淤後襄河二百年。平蕪十里望茫然。白雲有影常垂地。青草無依欲上天。春色任來鳩杖裏。苦懷休到酒柸前。今朝準擬開襟抱。莫放斜陽墮柳邊。白雲句真寫出人所不能寫之景。亦非可移於他處者。

擬陶又有春游口號云。未能覓句手空叉。飯罷閒行水一涯。十里平湖紅似錦。春光爭放燕兒花。漫志平湖。謂後湖也。燕兒花。俗名燕兒紅。後湖麥隴最多。春時碎紅如纈。黃花地上。倍添錦繡。嘗作後湖竹枝詞云。車如流水馬如龍。未怕春寒料峭風。相約瀟湘湖上去。踏青先看燕兒紅。

按擬陶名心錦。幼警敏好學。年二十八。貢入太學。屢試不售。言動端謹。

恂恂若處子。生平以束修自給。弱冠飢驅。家食率不能經歲。而頻年旅舍。衣冠危坐。即盛暑未嘗科跣。三入京師。恥于自炫。堆案盈几。排纂不輟。時以道學目之。喜吟詩。不事雕績。神韻獨絕。復善書。名重當時。晚游秦蜀。赴大僚聘。閱五月。託病歸。後大僚敗。入幕者多株連。彭獨免。著有望雲堂集。長子湘懷。次子槩。承其家學。皆以詩名。望雲堂詩不事雕績。神韻獨絕。句如貧惟存涕淚。道本在林泉。嚴程霜櫜急。破廟佛燈寒。避世羞金馬。安貧獨布衣。天與黃花瘦。雲將白雁昏。彈冠誠寂寞。結纜尙風流。征颿催儉歲。客路逼涼風。學廢青燈久。貧遭白眼多。石牀雲老閒眠鹿。野樹花香獨唱鶯。烟留茶竈花迷影。日下書窗鳥喚人。人當得意何辭醉。事到違心總不工。松經霜後身仍健。桐遇燒殘尾已灰。肉食已知無骨相。貂冠豈易到頭顱。慷慨言愁幽深寫意。最耐人吟諷。

吳小韓云。擬陶原名令。字慕庭。九歲時。鄉先生朱姓出偶句云。彭老者

一身土氣。應聲曰。朱先生三個牛頭。其穎敏夙成如此。在京日。友人某將入貲爲郎。值病不起。盡以付先生。曰。君可自爲之。先生還其家。封識如故也。

文賓門雨中渡漢江作云。二月連江雨。江寒色未開。雲低天欲墮。舟小霧將埋。沙岸惟棲鷺。春城不放梅。有懷空擊楫。悵望濟川才。沈雄感慨。讀之神往。計日家信可達。漢上云。客久將流落。思歸損舊顏。一年秋又老。昨日信初還。已是飄零慣。從他鬢髮斑。殷勤語兒女。無用淚潺湲。此詩又寫流離困苦之情。強自寬慰。宛轉悲愁。文人不偶。千古同歎。

按賓門名師汲。嗜讀書。負氣性。爲文疏爽而峭勁。詩多沉鬱。五律尤健。生平善揮霍。數十百金。隨手輒罄。里有故家兒。偕妻子鬻身營親喪。賓門聞之。捐貲爲贖歸。好馳馬試劍。快談兵略。走燕齊秦晉吳越豫章。筵屐所至。悉發於詩。以寫其感懷弔古之思。之京師。窮無薦達。偶刺謁一

顯者。閣不爲通。勃然怒詈曰。乃公出身儒者。方以士不遊於門下爲憂。今乃知皆爾輩所格。拳擊踣之。顯者聞而出謝。賓門拂衣而返。由此知名。傳爲佳話。卒受諸貴人所忌。自謂狂生。久之不自聊。歸窮老以終。著有紡山草堂集。句如雁老秋將盡。天寒菊不花。時艱徒索米。世險且藏身。不羨盧生夢。誰憐趙壹情。酒知心事苦。風戀布衾單。雁影當榕落。梅香撲鼻生。暗雲低破屋。落葉亂空林。一尊酒盡愁先到。千里書遲雁不飛。學劍無成恩未報。吹簫何處飮能餐。洞中白髮惟知漢。簾外青山那記秦。隨境感發。真移我情。

汪遜魚原名穎。字鈍予。數歲解吟詩。有孔李之譽。長而雅好韜略。講求經濟。思以功名自見。時滇黔用兵。短衣負劍。慷慨赴軍佐謀畫。有聲戎幕。至京師。鬱鬱不得志。遂謝去。究討四始六義。寢食唐宋大家。掇其精髓。詩學益進。因縱游山水。所至與諸名宿倡和。晚年歸隱漢上之蕪陽口。老屋數

椽蠟屐幾兩。悠然以之終身。友人顯仕者。競以書招。皆不赴。石城徐公。惺爲楚方伯。雅重遜漁。數數減從。過其東漪草堂。倡酬談笑。車笠忘形。遜漁善篆刻。徐嘗以佳石屬。偶促迫之。遽曰。公以某爲石工耶。徐笑謝不遑云。遜漁邨居。二絕云。遜世東漪學灌園。有時買酒大江邨。歸來抱膝無慆甚。扁豆花開亦舉樽。寂寞江邨長夏天。疏林雨後綠娟娟。蘆花艇子衝殘照。喚賣槎頭縮項鱸。漢上僧樓答以朋云。浩淼烟波汎小舟。偶來漢上恣閒游。疏桐葉落清颯夜。細雨人歸白雁秋。積水空明堪對酒。高天寥闊一登樓。昭陽耆舊多相識。羨絕君才過虎頭。耐邨來漢上云。別去三年歸路遙。故人重見話蕭條。顛毛種種雄心在。身世茫茫髀肉消。畫裏山川悲往代。雨中簑笠夢前朝。羨君已是完婚嫁。五嶽惟存谷口樵。漢陽五家詩。功力悉敵。而遭遇亦同。因類紀之。亦漢上遺風也。

按吳小韓好古愛才。出之至性。嘗採集李雲田王孟穀彭擬陶文賓門

汪遜漁各集收羅鈔綴爲之選錄名曰漢陽五家詩鈔其表章先哲之心亦盛矣。

李奕韓遺懷云。僦屋枕江流。江聲送客愁。鳥飛寒入樹。山晚碧當樓。戎馬何時逸。萍輓到處浮。壯心渾未已。把盞看吳鉤。句如耕鑿懷先穡。蘋蘩愧老妻。虛閣江聲迴。柴門月色寬。溪淺分魚鬣。沙寒散虎蹊。序韓蕭寺逢故人云。寥落依蕭寺。憐君意獨深。江湖游子淚。風雨故人心。石室清幽夢。山雲冷素琴。淒淒無限恨。對爾倍沈吟。句如茗熟從人設。枝間任鳥來。荒徑牛羊夕。寒磯歲月秋。皆清越可諷。無慙家學。

項大德字立上。又字容亭。少敏慧。八歲能誦五經。與兄大復字來一同時入泮。其先歙人。祖璘買遷漢口。因家焉。父誠。出守四川順慶。成都兩郡。以卓異著名。卒於京邸。大德生有至性。孝事其母甚謹。侍疾半載。寢食俱廢。以刃割股利藥進。母病少瘥。時天寒肉裂。自冬徂夏。膿血腥臭。人始知之。

迨母卒。益復哀號。痕潰大如掌。形神銷亡。身羸而歿。年僅二十有六。見者爲之流涕。聞者爲之傷心焉。著梯青集。大復爲之選梓。其題易徵君廬墓圖詩句云。春樹淒清猶有淚。秋風孤影尙聞歎。

吳邦治。字元康。號鶴關。歙之信行里人。僑寓漢口。與段寒香彭念堂稱漢陽三老。好學多藝。性頗耿介。居有鸞飛樓。自作小記云。僦屋於漢皋。有樓焉。崇袤不盈丈。圭竇圯瓦。設跛几。積古書千卷其上。暇則偃仰其中。而顏之曰鸞飛。夫鸞之飛。不至於地而已。以謂非飛則不可飛矣。且不鵬笑。如鵬笑。必將爲鵬輩所笑。或曰鵬弗笑安乎。曰安。曰奚安。曰吾歲薄能安於小焉爾。知我者輒首肯去。嘗賦漢皋移花詩云。籬門上翠華。春早未移家。空覺人寔事。多栽山裏花。根株占土脈。枝葉付烟霞。向暮風濤起。深情寄水涯。登漢口第一樓。獨望四首之二云。古市梁陳久。於今百萬家。炊烟凌曉霧。野客住明霞。地涌黃金貴。人誰彩筆花。閒閒憑弔罷。鷺燕語平沙。樓

息傷幽獨。臨高又散襟。文章慚報國。身世少同岑。虛棟靈風雨。危途視井
參。一聲劃長嘯。樓閣大江深。漢口云。大別亭亭鬱翠霞。江深漢廣思無涯。
如何自古風流地。賸有於今富庶家。秋熟一樽籩下酒。春飛幾點樹頭花。
蕭然罄室烟波穩。獨把漁竿弄歲華。按鸞飛樓及漢口第一樓址。皆莫攷。
鶴關文賸曾秣田墓志略云。君諱震。字非百。秣田其別號也。其先商豐人。
祖以官麻城。因家焉。父某依左寧南討賊。爲偏裨左軍。散歸業漢口。秣田
幼聰穎。好讀書而苦貧。且病瘵。未卒業。稍長。游襄鄧。有帥某招入幕府。辭
弗就。遇老畫師陳碧山。北面事之。盡其秘。而於寫真爲特妙。居漢上久。往
來宦遊。與當事咸禮延之。貌在得神。而于文人佳士爲尤肖。間作近體詩。
而以盛唐人爲宗。

欸張玉坡宏殿。與鶴關風雅齊名。同爲漢上寓公。有綠谿草堂集。募助後
湖避水引云。茫茫澤國。野水連天。渺渺長隄。洪濤匝地。竹籬茅舍。何堪任

此飄搖。土壁荆扉。竟爾遭其汨沒。兒嘯婦泣。卑濕難安。浪打風摧。起居未穩。層波浩浩。將沈屈子之魂。逝水滔滔。幾作帝娥之石。窮愁莫訴。情景堪憐。爰布片言。徧申同志。或贈范舟之數斛。俾濟燃眉。或脫孔轡之兩驂。另圖容膝。遷喬出谷。羣欣桑土。綢繆革故從新。競喜絢索。緝密仰供。俯蓄兔嘆蓬飄。夜寐夙興。均叨樾蔭。覆巢之鳥。不致無枝可棲。漏網之魚。猶幸有波能逝。雖作衆心之福。實生比戶之歡矣。又於乾隆元年。作江漢詩會啓。如綠筠軒看碧桃分韻。長至後一日黃燕臣招集天都庵。共用晴字。汪鶴艇柳亭漳同人後湖納涼分韻集。程且庵丁丁樓賦詩。玉坡皆有序。想見當時漢上題襟風雅之盛。所惜社集諸詩。無人傳誦。且所謂綠筠軒丁丁樓舊址。亦莫攷其地矣。

詩會啓云。鄂城古郡。漢水名區。靈峯則翼際嵯峨。平湖則郎官灑灑。白雲黃鶴。尙餘仙客飛踪。芳草晴川。遠護騷人古墓。溯李邕之制作。錦繡續粉。

羨王質之才華。珠璣錯落。白鷺飛于西塞。志和之嘯咏逾新。明月照于南樓。庾亮之清狂不淺。天垂翼軫。古今不乏名流。江號烟波。來往尤多偉士。茲幸龍飛初慶。文運廣敷。况當巖谷方遷。春光漸麗。江邊弱柳。縷縷籠烟。岸畔疏梅。枝枝綴雪。爰約如蘭之契。共聯藉卉之歡。勝友高朋。均期雲集。詩才賦手。並冀星臨。分各體以成吟。競染松脂之彩。賦新篇而紀盛。爭勻蓉粉之箋。意自飛揚。恍若弩張劍拔。思無停滯。還同雨濺風搏。務將七澤雄觀。盡被錦心吐出。更令三湘勝概。都從彩筆收來。既無離索之嗟。各得推敲之趣。玉以琢磨而更美。金須錘鍊而彌精。莫負風光。正好倡予和汝。高談騷雅。何妨卜晝連宵。詩酒流連。無煩弦管。襟情浹洽。暫略儀文。人來金谷以綢繆。客到玉山而酩酊。耆英聚首。渾忘游子天涯。碩彥論心。足慰羈人旅况。允繼蘭亭盛會。遙追栗里高風。我輩僉有同心。諸君定當屬意。宜興儲六雅大文。存研樓集。漢濱楊柳枝詞。宜雨宜風十萬枝。漢南春望。

綠參差。桓家司馬鍾情甚。雙淚垂垂直作絲。一江風月白如銀。葉葉枝枝照水新。照出春愁全不管。可知愁殺弄珠人。除夕柬王虎正。萬里烟濤三尺劍。兩年風雨一枝鏡。忽忽除夕他鄉酒。又渡淒涼却月城。儲氏文章門第著。於江南。六雅哲嗣潤書號玉琴。工於時藝。兼擅詩賦。屢躋文場。僅以優貢終。嘗爲漢上游。與吳澹止狎主齊盟。鸞鶴關玉坡之風流。亦極一時之盛。敦盤吟壇。更倡疊和。惜僅兩月而散。如同人登大別山。則魯星邨瓊主集。以江山留勝蹟。我輩復登臨爲韻。各賦十首。瑟園修禊。則玉琴主集。以題爲韻。各賦五言短古四首。晴川書院。則畢花薑懷圖主集。以題爲韻。各賦五言短古四首。不拘體韻。釵鼎齋賦後湖踢春詞。又送玉琴歸荆谿詩。皆澹止主集。玉琴戒行之前二日。寓齋置酒。共和花薑菜花詩。玉琴有風光才過湍裙會。花信先酬抱甕心。香直到根關食性。花能勝葉見春工之句。爲同人擊賞。又釵鼎齋留別諸君句云。江山一携手。花月未曾

虛。柳暗羣鷺嘯。花深一雁回。又再集釵鼎齋。留別句云。春殘偏值閨。烟景更暄奧。亦如遠行人。欲發仍艤櫂。其眷眷於漢上。若有不忍舍去者。非僅情景兼到也。餘詩散見各集。故不贅錄。玉琴著有食硯齋詩。客漢口。得詩二卷。題曰登樓集。其漢上秋懷云。衰柳藏門徑。蒼苔沒屐痕。昔時吟賞處。舊侶幾人存。尙憶青蓮寺。遙連黃葉邨。詩情兼旅憂。欲覓遠公論。隨園席上詠六月菊句云。秋士偶然輕出處。高人原不解炎涼。工妙絕倫。

吳澹止名求。字警堂。歙人。入籍儀徵。少聰穎。博聞強記。嗜作韻語。詼諧不羈。未嘗向人作乞憐語。雖貧無長物。而衣冠修整如富人。其寓舍有釵鼎齋。耕古居。甲辰乙巳之間。聯吟集詠。半在其家。客漢數十年。詩數千首。身歿。子幼。散佚殆盡。寒食後三日。畢展叔過余耕石居。魯星邨儲玉琴黃心盦亦相繼至。同作云。臨風耿懷裊。已過寒食天。鬱鬱何以釋。况乃掩筠關。出門良有咎。率性多所偏。俛仰風日佳。鵲噪茅檐前。心知兆來客。復笑恐

非眞。新晴花亂開。繁華滿郊原。春波瀲灩漪。春艸繡芊芊。正好芳甸游。誰念文字緣。諒無朋輩至。惟有枕肱眠。忽爾剝啄聲。有客已停軒。握手共軒渠。樸直屏寒暄。清談亦復佳。室暖蘭氣芬。那期二三友。接踵集後先。釋我悒鬱懷。解我蕭寥顏。即不賦新詩。此會已應傳。藉此牀頭儲。共抒情欲言。迺知造物心。欲縱故拘牽。將以悟浮生。歷碌蓋有因。今朝烏鵲喜。吾始知其然。讀此可見其耽吟好客。出於至性也。

澹止閉關詩。東風來幾日。綠徧隔江山。流水亦何急。暮雲偏自閒。偶持書一卷。時送孤鴻還。客意愛幽獨。蕭蕭長閉關。王少林嵩高最爲擊賞。謂通體唐音。結更灑落。

畢花薑。字展叔。休甯人。隸籍鎮洋。以孝廉令湖南永興。罷歸。主講晴川書院。卒于丁巳。張船山問陶哭以詩云。漢上分襟十四年。西籬回望影嶙然。依劉身老諸侯客。學杜詩空小乘禪。人阻滄江最蕭瑟。書來絕筆尙纏綿。

名場偏閱交情嬾。知己終懷未遇前。

魯星邨。家皖城中之盛唐山。客游漢口。多主洪氏寓齋。嘗爲友人作鏡銘云。無我有我。有我無我。以形鑒心。無可不可。吳梅顛熊曰。十六字。可抵一部心經注。星邨書法大米。筆力磊落。如其爲人。作詩專寫性情。不尙兔園册子。專宗唐律。不拾宋後塵氣。著盛唐山人集。黃心齋嘗稱其在漢時。爲人書扇。記有警句云。風竹不留雪。冰池時集雅。落霞濃忽澹。飛雁合仍分。湖諠歸晚雁。人雜聚江船。春田牛背雅爭落。野店墻頭花亂開。斜陽老樹半邊雪。曲港迴橋幾折冰。烟色綠浮前岸柳。水光紅入半天霞。終日水禽荷葉上。隔籬山犬竹陰中。城低窗裏見江水。屋小座邊圍菊花。亦見一斑。鶴關自序存存詩艸云。年二十許時。已嗜若痼癖。歷五十稔餘。自唐初盛迄中晚。上游古逸騷。選漢魏而竟於陶謝。生事境遇。置度外。安樂弗輟。憂愁罔間。暨乎成也。而代之賢達高人。頗有齒及之者。疇謂後世遙遙。竟無

有知我者耶。

夏永字石癯。號松期老人。我友芳原之勳之大父也。喜歌詠。愛交遊。晚自江右來楚。愛晴川山水之勝。因家漢上。買田終老。遂入籍焉。築烟鬟閣。與四方往來。諸名士。酬唱其中。著烟鬟閣詩草。湘簾云。湘簾縣傑閣。疏薄勝輕紗。卷處通新燕。垂時礙落花。風生波影亂。月印縠紋斜。向夕雙鉤控。鱸烟濕露華。臘梅云。分得羅浮一段香。未經春動早含芳。檀心不與雪爭白。疏影偏宜月助黃。山爵熏肌殊俗態。漢宮試頰訝新妝。定知東閣閒吟處。別有佳詩入錦囊。蒙陰道中云。迢遞蒙陰路。春來往復還。艸薰圻水岸。雲暖馬陵山。鳥語百花裏。樵歌千嶂間。行行重回首。南望是鄉關。

按芳原字銘旂。性恬靜端謹。酷嗜金石文字。善篆隸書。及設色花卉。所居烟鬟閣。藏皮碑版書畫鼎彝之玩甚多。與余交二十餘年。或聚或別。相見如一。從無濃淡之色。詩不多作。筆饒逸致。如題畫秋柳云。曲江風

度異當年。葉葉絲絲劇可憐。最是夕陽蕭寺外。悄無人處咽寒蟬。邊壽
民蘆雁云。一群嘹唳依秋水。兩岸離披帶夕陽。底事先生慣摹寫。應憐
道路有流亡。

孫漢字倬雲。號楚池。世家休寧草市。入籍漢陽。乾隆乙丑進士。選庶吉士。
官至御史。吾友石樵煦之世大父也。有春生閣詩草。其渡河句云。關門開
太華河浪隱中條。七盤嶺云。委波褻棧斷。瀉雨漢城荒。維揚晤藥根上人
云。南國地卑珍薏苡。綠窗人定夢芭蕉。江樓小集云。到處草青雙屐遠。幾
人花好故園看。咸陽云。十帝蠶魚穿漢墓。二川波浪隱秦宮。東園紫藤花
云。碧落雲迴檀版曲。蠻方帳掩紫茸氈。昨夜云。梨花影碎秋千下。燕子魂
銷蹴鞠中。出門云。窗外東風冷透紗。庭前紅杏爛晨霞。扁舟兩槳江波急。
正是花時客去家。神韻俱佳。

按石樓字育萬。風流自賞。疏散不拘。詩亦清麗冲融。似其爲人。著繭園

詩鈔。黃心齋曾以刊入今詩所見集選。庚辰作吳越遊。壬午春始返漢上。客邸相晤。出示近作。漚邊集一卷。吳中花月。越地江山。供其吟眺。而一種綺思遙情。又不禁動余鄉夢矣。句如亭空花自落。江月爲誰明。遠烟京口樹。殘笛秣陵舟。新漲綠平岸。夕陽紅半樓。高柳岸傍渡。晚鐘雲外竈。幾日鶯花消綺夢。一颿風雨送殘春。白門舊恨餘山色。南國多情是柳條。心齋云。石樓大父北池公飲邨店云。桑柘陰陰一畝塘。柴門風過棗花香。主人勸盡尊中酒。歸路遙山已夕陽。父松坪先生有艾香閣集。句如天青低遠樹。草綠帶平沙。獨戍江寒吹角早。孤村市遠閉門多。皆可傳誦。石樓詩學。自有淵源也。

吳仕潮。字韓若。漢口人。原籍歙縣。工詩。尤長于五言。性好客。吟朋常滿座也。懷人詩數十首。以紀交遊。其自序云。秋夜苦長。輾轉不寐。加以蟲聲幽咽。檐溜淒清。撫景茫茫。百端交集。因憶生平由師及友。凡以文字締結者。

各綴小詩用紀交情。如親色笑。兼以破我岑寂。倘曾經贈盒。而未通心志。詎敢妄引。以博廣交之名。至於曩極綢繆。近或疏闊者。在彼未著絕交之書。遽云割席未忍也。計詩三十八章。約以相識之後。先爲次。歿與存。爵與齒。均弗論焉。乾隆丙申十月。鳳浦吳仕潮識。又續懷人詩自序云。自丙申迄今。忽忽五載。余雖養疴閉戶。而四方君子。時有過而教我者。交情所感。固不得膠執人不如故之說。因成續懷人詩八首。秋齋老人識。時庚子仲秋下澣。秋齋又號小韓。著有野餘閣詩艸。

秋齋老人。篤于友愛。弟仕沂。以事繫漢陽獄。逾時不得解。值寶應王進士嵩高來蒞是邑。聞秋齋名。枉駕不見。或有以仕沂事告者。王領之。越日。秋齋呈詞乞保。駢偶文數百字。絕妙。王出治聽事。見其文。以硃筆評讀。而愛之。立稟上官。釋任沂歸。秋齋始一謁謝。當時傳爲佳話。故懷人詩。王嵩高少林云。名流出安宜。少不艷瑤組。叶政暇耽吟哦。走筆驚風雨。藉山建新

閣。闢徑披宿莽。潘令軒屢迎。老萊綵纈舞。時余困嚴霜。昭雪春陽睹。折柬無寒暄。稱觴忘賓主。復蒙說項斯。敢云依嚴武。知己不常逢。高情足千古。酬恩嗟老病。捫心自酸楚。蓋紀實也。

彭湘懷字念堂。號棟塘。漢口人。喜藏書。性孤介。落落不苟交。南游吳越。北至都門。出居庸。廕俺答舊部。關塞山川。供其味曉。著有三山游草。西湖紀游。獨持皋廡諸集。其將抵宣府。大風云。塞風吹野黑。磧日照人黃。送戴斗瞻歸維揚云。世薄難輕與。名高忌獨聞。弟癸號亦堂。善作畫。嗜酒。人餉以佳釀。則大喜。走筆申紙不倦。著輟耕吟。移居漢城。寄覽五云。愧我移家居廡下。念君名士老山中。寂無知己如公叔。喜有賢隣似伯通。秋齋懷人詩。棟塘云。少孤失師事。溷跡市廛中。賴有素心侶。德隅飭吾躬。譬彼薦蘿質。柔弱依喬松。固節善能擇。向方學乃通。巫陽促歸去。天道眞難窮。亦堂云。亦堂癩莫儔。朝夕但謀醉。居肆作畫傭。龍瞑得師意。生涯瓶鉢餘。閒亦耽。

博戲。尺幅論萬錢。公卿不能致。署名信天翁。毛羽自珍異。

土文寧。字山客。號櫟門。先世陝西蒲城。以鹺業家漢口。閱代矣。磊落好交游。復耽吟詠。嘗手王右丞集。尋繹不倦。著有浥露軒詩鈔。頗具清矯淡遠之致。晚得風痺疾。猶時作文酒醺。曾有藥貴違兒願。家貧仗婦支之句。爲人傳誦。秋齋懷人詩。櫟門艱步履。鑿散似半人。愛才喜結納。典裘供賓筵。余甫弱冠時。假館託芳鄰。柳絲垂滿地。依依情亦親。奈何共憔悴。寂寞漢江濱。心跡但能喻。苑枯奚足言。

劉光。號實齋。漢口人。好學有文才。偃蹇不偶。晚耽禪悅。秋齋懷人詩云。實齋腹貯書。癖在五車內。詞賦洞源流。理學明興廢。夫何老咕嗶。釋典尤所愛。迂絕惑輪回。捫蝨未忍害。欵枕憶孤標。能無生敬畏。

危煥樞。字子政。號白門。少有文名。試輒不售。客有以危姓爲嫌者。因改氏曰元。工詩畫。綜覽羣籍。勤於考證。余於夏芳原之勳齋頭見其手校隸釋。

隸續。及所作梅花詩甚佳。其小序云。古今梅花詩多矣。處士而後。世傳徐巢友所作。別調逸姿。余極嗜之。因次其韻。得三十首。其句云。一簾細雨雁初去。滿地繁霜人未行。紅妝綠鬢他生夢。白雪青春此一時。犀簾壓地寒無主。銀燭搖窗淚有痕。配食應同林處士。買絲終繡謝夫人。半生冷澹香方實。千古清高數獨奇。晨雞未噉夜將曙。明月欲來山已空。屋低有客衝風出。雀冷無聲晚噪空。不爲寒多終日坐。絕無人處繞檐行。皆前人所未道者。秋齋懷人詩云。白門如嗜茄。交我十年久。深懼事磨礪。未堪三不朽。沈思取鯨鮓。高唱驚牛斗。紛紛輕薄兒。睨視夫何有。涵虛無淺深。不屑見清澗。努力保心期。松筠晚相守。觀此可概見其爲人矣。

方世克。字勳遠。漢口人。原籍歙縣。性好學。詩思敏贍。秋齋懷人詩云。方生詩斐然。敏贍余所愛。晷刻揮千言。走險亦不畏。詞清颺輕塵。意激行紫塞。隔院聞詠詩。形爲珠玉穢。桑榆收晚景。能事庶可貸。攻錯仰他山。如何失

酬對。蓋秋齋愛其才。以其女妻之。故言益親切。

段嘉梅。字寒香。號夢鶴。漢陽諸生。王吟賦。幕游滇南久矣。懷人詩云。段翁癯且清。不媿以梅名。賦詩羞貌古。往往古可並。鑄局顏光祿。琢句庾蘭成。苦雨走詩筒。險韻凡屢廢。時余不畏虎。有如憤初生。忽忽四十載。歲月感飄零。慨然思杖履。永夜獨屏營。

寒香輓彭念堂次倬雲韻。連朝長太息。朋輩失芳型。震霆撼岱岳。巉巖不崢嶸。我交大彭子。賤貧喜其真。相賞松石意。願結瀕鷺盟。各有四方志。連山中忽陘。人生天地間。海水逐飄萍。有作必共質。一往有深情。他人我之鑒。對鑒本分明。終以室家累。竟爾戕其生。余勗以聞道。每晤竭其誠。虛名不可處。天乃忌其盈。四壁存遺照。未見影隨形。一錢囊屢空。千卷篋徒贏。昂藏七尺軀。顛倒二豎嬰。一朝隨怛化。大志遂不成。即使身長在。未必廁簪纓。可知九泉下。慎勿鳴不平。高篇日三復。風雪擁柴荆。竹雞嘆並引云。

家蓄竹雞。一朝失去。已旬日矣。忽爲親串家童子所獲送歸。詢知因竊粟致獲。不禁爲之感歎。走筆成此。庶幾微物亦足以昭戒云。爾雖名雞不司曉。爾不竹食非鳳鳥。惟爾嘯聲異衆禽。長鳴能使飛蠹少。百錢買爾蓄諸籠。爾日觸藩勢亦雄。餌以清泉兼精粢。一朝失去籠全空。業已旬日相睽隔。人忽送爾仍歸宅。問其何以得致之。云爾竊粟因遭獲。嗚呼稻梁累人累至此。古來豈少明哲士。自從貪餌入網羅。何況微禽不如是。古人刀劍戶牖皆有銘。竹雞儘可志丁寧。戊寅元日風雪中。黃梅石書藏見過口占。圍鱸儘可頻談舊。坐榻何須更賀春。如此太平風雪裏。漢陽剛得兩閒人。題易徵君廬墓圖。草舍淒涼傍墓門。酸風苦雨暗銷魂。三年久隔人間世。淚溼松楸有舊痕。

彭念堂作漢口攷一篇。吳鶴闕書其後。云地輿中山石難遷。平蕪易改勢使然歟。夏沔漢三口入江故道。幾無可攷。正坐此耳。倘非有巍然之大別。

雖千舉舌何益。噫。今之漢口。非古之漢口。吾不慮夫千百年後。今之漢口。又莫可知耶。嘗思擬一私誌。就正大方。老懶而輟。觀此文較若列眉。夏口明。則沔口漢口亦明矣。豈非快事。

鶴關有丙辰九日釀飲寧我室。同鶴艇寒香芳草湘浦。各賦五言詩云。秋氣肅已高。秋風淒以溧。不謂火雲消。遽爾逢佳日。老懶守孤篷。閉門銀一出。同儕四五人。來問維摩疾。飲竟或高歌。嘲弄及文術。緬彼高山游。有似浮雲溢。浮雲聚散多。寧靜斯專壹。就我檐前花。擘彼隣園橘。興來還攜筆。勿謂無所述。十日又釀飲云。昨日天氣清。今朝薄風雨。依然一室中。獨坐生愁苦。素交達飲情。携錢到蓬戶。非惟酒餉謀。取足論今古。還開桑落尊。長設淮南腐。芋栗與鰕魚。餽飮聊一舉。銜栝各有態。妍極起靈府。得意忘言初。陶陶相爾汝。有似柴桑交。賓至亦無迕。不然但飲酒。飲酒亦何取。所以容齠區。與世常挫挫。送段寒香赴滇南幕。吟秋指孟冬。觴詠相爲樂。聞

君有遠行。筆研都蕭索。洞庭渾地紀。滇黔隱天嶠。古稱萬里程。今茲爲一壑。昨者聞王師。深仁濟方略。篠箚慕干羽。道途如平削。馬首卽南雲。清風動蓮幙。清風動蓮幙。回頭見衡霍。十月鱗霜候。楚澤多寒林。不省長途客。能知居者心。低眉在草莽。習與市井深。日暮道旁人。戈戟懷森森。蠶叢非險隘。碧落有商參。不如一卷書。遠去孤雲岑。風橫山陽笛。月照啟期琴。就彼鰥與鶴。一唱滄浪吟。

元白門著有嶺雲集。筆多清矯。惜已散佚。白馬篇。白馬何矯矯。健兒何翩翩。生長在幽并。慷慨志昂然。學書記姓氏。學劍只一身。乃學萬人敵。名隸孤兒軍。時清無征戍。宿衛直紫宸。日日騎駿馬。校獵馳平原。大雪被山徑。猛虎飢垂涎。咆哮風慘悽。烝徒不敢前。健兒翻身逝。去疾如飛鳶。須臾格鬥死。流血濺衣鮮。從容整旋轡。仰首復開弦。餓鴟時一班。雕鷲忽然顛。羽檄昨夜至。徵師出玉門。壯心聞踴躍。豪氣倍騰鶩。莖稿飽廐馬。腰左佩龍

淵丈八鳥蛇矛。盤旋若電奔。邊風連地起。旌旗亂翩翩。長驅朝陷陣。黑夜
斫營還。一戰摧休屠。再戰擒右賢。馳突燕支下。飲馬勅勒川。男兒重功名。
安顧昔所親。一心思報國。違誓身命全。美女篇。青樓有美女。飄搖凌風翔。
雕甍接畫棟。高出浮雲傍。簾挂珊瑚鈎。宛在清露揚。明眸復皓齒。白雲艷
朝陽。芳蘭作上服。芙蓉爲下裳。鬢髮間翡翠。瓊佩兼珠璫。結束俱煜爚。舉
止獨相羊。夷光何足比。窈窕世無雙。樓前風日美。桃李爭芬芳。玳梁宿雙
燕。池上多鴛鴦。俛仰景物佳。歎息惟空房。垂楊蔭紫驢。白面誰家郎。四目
遠相覲。兩情各傍皇。郎意託東風。相致願不忘。贈以紅羅段。兼之千金黃。
黃金價固重。紅羅絲更長。還君金與羅。行露久相防。詠古六首。龍門擅著
述。麟經繼厥軌。敗蚌事何如。乃敢爲陳理。從非以救人。實爲愚而已。矧彼
非故交。特爲人才起。大河有狂瀾。砥柱峙其裏。但知行道心。寧憂蠶室毀。
紛紛輕薄兒。能不愧於死。司馬子長男兒貴讀書。讀書致用耳。讀書不爲用。不

如紉袴子。動言聖與賢。寧識饑欲死。滄海無停波。白日無留晷。輕肥者誰歟。揚揚頗自喜。笑殺東方生。詼諧而已矣。東方曼倩矯矯嚴子陵。辭榮若敝屣。故人劉文叔。時來作天子。亂既不與治。治亦不與理。一犁富春山。獨釣桐江水。遙遙千載下。高風滿人耳。富貴不可求。功名安可已。惜哉抱負才。未覩將何以。嚴子陵緬彼謝安石。風流兼儒雅。好尚變習俗。夷吳說江左。當時澗水師。存亡關宗社。兒輩本能辦。欣喜何妨者。當局意從容。過境情斯寫。所以小草譏。不免顏終赭。謝安石唐室光再造。郭令公偉然。一身繫中外。安危二十年。憶昔被罪戾。性命如絲縣。不遇李太白。身死何有焉。知己豈不貴。英雄空自憐。斯人苟未歿。何只爲執鞭。郭子儀霹靂響中天。宇宙皆震驚。黃鐘及大呂。瑣細不足聽。少陵起唐代。大義特精誠。發爲詞章學。麟炳若日星。遙遙三百後。乃復得斯人。老去衣食拙。途窮友生憑。三復斯人詠。遙傷終古情。杜子美擬子夜歌。寶髻卸鸞釵。纏綿意無盡。遲遲解羅衣。含羞對

明鏡月落南塘秋。蓮花各並頭。思歡同止水。何事不長流。寶鼎金博山。中
焚沈水烟。芳心不肯盡。欲斷復回旋。願郎化爲髻。妾願化爲簪。朝朝復暮
暮。只在簪中心。聞客談隆中詩。襄陽去漢陽。相隔一千里。平生少游歷。聞
客談亦喜。漫唱襄陽樂。細陳隆中美。迤迤方山麓。瀾瀾襄江水。漸入漸幽
深。兩山互表裏。削壁如削鐵。去天不盈咫。中有數頃田。鳴泉清且泚。木末
挂孤亭。虛祠吟山鬼。千千梨花明。萬萬叢蘭委。緬想抱膝時。悲歌古冶子。
遙遙空谷心。誰與繼芳軌。寄懷字水前輩。貧士江頭眞可憐。出門五里如
登天。明知荊州去不遠。故人空有夢相牽。朝來野鶴下林薄。羨爾飛飛向
寥廓。爲我慇懃寄寸心。孤吟日望晴川閣。送督學胡少宗伯還京。三載瞻
依近。千秋道法新。禮容爲弟子。德不愧天民。至教原無倦。憐才況是真。他
時將盛事。傳語後之人。紅樹雲中出。蒼山馬上看。高霜清朔野。初日過邯
鄲。雨雪冬來廣。關河北去寒。寸心隨驥尾。到處遶雕鞍。楊花何處飛來訝。

許同武昌城外白濛濛。三更殘月移青瑣。一縷芳魂夢綠熊。跨鳳舊方傳
鍊雪。倒龍新製琢翔風。人間信有春如海。迷漫樓臺蜃市中。春游曲。春在
前邨第幾家。小橋流水玉環斜。高樓日暮笙歌合。遙望墻東一樹花。題鄭
圃北曲詞後。鳥嘯花落客閒愁。重見雲英憶舊游。借得鴛鴦身上綫。細穿
紅豆譜梁州。送人之湖南。溶溶春水碧如藍。五兩風輕客向南。別後相思
何處寄。衡雲湘雨柳穆穆。新柳。小橋流水弄春柔。十二紅欄雨乍收。最愛
不遮離別眼。隔林回首見朱樓。遲蜨園前輩。惻惻輕寒麥秀翻。斷雲疏雨
嫩晴天。遙知倚杖斜陽外。渡口閒呼放鴨船。秋柳句。如永豐南角荒園裏。
何必飄零始信秋。題膠城蓮淨女士畫菊句。想應人比黃花瘦。簾卷西風
入畫來。諸作皆可傳世。

彭湘懷自跋畫寄友云。余舊居九真龍霓之間。南距郡城八十里。其峯巒
林木。雖未深密。撫松坐石。頗足領略野意。開拓塵胸。今年就養老母。移家

西關以疏略襟期。入諠雜境地。所謂被獼猴以衣冠。求其洽情。何可得也。暇日。誦阮亭夕陽雲木秀。秋雨石泉清之句。悄然起故山之思。因鍵戶謝客。晝五日得此幀奉寄。清玩之餘。其亦有以慰我乎。又云。張君澄園持素紙索作江漢圖。勉強應之。殊未洽意。久有別作以易之語。昨在友人所見。文衡山深山策蹇小幅。淋漓老健。無意筆墨。而生氣盎然。愛玩之餘。因櫪一通。奉之左右。以酬夙許。然而猶吾大夫崔子也。奈何。又云。柴丈畫以墨勝。爲文沈後諸家所不及。愈濃愈深。愈濃愈厚。秃筆斷視。皆可隨手拈弄。却又有一段雅秀之氣。不失文人本色處。余最服膺。蓋學者餘暇。陶淑性情之具。原不必規規某家某體。其中有一我在。斯乃貴耳。此幅大概與柴丈近。故言及之。本無意做龔。亦不敢做龔也。段寒香云。此數語卽可盡古人詩文名世之由。按閩諸跋。方知念堂詩古文外。復工山水。瓣香半千高士。得逸品也。又風字硯銘云。風水相遭。五嶽動搖。又銘云。筆落紙。風行水。

拂子銘云。能不涅。安用拂。眞能措詞于簡古。

念堂人耕謠。月暈左角。角蟲厄。兩耳不動。倚闌立。布穀朝朝。屋頭鳴。農家老小。抱牛泣。牛不起。春復深。五人肩一犁。共爲一牛耕。一日未能終兩畝。汗血如水。露衣襟。老農錯認牛不速。叱聲將起。鞭輒縮。人力已疲。田未治。晚來哀哀向闌哭。嗟田父。苦復苦。身負輓。欲誰與。豈知富兒不解事。猶乞牛肉作牛脯。

李廷梓。字煌柱。事父孝養。父歿。喪葬盡禮。生母張。被出。久無音耗。服闋。乃徒步徧訪於湖南江右。十年始得之。葬陵尼舍。迎歸奉養。十八年。乃卒。念堂爲賦尋母謠云。嬌兒墮地呱呱哭。哭聲未歇。遭母出。臨別含懷。摩兒頂。十步五步。每回矚。春花生樹頭。秋葉落樹根。兒長不見母。灑淚辭里門。東浮三江南。七澤十載悠悠空白雲。心鍊鐵石衣裹土。西陵乃獲慈親身。銅山圯鐘聲起。母與兒合千里。母旣衰耄。兒已壯齒。負母歸家。補兒嬉。母悅。

兒還淚如水。噫吁嘻。羊跪乳。烏反哺。人間乃有李孝子。

吳鶴關後移居漢陽之西郭。有西郭艸堂落成詩。漢城西郭事翊霞。三畝初成一畝家。不是數弓營不足。讓他新月上梅花。月湖卽事。微湖一片翠微微。誰把漁竿上釣磯。驚起白漚閒不得。雪花無際鏡中飛。

鶴關喜篆刻。知六法。其自題畫云。湖中一片月。照此湖中樓。樓上有伊人。羅衣風正秋。題屏山云。烟江日落風急。流水溪橋自斜。明月一鈎未上。伴人惟有梅花。

鶴關秋海棠行。海棠花。照窗紅。枝枝葉葉蕩秋風。看花不肯繾牀臥。月來花影自西東。橫塘麗人麗無匹。曾共花枝鬥顏色。花貌瓊英燦燦光。羅襟綺袖傷心碧。昨日花開麗人好。今朝花謝愁人老。花開花謝十二時。請郎居莫同花枝。賣青田兩凍。印獨蘊空靈。冠席珍韋絃。終擬伴閒身。來舟去馬八千里。泐字鐫名四五春。溢價轉傷逢識者。結心一似望伊人。烏油匣

敵丹砂冷。雙璧居然竟入秦。三月三日黃池卽事。瓊撥梨花撲鼻聞。無端
赤鑪又離羣。漲生谿面水三尺。青到樹頭春十分。簫鼓賽歸巫若鬼。杜蘭
芬處女如雲。畫橈一繫東風岸。柳絮漫天悵鄂君。移居西郭三年。重至後
湖納涼。移家西郭謝炎氛。不見三年大澤雲。爲有故人酤濁酒。一來亭上
接同羣。柳楊近水都全起。菱芰充盤已半醺。非是琅玕留客處。劇談微論
總無分。斷炊詩。湖田松色自蒼蒼。客路逢年亦遘荒。不問吹簫向吳市。幾
曾乞食困柴桑。塵生短甌書盈几。人坐閒階月似霜。孤鶴海天飛未得。白
雲深鎖舊茅堂。戲作乞米二絕。輒滲沙隄倩杖扶。綠楊迎醉過平湖。有時
大吐胸中物。瀝盡方知一粒無。一日江頭醉一觴。陶然輒飽便休糧。樓中
丹火由他熟。只覓西隣煮石方。做游仙體。題石天外蓬萊圖。王母宮中浩
劫春。弱波清淺未生塵。昨將仙籍從頭檢。不度人間骨重人。艷艷妝成出
綺窗。笙歌簇擁綠雲幢。女曹欲覓長生訣。洞裏仙人總是雙。一座蓬山水

四潮。松楸萬歲不曾凋。只緣世上知音少。雲裏空吹碧玉簫。強飲麻姑酒。一椀。髻花腰劍望蓬萊。殷勤玉女前頭問。早晚榆花開未開。別情。烟邨水郭人將去。兩戶風檐客不來。無限別情銷不得。榴花零亂徧蒼苔。送遠。日暮江頭打馬行。連天風雪倍關情。無心最是隋隄柳。折盡長條今又生。紅橋紀游。湘簾四幅鴨闌縣。一帶銀霞護水仙。珠翠暗香籠不住。靈風送與下風船。嘈雜琵琶緩緩歌。高陽伴侶有經過。主人臘月長安去。可得清尊醉綺羅。十里桃花岸兩傍。漁歌清入武陵鄉。前灣記着紅門寺。最怕迷人是夕陽。奚囊暫挂小奚奴。更欲青帘倒一壺。君未醉來奴已醉。玉山墮處要人扶。

鶴關又有書龍事詩云。庚辰五月終。神龍降大澤。金鱗潛幽光。土花蝕靈色。道傍螳矚眦。牛犬驅相逆。詎知雲雨姿。不久泥蟠阨。一夜霹靂聲。虛空曉無跡。按乾隆初年。有龍墮於漢口居仁坊中路。污水蕩中。鱗甲閃爍。蟠

屈不得伸者旬日。蟲聚蠅集。腥聞滿野。居民恐懼。張蘆篷以衛之。並設醮壇。焚香禱祝。一夕雷雨大作。不知所往。吳秋水別駕紹漪。言其尊人方由先生所目睹者。攷庚辰爲康熙二十九年。後庚辰爲乾隆二十五年。此詩康熙間事也。

王櫟門並工隸書。尤惓惓於朋友。黃心齋謂其唱酬贈答之詩。多纏綿悱惻之音是也。其記沈蘆山事甚奇。蘆山。吳人。明經。游楚館於周君沂塘。以文字稱。莫逆交。沂塘性揮霍。不支他匿。蘆山竟自經。遺書謂以平昔不能諫阻之故。嗚呼。蘆山居舉比。塵事了無干涉。乃以友道自咎。視古之輕生俠客。不多讓也。今厝於漢陽西郊。接引精舍之傍。一棺荒寄。家未之聞。廓落天涯。旅魂安託。每一興念。不禁愴然淚下也。見幾雖不早。一死豈徒然。想藉孤魂往。仍依知己前。荒郊羈旅櫬。故里望歸船。老眼空含淚。遺文亦可憐。

樸門女。適黃而寡。守節養姑。數十年無懈色。元白門爲賦節孝行。小引云。節孝行十解。爲黃節婦作。婦漢陽人。王樸門女。詩曰。滔滔江漢流。上有青松枝。青松無改色。天地生容輝。黃氏有節女。大義真無虧。家世太原郡。作相夫子宜。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六誦詩書。十七當于歸。陽春二三月。東風發華滋。花花自相倚。葉葉動相偎。狂風天外至。吹折庭前枝。無端期再遇。沈痛惜分離。絕粒朝復朝。蕉葉消玉肌。鄰舍爲感傷。親戚皆慘悽。妾有堂上姑。兩鬢垂銀絲。姑老誰當養。姑病誰當治。收淚強食飲。所悲身無兒。雖無親生兒。猶子堪繼之。竭力勤教養。朝夕寧相違。脫却耳邊璫。鬻却嫁時褂。即今年四十。一半恆苦悲。人生持大節。終古以爲期。樸門生四子。第三子靄。字應祥。青年好學。不幸早逝。妻勞氏。矢死守節。孝事堂上姑。撫嗣子名立成人。卒以暗淚喪明。先姑歿。

吳澹止白杜鵑花詩。喚不歸來血已枯。青山千仞客提壺。分明枝上三更

月。莫漫樓東一斛珠。金屋那能藏小玉。使君何必問羅敷。而今毋論神仙事。獨洗穠華謝彼姝。和巴蓮舫自新野。至襄陽道中作。西風颯颯雁行行。僕僕歸途黯自傷。幾戶晚烟山脚起。一鞭殘照馬蹄忙。苑荒烏噪前朝柏。龍去雲埋舊日岡。却有詩情何處託。來朝憑弔孟襄陽。

按。鶴關爲漢上寓公。其風心雅興。直接五家。同時玉波練塘寒香諸君。觴詠唱酬。澹止繼起。居與蓮舫寸田尺宅齋比隣。文酒聲歌。迭主壇墀。同時元白門筆尤超越。領袖詩盟。四方名士。萃集一時。可謂盛矣。鶴關玉坡澹止。皆終老於漢。練塘寒香白門。又世居其地。近已少識其姓氏。所有著述。亦莫覲閱。僅就見聞。爲錄什一。以存其人焉。

黃鶴鳴。字凌江。乾隆辛巳進士。官宜昌教授。與弟子雲明經從龍。皆以時文名。詩不多作。而凌江絕句。頗有風神。嘗見其朱蘭田招入綠梅花社。不赴一絕云。雪月橫塘見一枝。東風吹縹碧琉璃。湘花湘艸休相妬。不借幽

芳入楚詞。

戴喻讓。字思任。號景皋。家漢口。乾隆辛酉舉人。素有文名。由房縣教諭。補惠民知縣。有聽鸛堂。春艸吟。春聲堂諸集。古體詩。能別出新意。擬古新婦怨云。憶郎策馬行。志不在兒女。分手路三千。妾齡方十五。爾日貌貌如花。未解別離苦。去年春蘭開。今年秋艸腐。相思莫能來。孤燈彈淚雨。昨淚尙如珠。今淚已成血。不識妾心悲。但看妾顏色。古意云。燈花不照檠。目光不照面。驕陽不終朝。驟雨不達旦。日與太虛游。何能設恩怨。洗蓋勸更酌。須令後人羨。臣以一呼來。吏以五斗糞。處士謫仙人。遂登高士傳。

王彭澤。字五柳。嗜丹青。善醫理。懸壺漢口市。中貧者仍不索值。有尺木堂詩藁。隄決云。十五年一歸。歸借僧房廡。款洽鮮友朋。周恤絕親故。生理仗硯田。豐歉杳無據。奴子怨恆飢。數數辭予去。六月長隄決。波濤直到戶。出入無舟資。日倚庭前樹。我窮尙一身。吁嗟彼黎庶。老幼共一筏。旦夕逐漚

鷺。况復雨翻盆。瀰漫天黑霧。易米典青氈。間貰隣家酤。持杯偶當窗。目豁心益懼。援溺今何人。鉅細關天數。不若縱酩酊。昏昏失其處。捕虎行云。黑雲壓雨風淒淒。佹鬼一聲天低迷。棘門高插白日閉。嫗捫兒口禁兒啼。長官請牒來捕虎。偏向人家索酒脯。東隣賣牛西典衣。小拂其意加捶楚。猛虎雖猛有時沒。明日移家傍虎窟。長官聞之心怒噴。不請捕虎請捕人。

常芝仙云。王五柳不知何許人。爲漢上寓公。少時曾見尺木堂詩刻。數十番。市隱漢皋。縱情詩酒。破書百卷。矮屋三間外。身無長物。一老僕執炊。染惡瀉疾。蹣跚瘋穢。五柳不以爲嫌也。偶于除夕大書聯句懸戶外。云。不改其樂。大有可觀。有無名子竊增寫六字於上云。王先生不改其樂。老麻瘋大有可觀。相傳爲笑。

朱在鎮。字定山。號蘭田。漢口名布衣也。善書工詩。嘗游金陵。與諸名士賦鳥夢。限四支韻。援筆先成。衆爲擱筆。一時傳賞。詩云。何處尋幽境。空林借

一枝喜無風夜稔。將有月時宜。艸滿黃陵廟。春深白帝祠。物情渾類此。造化可憐兒。又繡毬花二絕句云。冰壺擊碎砌玲瓏。辛苦東皇費盡功。折向玉盤盛不稔。水晶簾外月濛濛。十八花飛穀雨收。何曾一破素秋愁。從今嫁與東風去。個個團圞到白頭。措詞新穎。大解人頤。

隨園詩話。漢陽戴喻讓詩。有奇氣。出吾鄉陳星齋先生兆崙門下。其臨漳曲云。暮雲深。英雄逝。水天橫。歌臺廢。玉龍金鳳已千年。古瓦還銷銅雀寺。賣履分香兒女情。讀書射獵書生氣。看君橫槊對東風。老年欲作喬家壻。末二句。老瞞在九泉。亦當笑倒。又詠雪云。未添庾嶺三分白。預借章臺一月花。

趙湘。字秋屏。上舍生。少美風儀。詩才清雋。句如秋蛩云。亂催寒夜雨。急趁晚花風。即事云。地苦霜逾白。天寒火不紅。秋日客南郡云。晚鐘沿郭寺。細雨集林雅。自古悲秋地。遙縣老母心。又攀蘿謁叫秋烟重。背嶺人耕落日

寒。皆耐吟諷。早卒。妻某氏。自盡棺側以殉。

按縣志云。詩人趙秋屏。子名湘。俟攷。

漢上寫真名手。以曾穉田爲第一。繼其後者。當首推閔貞。貞字正齋。其祖自廣濟遷漢。幼孤。思親不置。因刻苦習傳神之藝。數年遂妙絕一時。敬繪父母像。縣於所居之畫藏。朝夕焚香。率婦並拜。每飭必祭。數十年如一日。人呼爲閔孝子。又呼爲閔獸子。以其悠悠忽忽。非狂非癡故也。晚工粗筆山水。點墨成趣。嗜牛脯。大啖兼人。求畫者不得。恒潛煮牛肉倍加品料。邀至家。坐談間。聞牛脯香。則垂涎以問。因留飯。故遲遲言未熟。且出素紙。視墨乞畫。必欣然揮毫。灑灑數幅。若至得意處。並忘牛肉之熟與否矣。交游甚廣。乾隆丁卯。薄游京師。時後藏班禪額爾得尼來朝。如意館供奉。奉詔圖其形。無得其仿佛者。金大司空舉貞赴嵩祝寺貌之。甫一點睛。其隨行之第巴班第等。皆驚嘆爲神。畫畢。荷白金文綺之賜。名益著聞。所居在大

通巷後。歸築小樓。題曰看山讀畫樓。晝則賓朋滿座。徵逐嬉游。夜則命僕磨墨。樓中高燒銀燭。四壁皆燈。果盒茗壺畢具。倚胡牀假寐。俟醒。即起振筆以畫。精神覺勃然盈紙矣。

路錢。字鳴干。號梅峯。少佐兄釗豫閩諸邑幕。諳達利弊。由例捐鹽大使。官浙江擢平湖縣。遷海防同知。卒於官。時中丞阮公元爲之銘曰。愒幅無華安靜吏。月計有餘民乃治。不緣飾以媚世。不逸惰以廢事。安得如君置有位。君德有餘蔭後嗣。歸葬漢南視銘字。

朱蘭田送春云。芳草綠婆娑。輕風蕩綺羅。雲豐回太乙。又送一春過。送春過。奈若何。來日苦短。去日苦多。高堂明鏡雙鬢皤。黃金難買朱顏酡。一尊酒盡歌復歌。吾將歸隱南山阿。送楊大已軍云。握手班荆日。朱樓大道邊。竹西歌吹起。同上汎湖船。吳楚分歧後。幽燕匹馬旋。壯夫頭白盡。相對各潸然。庚午送春云。好笑白頭人。今年又送春。送春春自去。何處着閒身。杜

宇因思蜀。桃花也避秦。成都桑八百。先問武陵津。送李嘯村之竹西云。青
春日日老。不奈李生何。一葉輕如許。新詩載又多。過江尋舊雨。把酒詠庭
莎。勝地成嘉會。衰顏惜未酖。太息論文友。相逢自甲辰。三年曾此別。思殺
眼中人。明月揚州路。黃花楚地春。又來歌水調。字字性情真。醉過家芳谷
舊居云。畏暑久不出。方秋乃獨行。繞林桐子落。當路石橋成。忽見水流處。
益深春去情。搖搖幾衰柳。低覆舊柴荆。戊辰十月八日五十九初度云。老
年艱禮數。避客上高樓。歲歲當茲日。梅花笑白頭。一尊聊獨酌。吾道自千
秋。世事浮雲耳。人生戒遠謀。我家隔江水。遙見鳳凰山。兒女應相望。老夫
猶未還。何當今日是。莫謂此時閒。明發烟波去。生涯合閉關。歲暮同人燕
集分賦云。會聚良非偶。天涯且歲時。嚼梅蘇病骨。吹雪冷吟髭。故態狂奴
作。高情野鶴知。平生一樽酒。慎勿負前期。送戴斗瞻還浙西云。一湖花岸
西。高唱白銅鞮。風雅共三載。送君心苦悽。冷吟斑竹淚。同聽鷓鴣啼。何日

山陰榷相尋過剡谿。苦雨之一云。苦雨吟多澀。危樓小一層。遠林飛片葉。衰鬢倚枯藤。欲往又安適。所思今弗能。無端兩行淚。夜夜滴秋鐙。竹窗云。東風腸斷玉鈎斜。十里春燈隔絳紗。亞字墻高三丈六。紫簫吹出水紅花。別興云。門前栢樹烏頭白。隴上柔桑雉子斑。我自戀君君戀我。那堪山外更多山。元日渡江云。五色雲開七里江。梅花水面櫂雙雙。多時不聽樓中笛。今日猶聞昔日腔。句如送人之金陵。我亦金陵舊游客。船頭明月坐吹簫。寄家書。傷心五尺烏綾帕。隻字全無淚萬行。客至風雪打門來。遠客躊躇晚餽一雙魚。山塘十五女郎雙盪槳。青錢拋去買紅菱。

按蘭田流寓漢上。性耽歌詠。意遠思深。掉頭天外。無一點塵腐氣。入于筆端。所著藍田集。未見刊本。舊於友人處。錄其手書字幅。藁存篋中久矣。今爲檢紀。半付蟬蝕。無可補綴。能不悵悵。

蘭田又有伯牙臺詩云。太息子期去。臺荒蔓草生。誰彈流水曲。想見古人

情野曠孤亭得。江空一鶴橫。竹邊松徑路。深羨歲寒盟。

王樸門九日集琴臺。分得重陽二字韻云。高臺供眺望。杖履喜相從。曲岸橫孤艇。虛窗入遠峯。杳浮花影亂。秋散柳烟重。莫惜高山奏。知音此日逢。故態仍然在。非關藉酒狂。良時愜幽賞。高望空斜陽。斷雁寒偏急。遙山晚更蒼。興酣忘竟日。扶醉折莢房。後二日江桐崖招同江北海家兒。敕若冒雨集琴臺。用北海九日韻云。勝地日堪涉。相招冒雨登。水天渾一色。烟樹不分層。情到難辭醉。談深屢剪鐙。伯倫如可作。荷鍤我猶能。休嫌屐齒折。選勝屬吾曹。岸隱湖逾闊。雲垂天不高。塵談隨意得。搦戰敢辭勞。明日黃花下。還來擘蟹螯。

尙錦堂字香雪。諸生能詩。有東游草。書畫奇崛可喜。家貧甚。不以介懷。飲酒賦詩自若也。年五十餘而卒。諸子無以自存。吳格齋壽平弔以詩云。研破豪殘漢水邊。可憐貧病損長年。我來壁上。看遺墨。搔首蒼茫竟問天。又

題香雪畫梅云。五十餘年老秀才。風流偏占百花魁。想應放筆仍高唱。消受禪堂酒一椀。畫蓋作于香佛閣也。香雪有野橋一律云。邨落人家少。平沙野水遙。垂楊三折坂。斷港一橫橋。夕照紅看背。苔痕綠上腰。尋詩何處客。拄杖影蕭蕭。詩中有畫。

常芝仙。先籍蕪湖。遷徙漢上。閱三世矣。少英敏。耽情文史。長工書畫。普唐宋元諸大家之法。無不神領意造。精于賞鑒。能歷指其瑕疵。以定真贗。卽古人復起。亦應解頤。作詩專寫性靈。有一片天籟之趣。閉戶閑吟。不妄交接。雖處塵海中。無一點纖塵可緇其素。余嘗謂客邸朋游。若陸秀三之驚才恣肆。常芝仙之矯立不阿。學問品詣。皆當兼爲師友。余亦何幸得此良朋。

芝仙少與儀徵許鐵耕嵩。江右張素舸潯。湖南僧寄塵衡麓游。鐵耕善畫。素舸工文。寄塵擅書法。又皆能詩者也。戊辰己巳間。余始獲交芝仙。時穀

原贅漢。以是三人談詩論畫。往來甚密。庚午中元。偕步郭公隄上。夕陽在山。雲彩絢眩。變幻不可端倪。呼舟汎湖。叩舷互倡。復登并木林僧舍。涼月浮空。秋聲出樹。頓覺胸次超然。二鼓始返。翌日。余賦五言四首紀其事。芝仙作并木林納涼圖橫卷。筆力遒勁。烟雲欲飛。而佛屋鐙青。階級參錯。荒山蟠木。夜影微茫。一老衲子陪三客坐於林月下。啜茗清談之狀。一一畢具。穀原見之。爲之擱筆。芝仙嘗云。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坡公論書。盡於斯矣。此殆以書法作畫也。芝仙復題此圖云。何處停橈好。湖西古木稠。殘霞橫水面。圓月涌山頭。地僻涼偏早。夜深人與幽。露蟬聲不斷。催起一林秋。此又詩中有畫矣。

芝仙送鮑筠莊歸里云。廿年攀杖履。和靄氣如春。接物長存厚。吟詩老更淳。人爭艷桃李。我自愛松筠。一笑採芝去。誰堪步後塵。又胡城東書來訊狀。作此代柬云。垂問芝仙狀。依然一冷人。已甘閒歲月。那復論屈伸。肝胆

猶如鐵。須眉漸變銀。七年千里夢。老大各傷神。讀此可見其爲人。

余與芝仙孤傲性同。不趨炎熱。是以交情彌至。自饑驅入蜀。闊別八載。音書時達。並郵寄字幅畫冊。迨出峽東下。愴然道故。如一日也。余以貧故。託迹塵囂。殊不耐煩俗。暇輒過容膝。居坐談一响。以豁胸襟。惟自問碌碌無寸長足取。回視芝仙之多才多藝。相距懸絕。深慙形穢。而芝仙獨以余至爲喜。無類數嫌。或看花酌月。必邀與偕遊。嘗同劉繡峯少府錫蘊及余。雨後緩步月湖隄上。賦詩云。湖隄同散步。烟靄望漫漫。雨過迷離色。風來料峭寒。雛鷓浮碧水。嬈柳覆朱欄。此景堪圖畫。詩題有范寬。余和云。踢青逢令節。是日花朝平野望迷漫。花事穠多變。漚盟澹不寒。釀春山外雨。門鴨水邊欄。留我兩閒客。江天放眼寬。

漢口叢談卷四

烏程 范 鏞 白舫

宋王明清揮麈錄。安州舉子吳某。自漢口販米至漢陽。而郡遣縣令陳當。至漢口和糴。吳袖刺謁當。規欲免糴。且言近離鄉里時。蔡丞相持正確作車蓋亭十詩。舟中有本。續以寫呈。既歸舟。以詩送之。當方盤量不暇讀。姑置懷袖。吳處厚晚置酒秋興亭。遣介急召當。當自漢口馳往。既解帶。處厚問懷中何書。當曰。適安州舉人遺蔡丞相近詩也。處厚亟請取讀。篇篇稱善而已。蓋已貯於心矣。明日。于公宇冬青堂箋注上之。按冬青堂漢陽軍廳事也。處厚與蔡確不合。史稱蔡確在安州。嘗游車蓋亭。賦詩十首。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指斥東朝台諫。遂言確怨望。范祖禹亦言之。因貶確嶺嶠。殆即吳處厚所箋注者。先發之以報怨也。正德辛未。流盜劉六等攻漢陽城。火掠漢口。時通判徐弼。市買竹木。倚城

瞰江爲梁以守。見盜舟十三。鼓浪而來。颶風忽作。七舟不得進。五舟爲風所溺。惟一舟直抵城東樓下。此一舟併六舟之人。人皆驍悍。金衣削髮。自江邊發矢如雨。樓棟受矢如蝟。守者深避之。乃命登樓頂高處。以覘盜虛實。復自樓中飛下矢石以禦。已而土兵至。與盜戰於城下。盜矢盡揚沙撲面。風反沙撲盜。因以藥矢長槍環攻之。盜潰。乘勝追逐。戮死沉江相半。七舟在洲外後奔瓜洲。爲邊軍所敗。

漢陽魏晉封賞延。著有竹中記一卷。載明末張獻忠寇掠武漢及左良玉擁兵坐視事。自襄樊抵家。大半目覩。非妄言者。因全紀之。詩不甚佳。故爲刪存。

自序曰。僕壬午冬。自樊城返權。偶有聞見。感而筆之。屬郟邑再逢兵賊。烽火下蘆中。漫成一帙。夫古人喪亂之中。每攷鑒諷切。以備得失之林。僕則私誌所遭。固未敢附於茲義。間有詠言。患難中心血。不忍棄去。實未足道。而

楚禍之甚。蓋十得一二云。

舟次樊城。同舟有劉賈者。起歎四三。密語予曰。城氣不佳。襄樊禍必再見矣。予曰。子知天道耶。對曰。非敢知也。往庚辰。負販茲土。偶識一道流。數者核供之。辛巳春正。忽相謂曰。來日當與君別。今假一宿可乎。允之。與共寢。夜半以足觸余起。登一小樓。見兩城上蘊薄交加。磽朽殷深。非烟非雲。似黯似沈。驚問其故。曰。此爲覆軍之氣。此氣白晝亦然。君不能察也。內有號聲。君不聞也。披髮流血之狀。君不見也。其兆一月耳。復爲指示何方兵來。城內某門殺戮最慘。某門差減。余乃長跽求趨避地。則曰。感君契洽。故爾投情。微君請。不相謀耶。鄖陽太歲所在。速移可免也。因長歎曰。天下事可知已。固問之。終不答。後余徙鄖。十餘日而襄樊破陷。骨如稽積。而士民有幸處某門以免者。賊攻鄖。數敗以去。皆如向者之言。後余往來物色。卒不復見此人矣。今之城氣實有類是。先生當慎行李。余從此逝也。予聞而謹

謝。

予初欲取道闔鄉。省大父。方赴春官試。聞前說心戰。時將軍左良玉鎮樊。樊民皆舟居。兵市居。民亦有市居者。悉屠沽之。逐末藝人。也不則游手者耳。予將一謁將軍。人言將軍無揖客。不果往。其副將皆晤焉。並止余行。予卜於關公祠。復得歸夢。意遂決矣。

襄樊控制上游。自古慎擇其人。史稱于禁既降。而關公威震華夏。宋陳諒欲建行宮。以爲進取中原之階。亦形勝然也。時闔賊已屠葉。焚舞陽。予頗有意謀其父老。圖要害。畫長利。以與大帥裁擇。坐計偕期迫。不暇咨詢。深以爲惜。

有畫舸亦有戰艦。有鶴焰亦有狼烽。有歌鐘之晝沈。亦有銅焦之夜警。翠眉上食。鬥蜨舞不過千人。鐵衣枕戈。介馬馳奚止萬輩。誰謂將軍全不辦賊哉。返權感成二絕云。魚腸何處動星文。懷古深迷艸舍雲。石陣果然生

鬼物不妨弢胄醉將軍。宋世陳郎好上書。都襄一策號狂夫。那知慣作騎塵道。王氣蒼茫定有無。

是夜風怒極寒。不知下流已大雪也。疾駛二百里。見素光盈尺。自刀山劍林中出。幾若另一國土。

舟泊承天。今安陸府有野老來茗話云。興陵內哭聲隱隱。凡三日。迺此老親聞者。

隕岸三十尺。棺出其腹。臧問舟子曰。高陵所變也。三年前猶距水數里。余感而爲詩。以示化者。秦王侈葬埋。驅神造堅崩。老瞞七十二。自疑使人惑。豈知機主心。不及河伯力。河伯本不仁。朝暮漸無惻。作句寄陰房。多謝長幽默。古之道契人。以君爲太息。

十二月朔。予得返里。將束裝東下。數日有傳賊已圍襄。入樊。左將軍棄樊。以避其銳者。予未之信也。十六日味爽。兵突至漢口鎮。鎮人不及逃。而郡

城人素懼懦。已聞風空國矣。士甚強。馬甚壯。戟門甚尊嚴。鐘鼓幃帳雖稍見奪於賊。猶甚麗也。而仇於鎮人亦甚勇。於是居其居。因薪之。食其食。因糞之財。其財婦其婦。女而男。則築以刀環而逐之。越二日。監軍道皖城王揚基。與大將軍舊迎之。駐於武昌城外金沙洲。洲人受其荼毒。與漢口鎮同。二鎮故並饒貨財。甲於全楚。不數日。蕩然矣。感作叫天歌。朝見麥禾生。暮見麥成塵。莫問麥死生。問麥騎怒噴。一解擔擔遇騎馬。和租避溝下。騎踏左。搯指叩頭謝萬死。二解大家買告身。中家買小艇。貧女難自匿。破壁見花影。右手持刀入。左手捉科飲。三解醉語漢口客。不久當飲漢口酒。聞道量珠不用斗。賊若犯樊城。我來保漢口。四解

癸未正月朔。賊陷承天府。巡撫宋一鶴。留守司沈某。鍾祥縣知縣蕭漢死之。沈武人有梗概。偶佚其名。宋公留心辦賊。而未有遠略。鞍馬暴露。往來絡繹。郡縣苦之。兵有肆掠地方者。公必直兵。以故爲百姓所不附。城破。公

自飲刃。手柔不能深入。顧其健兒曰。養爾正爲今日。健兒不能仰視。跪而刺之。遂自殺。著有筭楚奏疏行于世。蕭被賊執。欲官之。從容言曰。守臣無降理。失守無生理。賊知不可奪。繫伺甚密。公不食不臥。求死不得。題其壁曰。蕭漢死所。越數日。守者稍懈。得自縊。賊亦撫屍哭曰。眞忠臣也。命諸賊羅拜。乃厚殮之。

報至。省城戒嚴。時左兵頗橫。有謂其爲賊前驅者。城中洵懼。內閣賀公逢聖。以蜚語告左將軍。將軍泣下。乃斬不戢者以徇。人心少安。然城門未酉而閉。必已而啓矣。

十五日。賊已破漢川縣。吾郡距百二十里。不知也。惟左鎮知之。十六日。擄兩岸船幾盡。先是小民不能自置舟者。輒挈室託於糧艘。凡數千家。以糧艘可恃也。至是概掠之。一卒登舟。百人請命。刀聲人語。魚亂水飛。可憐哉。十八日。全師東下。檣帆蔽江。酸泣之音。十里相接。兩郡方幸得少甦息。而

余固知其以懼往也。以賊遺地方也。

按左鎮跋扈。擁兵自雄。鼓鐘姬妾。備極侈華。而棄樊棄鄂。忍使流賊長驅直進。不有奇謀異策。先爲防守。徒著士壯馬強之名。已難反躬自問。乃縱軍恣橫。魚肉楚民。竟甚於流賊。其罪可擢髮數哉。魏君記之微言三四。皆屬身親耳目。殆非虛誣。迨後詩人歌詠。或深爲惋惜。或長爲寄恨。僅以九江樓船東下責之。蓋均得於傳聞耳。

二十一日。予携家避於九真山前之宗莊。莊爲先外大父別業。二十二日。賊馬入山。舅氏李愚公先生被劫。蓋卽破漢川之游騎也。是夜命家弟扶母徙寄附山。山距莊十里。險難爲步。風難爲炬。前躡後攀。及旦始達。予方獨留宗莊。以待擔者。賊至。土人指賊向小門入。門堅不可猝拔。得從大門逸。又道逢之。抽刀復內。僅而獲免。是日風沙障天。踉蹌行亂山中。噤如不息者。顧見吾母。頭搶地。若不欲生。然後一慟幾絕也。噫吁嘻。深淵薄冰。豈

非不孝之尤者哉。

余意賊且長驅入郡耳。是夜火光亘數十里。賊忽逸去。予仍返故廬。遲數日而居人漸集矣。又數日而守若令之艤舟湖上者。以次如城矣。山河不異。官市恬然。雜樹鶯花。春光如舊。不知夫息馬郢中者之可朝發夕至也。殺人滌上者之將燔黃鶴而睨晴川也。時闖賊置兵於荆。勢亦盛也。黃陂縣有歐陽生者。殺僞令。上其功。請兵防守。監軍道王抑不許。生復爲賊黨所捕殺。然亦不更置令矣。賊連陷蘄水。蘄州。黃州。殺戮甚慘。遇士紳則先斷其右手。命曰。斫文。每驅婦女壞城。鞭楚備至。率爭先免。須臾死。指斷血流。不移時。萬堞俱墮矣。

賊劫某御史家。自門達寢。皆有藏。衆賊其多。一賊曰。爲我輩累此輩。一賊曰。爲此輩生我輩。嘻。二賊亦黠矣。可爲士大夫發一恠也。

神降於箕。某氏謹事有年矣。三月晦日。禱之。示曰。陽極於餘。陰盈其魄。雖

底城邑。無有斬獲。君子知幾。三日而復。馬月南禍。空我北國。雁聲嗷嗷。凶威大盛。

賊於四月十六日至漢口。十七日登城。已空無人矣。日鼓吹野掠。夕歸漢口營。十八日省兵陳於江。夜二鼓。舟中發伏。郎機鉛子落賊營。賊驚宵遁。十九日。監軍率兵渡江。收賊餘燼。名爲洗巢。然賊去才二十里不躡也。先是左兵既下。楚藩諸宗及紳士商民。頗爲守備。招募幾數萬人。亡賴者咸就衣食。實皆無所可用。至是監軍以賊退爲諸軍功。賊所殺屍。就取首級。民有老病不能行。蒙賊免者。兵不免之。有市人嚴某。避於鄉。聞賊已去。父子歸。視其室。兵至肆掠。子受重創。而割其父頭。冒賞。子號白父冤。監軍取頭視之。見其貌瘠多髭。曰。乃父相爾。爾那能不作賊。置不問。

李節女。新寧令李國祚之女也。父貧且老。雖聞賊警。無以爲舟。女不解衣帶者旬日。夜則私備針工。父母不知也。十七日。倉皇出走。賊遇欲污之。女

且却且走。身被數創。尋至馬家湖邊。終不可犯。遂遇害。賊既去。得其屍於湖中。表裏縫密。爪痕透掌。膚色如生。字隱曰海水羣飛。士二其行。湖水澹澹之子徵清。視刃視飴。見衣見心。

按字隱或普封別號。志作有字。玩其詞意。斷非女作。

余三月中收一僕。自言關中人。王姓。大鏞名也。殺人避仇。匿於左軍小校。知左無戰心。因歸而投予。意甚堅。若有所信服者。殊不解也。十六日。勸予速避。自任居守。迨次日。賊至。民逃。鏞一身難支矣。始奔入山。迷陷大澤。爲賊偵迫。鏞貌魁岸。手一戈。十餘賊莫近也。有頃。賊大集。知不可脫。乃嘆曰。棄家而官。棄官而僕。今日之死。忠乎。孝乎。遂格鬥而死。

李么婦。某宅婢也。爲數賊所挾。驅至梅子山一別墅。賊力犯不可得。臨以刃。婦伸頸就之。突起抓賊面。流血。乃怒殺之。

時監軍王。已膺巡撫江北之命。爲藩府紳士所留。兵巡道李乾德。擢鄖陽

總制取路荆岳往赴。而王躡代兵巡職。坐鎮壽昌。五月五日。兵巡樓飲觀。龍舟舟中人忽登岸。大噪刦殺。即獻賊也。兵巡隨難民遠竄。賊入縣城。報至。省垣戒嚴。北撫以南非汎地。辭欲西渡江。楚藩及賀相公以下屢勉留之。至二十八日。北撫堅辭。賀相公流涕長跽不可得。乃聽登舟。而賊於二十九日五鼓。攻大東門。先三日有發某某通賊謀逆者。馮漸卿雲路以告賀公。公不決。密問北撫。北撫大笑。斥爲妄言。以是某某懼誅。謀益急。時賊猶徘徊馬橋。而城人速之。故夜馳。城兵雖不善戰。堞中頗饒守具。且無他可畫。不得不効死者。北撫屯兵江干。而所借鄖標。參將等營。俱犀銳。利速戰。北撫戒之曰。爾等皆我資。以鎮江北者。毋妄動。士馬物故。余不任其責。於是諸軍作河上逍遙。賊得肆意掘城矣。予偶返郡城。登樓望火。有沒而逃者。告余狀。哀之。作戰城南。戰城南。轉城東。城頭射東角。官船問東風。東風仗火。湖水熱。城東城南燎天紅。欲戰不戰。客兵笑。客兵自有主人翁。

謂司鼓莫辭。拔吾儕。母妻幼兒在城中。鼓聲死。砲聲放。主人翁駐河上。五月三十日未刻。大雷雨。城上人不能仰視。至有寒而仆者。雨止。各城巷口有白衣一二人。呼曰。賊已從某門入。於是婦女並出走。而守者內顧。賊登其瑕。遂不守。自王府至庶民。殺戮以數十萬計。而官於茲土者。俱有舟隨北撫。涉流而上。惟徐長史一人死焉。執都司使朱鼎祚不屈。斷其左右手。縱之。血刃三日。三日後封刀。而被驅於江者。又十餘萬人。火七日不絕。王府及百官司黃鶴樓皆火焉。楚王老矣。賊不加刃。溺於河以死。賀公被執。賊猶稱爲先生。公閉目不語。昇出。死於登子湖。孫明銓執至洪山。罵賊而死。馮雲路以先發逆謀。死極慘。貢其志聞變。冠帶北面自縊。死。孫明鏞。劉康。汪陸廷。周秉銓。徐堪。赴水死。其餘蕙蘭摧折。瑤璐委塵。莫能悉數。宗室之在逃者。爲仇人暨諸無賴窮索。以與賊。或殺或溺。又亡慮數十人。然無一人屈膝求免者。漢陽官民還。定彌月。至是又一閔而散。

仲節女。浙之湖州人。隨父賈於楚。有殊色。城破從羣婦出某門。賊止之。有頃。令索婦女首。執仲。仲髻面披髮。大詬罵賊。賊復具馬。命二賊挾上。馬還墜。傷額。終不肯往。賊脅以刃。曰。身往何如。頭往。仲曰。頭也。遂取其頭。而令再索。得一婦。亦涕泣不肯往。羣婦慮及已。擁之付賊。竟馳去。嗚乎。此婦又何不幸歟。

賊改武昌爲天授府。江夏縣爲上江縣。自稱西王。設僞官。以李時榮爲巡撫。謝鳳洲爲天授府知府。沈會霖被執。以爲漢陽府知府。以燕厥中爲漢陽縣知縣。餘置官有差。未幾。時榮死。鳳洲代爲巡撫。

四月之亂。避者咸使舟。吾郡乃多舟矣。六月中。賊分道要掠之。凡得舟數萬。所殺稱是。予家雖陸居。而餼糧盡載二舟。又泊最僻處。至是亦擄去。予至此日。不能再食云。

賊大索紳衿。禍且不測。里中先輩數人。流涕曰。吾何惜汗其身以紓難。盍

姑往以觀所爲。於是賴沈會霖保持之。皆得放回。沈故安陸人。機警有膽智。善騎射。先是曾陷賊營。彌歲。賊愛其才。欲留之。以計得出。壬午。領鄉荐第一。賊有謀士潘獨。齏者。舊善沈。時爲諜於省。擒而斃之。沈力也。城破。沈有老母在。故不得去。獻賊。見而悲之。曰。若固背吾義。又殺吾潘某者。不可赦也。左右固請得免。遂使守漢。漢之人士。賴沈護救良多。謝鳳洲亦庚午舉人。自受僞命。卽已逆施。及代李時榮。益恣威福。每撻辱親故。如不相識者。沈告以賊不堪恃。不顧也。沈尋以奇計脫其母。因逸去。不知所之。有言府胥秦某實使去者。賊執訊之。辭不遜。乃並秦妻子沈之江。僞提學試士。士往試者亦十二三。其高等卽授僞官。亦有稍稍知筆墨者。趨若鶩焉。

沈會霖之去也。賊更命彭永觀來。而僞縣燕厥中。益無忌憚。燕素無行。里中無賴子也。方春。欲因亂傾某家。諸士攻之。爲學師所撲。時學師潛住湖

間。燕百計覓獲。鞭楚極毒。又間中富人子以危法。借賊威以恫喝不如意者。

僞教授龍貫示曰。西王以七月十五日幸學。諸生其先期齊集。攷古天子幸辟雍儀注。以不負西王。矢其文德。洽此四國。至意毋忽。

左將軍雖逗留潯江。賊尙憚之。鄖總李公乾德保岳州兵甚盛。有山陽老羆之倚。闖置僞防御於荊公。屢誘敗之。賊亦心懾。數遣突騎。無隻返者。賊兵皆統於假子四將。頗有可圖。予命家弟渡江偵之。見省城不過數賊首。譏關未有警備。精騎亦無多也。

王石嶺會篇。熊次侯伯龍。朱開子天慶。時過從余。並言賊可圖狀。從叔妝寧曰。世豈無要聶。此一劍之事耳。予卽沮其論。恐語泄也。後病瘍足數日。候諸子不至。獨酌長歎。時七月十五日。因作起義討賊檄文云。

逆賊張獻忠者。榆林逋戍。秦隴無良。始舞角於河中。爰狴牙於關內。炤逞

襄樊之變。毒窮黃蘄之間。比以奸撫。包藏禍心。而俾怨民。構成隙志。金根
晚出。玉葉風飛。戕億計之蒼生。殞四朝之黃耆。舐鱸盡水。載罪猶沈。鈎戟
齊山。礫凶莫殫。而方肆謔殿上。如狙駭衣冠。敢藉寢門。似蔡居山藻。誘婪
衿以僞職。劫備販以淫威。豈意獶遂依溫。犬不吠跖。輿言及此。能不填膺。
走也枕靈姑鉢而涕零。望瑤琅根而血繼。土風可操。空戴南冠。非種當鋤。
寧孤左袒。嗟乎。吳也越也。猶存共濟之心。叔兮伯兮。忍負如充之耳。爰申
昭告。用播同盟。無後義旗。率先仁路。方今援勦雲集。王于輿師。尙其赴愬。
雷奔。我能復楚。凡百君子。無恩黃三賊子之恩。兆億健兒。當義南八男兒
之義。城借一以必克。戶雖三而可興。則王氣黯然。公孫應斬。落星處。而屈
指定計。楊么合擒。八日中矣。

熊次侯見而謬賞之曰。郡人劫於積威。無勇可賈。吾輩但行其筆誅耳。無
事效杜征南勒石。一高山。一深谷。祈後世名也。熊復援筆成論。僞官檄。詞

更古漢。義聲振於簡外云。

蓋聞志士修名。垂節義之事。哲人守命。達順逆之機。是以天水阻兵。班生著諷。清河拒賊。李崕乞師。功則巍乎。忠之至也。爾僞官等。曾廁儒服。豈味舊聞。自治亂相尋。亦奸宄時有。漢則黃巾赤眉之慘。唐極仙芝巢甫之雄。及我大明。復有和尙千斤。劉六劉七。此皆盜之劇者。蓋亦興也勃然。然而好殺絕天。宣淫滅類。偶爾張威螳臂。咸出萬死之餘。一當稱制龍蟠。必無十年之運。綠林夢醒。而人歎白頭。赭服身分。而魂慚青史。適足以動明王之憂患。徒以成大將之功名。在古速亡。撫今知弊。乃爾等卑者迷於見利。高者自謂識時。挾此兩端。遂成千錯。夫我皇上親賢遠佞。旣無清君側之名。蠲賦省刑。豈有罪萬方之失。特六師暫稽於邊土。故八伐稍頓於域中。而死賊張獻忠者。狗盜迫於飢寒。鷓張成於將相。昔飲襄陽之水。所不忍言。今食武昌之魚。殆亦有故。此匹夫能鬥之虎。亦女子可當之熊。茲者天

岳一軍。凶徒五賊。固其效也。某等慟楚國之亡。其君無罪。察歲星之在。我武惟揚。已通謀於五路諸侯。更布心於爾百君子。蓋改過者春秋所大。而魯從者帝王弗誅。爾父死之。爾母死之。戴天之義。謂何。身請爲臣。妻請爲妾。沼吳之情。安在。滄上積山高之骨。豈昔暴而今仁。漢南絕野。渡之舟。實內貪而外狡。衣冠展其戲譖。懼秦國之坑將。興筦庫侈其金錢。恐洛口之倉易盡。嗚乎。使慶緒以歸朝而弑父。雖子儀可以無功。若宏正能誓衆以尊王。即李絳何難請賞。唐將嘆朝廷之喜負。坐失狼封。蠻夷畏中國之有人。矧茲鼠竊。

八月朔。朱開子曰。吾欲以二檄爲徐夫人七首。試取僞官縷血。誰同往者。熊子欣然。而家弟病新起。與共登城。城中頗聞官兵消息。守甚嚴。諸子辨色始入。以問。自人叢中投僞官案。旣啓。械視之。口噤心悸。不視事者三日。而左將軍前鋒至矣。時鄖院李遷偏沉。總制去岳。賊以破岳據之。諸領兵

復省會者。屯瓦礫場。更不可得賊矣。子遺之民。稍稍再掠之。或被以名曰。此從賊者。是又一亂也。

歲在協洽。律中應鐘。魏子弔乎鄂渚。水咽林號。風酸霧苦。晝見宵燐。人聞鬼語。餘息百一。游魂什伍。黯然疚懷。泣其寢處。乃作哀江南之詞。詞曰。嗚乎悲夫。白星次野。黑雲壓城。湖沸魚吻。山裂鳥驚。心凜折旗。膽落飛弮。劍焉其光。半已敗者之鼓。無聲。骨相屬而藉。血各染以嘔。猩濁流既投。兮魚鼈見腐。肉不去兮。烏鳶爭。爾則金虎摧墮。銅駝揮斥。文武道盡。全灰禮部之書。仁義學成。誰揀相公之髀。長史志一劍以答恩。將軍斷雙手而何惜。承華檐而毀芳貞。窺宮井而牽明燼。塞朱顏之幽窻。奚虜辱之弗擇。嗚乎悲夫。楚之構禍。何斯極也。方其席熙恬。履盛泰。衣南服。雄吳會。景陳子。建游之讜言。聽孫郎怒鐘之未艾。詎號澤於襄樊。恃長江之如帶。乃其君之疑譌。俗之已汰。豢豕獄鯨。王孫無賴。蓋天道之必讐。豈人爲之可丐。是

以鐘拂然而莫索。缶自起而窺廉。巨人之頭。在淵者五。墀雞之卵。僅晨而三。黃鶴踐乎妖夢。白雲示其兵占者矣。方今大寇鬱塞。官軍丁零。矢一加而不散。風千里以猶腥。魂兮恍惚。生者冷澌。冀剪此而後朝食。或鄙辭之動辰聽。豈比辛於弔古之文。齊悲于思舊之銘者乎。

獲僞官彭永觀。彭永侗。燕厥中。甘六。席仲瑛等誅之。謝鳳洲先病故。土人仍斬其頭。餘脅從悉從輕典。而北撫仍以原官蒞任矣。

縣志。魏晉封。字賞延。工舉業。兼善詩歌。崇正丙子舉人。獻賊破武昌。作戰城南哀江南詞。以寫其憤。復草討賊檄。計圖起義。以母老未果。弟晉疆。字甸曾。少豁達。好經世之學。康熙己酉舉人。任黔陽教諭。吳逆亂。委督軍需。轉輸無誤。上官方以能荐。旋病卒。按哀江南詞。志所採楚文粹者。絕似一篇駢體文。與此不同。豈爲後人所改作歟。茲存其原藁焉。竹中記後附酉除集一卷。乃甲申至戊子五年中詩也。易水寒云。田光死。

早漸離死遲。合以從荆事可必。光既老。武陽少。高郎筑聲天下妙。豎子往不返。雙瞳一霍筑聲短。霍雙瞳。燕臺空。羝羊乳云。既不能降。又不能死。入虎穴。生虎子。靡哉李陵奚寧爾。羝不能乳。雁不能語。漢天子。自神武。漢臣既能不降。又能不死。乙酉除夕雜詠。其六云。空負頭上巾。願厝火積薪。欣然臥其上。請焚莫及晨。忽夢卷中士。乃言是前身。幸無待焦爛。蓋究我汝因。哇中穠可熟。門外柳無塵。今夕醉不死。明年酒復陳。按同時又有謝淳培。字應侯。江夏人。著籍漢陽。天啓甲子舉人。好學能文。癸未五月。獻賊逼會城。受當事命守城。朝夕盤詰維謹。城陷被執。不屈死。

朱天慶。字開子。生而穎異。工書善詩。姊適胡。年十九而寡。茹貧守節。撫孤甥如己子。獻賊之亂。負母携姊而逃。遇賊刃受創。猶左右翼蔽。母姊獲免。孤甥被掠。母姊日夕對泣。乃不避烽火。走九江。穿重壘。求得之。壬

辰歲大侵。率郡邑士請蠲本年田租。觸當事怒。欲置之法。開子厲聲曰。我死租可除。賢於生矣。其生平抗節如此。亦豪士也。順治甲午。以明經授知縣職。未任卒。王士謙。少有至性。獻賊陷城。欲刃其父。謙以身蔽之。被數創。忍死不釋。賊感動而去。父歿。與兄士乾。廬墓三年。居恆澹泊。吟嘯自適。順治丁酉。舉於鄉。授任邱令。未任卒。江油然。字元白。諸生。貌魁岸。多膂力。喜談方略。諳兵制。崇正中。寇氛日熾。油然結鄉勇。勵以大義。爲捍御計。值左帥部校惠登相有潰卒。由豫入境。焚掠縱橫。油然率數百人。相持於後襄河。凡六七日。卒莫能進。從他道去。事平。撫按褒其功。授以職。辭不就。

縣志王會篇。字治徵。崇正丙子舉人。任武昌教授。獻賊將至。或勸遁去。慨然曰。官無尊卑。食其祿者死耳。城破。遣子澹。由濠出。閤門三十餘口。同時殉難。又能任氏。舉人熊鳴盛妻。江夏待詔家相女。夫歿。孀居教子。癸未。獻

賊破武昌。氏適避亂季女家。聞賊至。死之。女亦從死。以子伯龍貴。贈淑人。後晉贈一品。按此二則。記中未及。且言王熊朱三子。時相過從。則王之不死。熊未喪母可知。豈王會篇又屬一人。抑壬癸以後。洊亂相仍。熊母死烈。王子死忠。或在獻賊逆亂之後。而志誤書歟。

又羅喻氏。羅漢鼎妻。左兵侵掠。氏挾二子避月宮橋水邊。被劫。加以刃。血流被面而死。周江氏。生員周諷母。癸未被左兵掠獲。大罵不屈。被殺。按當時左帥縱兵不法。直與流賊等。談之真堪髮指。

滔天錄。張獻忠破武昌。據楚府。設五府六郡。開科取士。其僞制曰。未識天命。敢抗大兵者。我已替天剿殺。草野賢才。應合進用。所在教官。束帛敦請。題爲道得衆則得國。取士三十人。狀元爲漢陽陳鈺。住河泊所。陳生而有紅斑。若元字者。在左肩。年已六十。始中僞科。賊敗後。憤不能拒。終身不面。西云。

道聽錄。萬歷中。礦使四出。而使楚者爲陳奉。奉市井無賴。最無行者也。所至土人皆持瓦礫御之。勝者方不敢入其境。不勝則入據之。久之。爪牙漸多。亦無御者。遂開府於武昌。歷巡郡縣。其出也。車馬供帳。擬於王者。奉危冠。翔魚。獐龍服佩。使者受八座。牽輓幾二十餘人。若天子步輦狀。稱曰千歲。得淫奴家婦女。與同坐臥。采倡爲鬟婢。所之皆呼爲千歲國太。蒼頭虛兒。鞭撻郵吏。重者死。每至郡邑。索厚賂。未遂左右意。猶不免考掠。不肖長令。爭博其歡。市井險滑少年。俱行金錢竄籍中。或主奏記。或主謀議。或主出入。實名甚多。又於各郡邑布列徵稅官。雖小市亦有五七人。其曹朝爲傭屠。夕卽冠進賢冠。建高車黃蓋。出入里閭。直入郡縣堂閣。稍與抗。卽告之奉。上疏以抗旨逮。謀取富民資。輒告其冢墓。地生金可采。富民懼掘伐。傾家以賂。稅官始罷。或言懷寶器及非法御用物。匿不報。當罪。其有讐者。有小睚眦者。卽籍其家資數目報奉。奉遣人逮之。咸又竭資行賄。祈免。以

是三楚富家殆盡。括十進一於奉。奉又十僅上一。諸稅官緣引日益多。民坊酒食。皆不敢索值。強淫民間子女。占歌舞妓。民皆怨恨入骨。壬寅。奉居武昌舊帥侯邸。大作威福。金錢日至無算。奉大喜。浸無他志。而民不堪剝刻。共起燔其居。奉急從後垣走入藩府。獲免。因縛其左右數百人。投之大江。漢陽人聞之。亦相聚縛其使。如武昌。每投一人。兩岸諸民。皆拊掌大笑。爲樂。三四日不盡。得奉之姪。不復投。命其四據若犬行入水死。諸郡悉攘臂起。縛稅使殺之。不可計數。官不能禁。

縣志。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六月。督標裁兵。夏逢龍。鼓噪聚衆作亂。巡撫柯永昇自盡。遂陷武漢等郡。提督徐治都。奏六月。擊敗賊二萬人於應城。七月初十日。南陽總兵史孔華討夏逆。賊據漢陽。我師越北城而入。賊開南門遁武昌。十五日。賊乘舟來犯鮎魚港大營。官兵擊走之。十八日。武昌僞官獻城。縛送軍師妖僧大元。二十日。黃州生員宜畏生。擒逢

龍磔於軍門。漫志逢龍小名包子。先是民間有包子不過三口之謠。三口者。不出三江口也。果於黃郡擒之。

彭心錦歸。飄六首。小序云。丁卯春。薄游江南。明年六月。聞楚裁卒背叛。蹂躪四郡。有旨命振武將軍。帥各路提鎮會勦。余隨戰艘而上。過九江。靳黃一路。民盡流離。野火燒邨。積屍橫岸。羅賊害者。慘不勝述。觸目寓感。遂成六律。去路春方麗。歸舟秋已分。思家難縮地。仗劍學從軍。鞞鼓連朝起。兵聲徹夜聞。萬金書不至。愁斷楚天雲。炎威驅未了。烽火又頻驚。才報軍樊口。復聞駐鄂城。有天迷戰壘。無計問歸程。願得新秋雨。西征洗甲兵。此際仍平世。風聲訝是兵。陰房餘鼠竄。衰柳亂蟬鳴。未戰屍流岸。將宵鬼聚營。古來師旅出。雞犬不相驚。人是逃亡賸。城經戰伐空。舊知誰在眼。破屋任飄風。烟起烏林黑。燒增赤鼻紅。攝衣聞慨慷。千古見藏洪。勁旅方才出。游魂已不支。捐生憐陸泳。給賊仗周崎。亂荻藏奔

馬昏沙撲死屍。饒歌雖奏凱。滿目尙流離。江漢歌周雅。山河拱帝京。隕風當再振。野日好重明。疲敝須加惠。招來莫壓城。中流思濟者。仗策媿書生。

又大安寺鐘銘。宋嘉熙四年。孟珙鑄。今移江夏鐵佛寺中。鐘上層。珙結銜。後布捨姓名。大半剝落。按嘉熙四年。珙於漢口置屯二十。以養新兵。其鐘之鑄於李家洲。正屬管內。今洲已湮沒。鐘之移置。未審何時。銘序脫落。不可句讀。其末云。波心潮出。個家風。般般無欠。欠金鐘。淨心竭力。功圓滿。渴得金烏離海東。嘉熙庚子七月中元。漢東孟珙撰。

宋黃幹申京湖置制司辦糴米略云。照得本軍於二三月間欲旱之際。嘗出那帑糴到米六千石。已而不雨。種不入土。細民嗷嗷。本軍又逐急節次收糴。得米一萬四千石。然所糴之米。盡是長江上流諸處客米。其糴於漢口者無幾也。以六千石準備十個月軍糧。以一萬四千石準備賑糴人戶。

本軍城下。並漢口共三千家。除能自食者約千家。尙有二千餘家。皆貧乏糴食之人。

蘄州顧景星。字黃公。康熙辛亥。舉博學鴻詞。放歸。著有白苧堂集。嘗爲徐參議作漢口義塚碑文云。月令孟冬。掩骼埋胔。所以息蕃沴。達陽氣也。漢制因之。刺史守令之賢者。賑卹訟獄而外。視茲爲重。宋富仲公知青州。大旱。飢民死者。爲大塚葬。自爲文以祭。康熙辛亥。知備參議江寧。徐初入楚境。歲適告凶。多方賑救。所活不下數萬人。老弱疾病不起者。量給薪藁。遠方饑殍。或屍浮江上。多年淺土。或狐搯虎跑。公申命地方。悉行收瘞。而蘄則耆善某某。僧某某。聞聲興作。募築叢塚。收骨千有餘具。漢口近爲沔陽流民占寓。魚渡爲業。小舟鳧雁。點點江面。操楫雖多。覆溺不少。公因造快船於沿江險闊處。專伺風決赴救。買田以贍水手。買地以備掩埋。舊日窮困無力。棄置風雨草莽。及揭櫫以待。無人收葬者。而今皆得黃壤七尺。青

蒿一叢。嗚呼。秦獄之蟲。苦酒頓消。螞蟻之墳。春風亂聚。誰謂死者之無知哉。使上之人。寬賦詳刑。哀矜勿喜。民得養生。喪死無憾。物勿夭札。水旱不興。豈非堯舜之盛治。有司之奉職哉。是用鐫石。以彰公德。垂永久。其義田若干畝。塚地若干丈。費價若干兩。勒諸碑陰。

鄧州彭而述。號禹峯。崇正庚辰進士。國朝官廣西布政使。漢口備水火二災。引其略云。漢口居民稠密。二水奔湍。祝融風濤。其災非他處可比。新安程子雲。偕其宗人楚巒。倡捐蘆席千萬。遇火災。則給被災之戶。搆舍棲息。造巨艘二。放乎中流。每日挽救渡生。有合於春秋做事興材。候疆視途之制云。

明正德時。有李道士。住武當山。日惟噉麥麩。人因呼之李麩子。言吉凶多中。嘉靖間。荆永定郡王禮聘至蘄州。問長生訣。對曰。修身齊家。千古聖賢事業。長生之妙訣也。賜金帛不受。辭歸。至漢口。臥舟中。忽亡去。王後以事

幾廢。思道士言。改悔前非。卒稱賢王。謚端穆。

彭念堂李士鼈傳略云。士鼈字宇載。漢陽人。萬曆壬午舉人。爲學一本實踐。不事浮飾。江夏郭文毅正域。雅推服之。初知四川安縣。以能擢守太倉州。州繁劇。號難治。多橫強。魚肉鄉民。有武弁恃閹宦勢。奪寡嫂產。誣及帷薄。因私人以屬鼈。鼈佯諾。庭訊時。亟數其罪。寘於法。豪滑皆斂跡。久之。與文毅門戶罷歸。解纜時。一道士求附舟。鼈納之。行數日。羣盜來劫。不知其無有也。舟人惶懼失措。道人徐起。出袖中雙鉞。圓徑五寸許。繫以銅索。迭爲收放。勢如電光。刺二人於水。餘乃散。其夕。道士曰。吾乃部民。感公廉。所以報也。長揖竟去。

按此文寫得聲色可畏。宦游囊重者。讀之。能無駭然。

歛吳美堂業。齏漢口。富而好奇。得一研。寶甚。嘗持之。溺水。比得救。仍持以起。有關東安阿三者。亦以富俠名。聞吳研。遣賓客厚餽。欲得之。吳不應。因

託借觀。復以重價酬。亦不可。乃張盛筵。出六美姬。指一殊色善琴者。求換。吳佯曰。君明當出研。俟余賦詩與別可也。安大悅。吳歸。覓一健者從。及研出。故爲歛歔撫摩間。遽授健者持走。安追之不及。因大笑。掉臂去。黃岡吳德芝爲賦研不換妾行云。莫笑鵝眼石。不換蛾眉人。我石患難曾同身。蛾眉雖好來方新。得新捐故何辜恩。九賓設次險一擲。誰知趙璧竟不失。君仍巫山尋雨雲。我自南宮拜袍笏。高人嗜好各癡癡。一事風流兩得之。

按。吳德芝工詩文。以明經終老。有賣古畫買棺一絕云。賣將古畫買蝸兜。黃土青山好自由。莫笑詩人窮徹骨。也誇死具亦風流。自注。蝸兜。棺名。其襟懷曠達如此。集中古文。得力韓蘇。如四十八寨記。可補野乘之闕。書天主教事。可警世之愚夫愚婦。書杜和尚事。色色生動。絕似壯悔堂得意之作。錄之以資談助。

黃州四十八砦記曰。明正德間。河北盜劉六。劉七。齊彥名等。蹂躪吳楚。

蘄黃。瀕江之民。皆入山。依險結壘。以相保聚。而寨以名焉。迨張獻忠羅汝才諸賊猖獗。城郭破壞。殘民逃入山野。立寨者益多。自黃岡馬家潭次第入山。爲砦者四十有八。今知名者四十有四。界黃岡麻城羅田三邑之地。然民初倚寨爲固。以藏財賄。而奸民利之。因與賊通。譟報鄉導。舉火內應。屠戮之以分其財。兼以報怨。而寨之受禍烈矣。又每一砦必推一人主之。而奸黠不馴者。藉端生事。害與賊等。寨之在黃岡者凡二十。曰馬家潭柴張家寨。金盆寨。波金砦。白雲山寨。何家山寨。蛟蟲山寨。天馬山寨。淋山河寨。城山寨。願期山寨。石人寨。大崎山小崎山兩寨。劉家壩寨。桃黃寨。桃花洞寨。沙畷松湖水寨。在麻城者六。曰石子寨。觀音寨。得勝寨。五岫寨。東義洲寨。蘇石壩寨。在羅田者十有八。曰天堂寨。周家山寨。里木壩寨。銀山寨。古蒙砦。尖棚砦。石柱砦。雪牙山寨。豪猪山砦。八龍寨。獅古火寨。光山寨。觀音山寨。大羅砦。仁守砦。雁門砦。涂家砦。

揚旗寨。天堂山者。元末徐壽輝僭號地也。後併於陳友諒。實爲天險。明興。其地廢。明末復立寨。聚十餘萬人固守。賊不能攻。未幾而疫死殆盡。無一歸者。當其時。郡城旣破。城內外虛無人。賊方踞回龍山。黃岡新令孫自一抵任。無所歸。縣學生王光叔奉之爲大崎山主。易明甫楊維尙陳於藻等。踞白雲山。遙相犄角。兵卒精練。與賊血戰。黃岡民尙有子遺者。亦諸砦力也。賊陷梅家湖。縣令率鄉勇往救。歿於陣。而國朝定鼎矣。英王在九江。傳檄山中諸砦皆解散。獨大崎白雲兩寨不下。總兵楊廷機。副將線某。先後討平之。王光叔就擒。易明甫自歸。事聞。得寬旨。尋以不難髮。朝命誅之。而宥其妻子。楊維尙來降。皆得旨安插本縣爲民。惟陳于藻隱匿不出。而諸砦已歸民伍。康熙甲寅歲。吳三桂逆據湖南。麻城鮑世榮周鐵爪僧頓徹等。乘釁倡亂。踞東山。東山者。龜峯諸寨之總名也。黃岡人何士榮。陳于藻。杜純甫。鄒君升等應之。踞大小崎。勢頗熾。

時大兵在荆岳間。當事議請兵不及。黃州守于成龍率鄉勇三百人。黃協把總吳國禮。杜保率城守兵八十餘人。同武進士張文先生員黃右生。練長陳君木等。追至黃土岡。力戰破之。國禮中火鎗死。後官蔭其子。陳于藻來降。擒何士榮。捕斬醜類。鮑世榮僧頓徹等皆伏誅。斬殺過當。多橫死。然自此大創。不復反矣。加以康熙數十年。生聚教訓。田地開闢。四十八寨。僅有敗瓦墮垣耳。康熙戊辰夏五月。督標裁兵。夏逢龍造逆。破武漢黃德四郡。不兩月。提標中軍郭忠孝振武將軍瓦岳合攻之。逢龍敗於京口。其黨胡耀乾已反正。閉武昌城門弗納。逢龍潛走黃岡。入東山。將圖距險再舉。至白雲山。方事嘯聚。生員易維恭等計縛之。獻於瓦將軍。訊實。磔於黃東門外之五里墩。亂平。嗣後野無風鶴。山盡田疇。經今五十年。不獨諸寨之地跡。不可追尋。并其名目。亦不能盡識。蓋天下之平也久矣。雍正乙卯歲天中月記。

書天主教事。曰西洋國天主教。前未之有也。明季其國人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先後來中國。人多信之。其術長於推步象緯。使之治歷。頗有奇驗。又善作奇技淫巧。及燒鍊金銀法。故不耕織而衣食自裕。浸假延蔓各直省。郡邑建立大廟。曰天主堂。宏麗深邃。人不敢窺。而各以一西人主之。細民願歸之者。必先自斧其祖先神主及五祀神位。而後主者受之。名曰喫教。人按一名。與白銀四兩。榜其門以赤紙。上畫一長圈中列十字架。刀錐鉤槊等器。或曰其所奉神以磔死。故門畫磔器也。每月朔望。男女齊集堂中。閣門誦經。及暮始散。有疾病。不得如常醫藥。必其教中人來施鍼灸。婦女亦裸體受治。死時。主者遣人來殮。盡驅死者血。屬無一人在前。方扃門行殮。殮畢。以膏藥二紙掩屍目。後裹以紅布囊。曰衣胞。紉其項以入棺。或曰借殮事以刳死人睛。作鍊銀藥。生前與銀四兩。正爲此也。故死時不使聞知。及不聽其殮法者。謂之叛教。卽令多

人至其家凌辱。百計權四兩之子母而索之。窮民惑於此。每墮其術中。而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皆幾其鍊術可得。相與尊信之。稱之曰西儒。而其主於所在地方。必與其長吏相結。厚餽遺。有事則官長徇庇之。以故其教益張。所刻口鐸一書。其言謂萬物主於天。而天又主於天主。一概圓邱方澤。光岳祀典宗廟祖考。皆極其唾罵。而惟一心致敬天主。又言自無始以來。倘非有天主操持焉。則天久騫崩。地久翻覆矣。又言天主之神。則生於漢哀帝十四年。其說之狂悖如此。工繪畫。雖刻本亦奇絕。一幀中烟雲人物。備諸變態。而尋其理。皆世俗橫陳圖也。又能製物爲裸婦人。肌膚骸骨。耳目齒舌陰竅。無一不具。初折疊如衣物。以氣吹之。則柔輒溫煖如美人。可擁以交接。如人道。其巧而喪心者如此。康熙中。吾邑令劉公澤溥深惡之。議毀其廟。逐其人。胥吏有從其教者。懲以重典。不旬日而上官下檄。反責以多事。蓋錢可通神也。雍正二年。浙江

制府滿公上言其惡。朝廷納之。禮部議覆。奉旨西洋人留京辦事人員外。其散處直隸各省者。應通行各該督撫。轉飭各地方官。查明果係精通天文及有技能者。起送至京效用。餘俱遣至澳門安插。其從前曾經內務府給有印票者。盡行查送內務府銷燬。其所造天主堂。令皆改爲公所。凡誤入其教者。嚴爲禁諭。令其改行。如有仍前聚衆誦經者。從重治罪。地方官若不實心禁飭。或容隱不報。如之。三月吾楚制撫軍檄來黃。盡逐其人。以其堂爲義學公所。百年污穢。一旦洗濯。因喜書其事。書杜和尚事。曰。靖江天柱縣。邊苗地也。有一徑。方四十里。可達黔中。郵遞甚便。而叢箐荆杞。彌亘山谷。諸苗穴之。以肆剽掠。有行僧杜和尚者。能詩歌。語天下事如指掌。明末高人爲僧者也。武勇絕倫。熟游其地。欲闢此徑。募積多貲。具鋤斧。願健夫百餘人。力事斬伐。月餘成坦道十餘里。諸苗羣阻之。杜持鐵杖。可五六十斤。獨戰斃苗三酋。餘皆披靡散。凡

三月。竟成康莊。當事擬旌之。笑却去。遂結庵中途。獨居以護。送來往數年矣。一日晌後。有異僧負裝挂木械大刀入庵。釋任呼杜具湯沐。聲甚厲。杜訝之。方事水火。俛首竈前。僧入其厨。睨地有鐵火叉一足。躪之。即一足踏杜頸。杜一手起。僧迸擲牆上。額破。僧起奪火叉。挺木函刀來砍。杜急拾木片八寸許。左右革避。應削且盡。因奪門出。僧疾追走二三里。時黃昏。杜望山走。渡小木橋。因猿挂橋下。僧過橋追之。杜從下曳其足。僧墜沮洳中。杜下奪其刀。問來故。不應。杜欲殺之。亦不應。固詰之。乃曰。知爾武勇。欲降爾相幹一事。今不諧。殺耳。復何問。杜歎曰。吾老矣。天下大事。亦久灰心。况他勾當耶。然爾敢忤我。亦有膽識者。携手歸庵。具湯沐飲食。詰朝別去。杜後語人。吾黃岡人。先人邱墓在黃。今年暮思歸。正首邱。言之輒歎息泣下。後不如所終。康熙戊子。靖州人遇吾友皮孝廉日升。問杜已歸黃否。皮固不知。因告予以其詳。余聞而異之。因書其事。

將訪諸吾邑之杜氏云。

江紹蓮聞見閒言曰。外舅吳曾庾公歛豐南人。言其族兄屢晉公者。奇士也。富而任俠。武藝絕羣。尤精劍術。嘗客漢口。一日有老人携少女造門請較藝。公接之。視其女。年十四五。鬢鬢垂肩。神清若雪。異焉。問姓名不告。曰第比劍耳。因約郎官湖上。尅期去。及期公往。女已先在。捧劍立。繡裳文衣。非劍裝也。公語易服。曰不必。語次。白光一閃。已及公頂。急出劍敵之。一劍又起。但聞颯颯有聲。白光圍繞。女隱躍光中不可見。而鋒芒駭疾。公愈退。劍愈逼。時觀者千人。咸木立神悚。無敢誼。公大懼。奮躍出八九步外。曰神技也。止止。毋過迫。女乃止。視公微笑曰。君能敵我。亦大不易。無怪師云。爲及門高足也。公異其言。詳詰來蹤。則授女術者。即公師也。嘗道公能。故來一較耳。然終不通姓氏。公留之。不可。贖以金。不受。竟去。後公他伎。悉以傳人。惟不言劍。

按。紹蓮字展聯。又字依濂。歛之橙里人。貢生。好學。癖吟詠。又善搜羅奇聞異事。著聞見閒言數卷。

又李拘枝。不知何許人。康熙間。乞食漢口。一飽外。盡飯飢者。賈翁某。覺其異。頻呼而餉之。割門外舍與棲止。李且游都市。夕歸宿。有年矣。隣有孝子。母病篤。醫藥無效。或謂李非常人。盍求之。孝子晨潔衣冠。跪請李所。李臥不顧。孝子請益力。李笑曰。君真癡矣哉。我乞人。奚能爲。顧君念良摯。宜爲計。越三日。岳陽樓有烹牛脯者。取以啖母可也。孝子以岳州隔千里。難三日。再請焉。李怒曰。事急求吾。而不用吾命。曾有爲人子而憚勞若是哉。擊以杖而逐之。孝子迫母疾。姑買舟行。挂颿。風迅如矢。三日竟抵岳陽樓下。登岸物色。適二丐踞地共食。窺之。牛脯也。喜極。乞其餘。吝不與。奪而走。丐追焉。孝子以母疾思肉告。丐曰。爾其詭我哉。旣爾且將去。但屬李拘枝。母多饒舌也。孝子聞而驚問拘枝何如人。丐忽不見。比歸。出肉療母。頓瘥。

往謝李。李已病。越數日死矣。賈翁憐而瘞之。後十餘年。有客從蜀來。以書達謝。兼致雙履。啓緘。乃拘枝名。而履則翁子婦向施爲拘枝殮物。始識爲仙。其死也。殆爲人所覺。故幻去云。

縣志。李與機。服氣者流。不知何處人。寓漢陽。初不著名。順治末。有黃孝子者。母病。問禱於乩。言求李與機可如意。旦日。當出朝宗門遇之。並述其形狀。翌晨。果遇與機。如乩指呼救。李愕然曰。誰爲爾言我姓名。時冬雪盛。率孝子至大別山巖中。覓草一莖。若蘭者。曰服此可延壽一紀。黃母頓瘞。自此供奉李者盈集。而李惟終日跌坐。閉目不言笑。嘗月餘不食。氣蒸蒸自若也。康熙丁丑。張真人祭武當。過漢口。見李舉手曰。道兄清福。努目不答。噉死鼠腐蛇如故。人見之。皆嘔吐。真人笑曰。伊所食乃碧蓮耳。康熙五十六年夏。忽不知所往。按漫志云。拘枝疑卽與機。傳聞異詞。故同有孝子求醫事。而歧其說也。蓋聲相近。或誤呼耳。

仙爹不傳其姓氏。順治初。僑居漢口之由義坊。言未來事。輒奇驗。一旦指某處當火。急持杯水周行十餘家。後果火。而所行處得無恙。解孝廉乾濬子以痘殤。瘞尼庵側。尋復甦。里人陳姓收育之。解未之知。嘗以無子爲憂。仙爹慰之曰。汝子已長成矣。初以爲誕。康熙己酉。解遇小兒於途。訝其貌。而詰其細。因聞於官。得歸。時有作絳紅袍傳奇。以紀其事。於是仙爹名益著。人競供給之。卒葬大別山腰。表曰。仙爹墓云。

僧二日。字東白。乃儒家龔氏子也。髫年卽薙髮。於漢陽城西蘭若。初不知書。後忽徹悟。凡五燈三乘之奧。悉能會意。駐錫江夏靈湖寺。大倡宗風。久之。仍歸漢口。晚善詩歌。有栲栳集傳梓。尋梅云。清曉帶殘夢。尋梅獨往還。風聲橫北雁。日腳下南山。古木蒼烟外。孤亭峭壁間。明明不是雪。猶隔水瀼瀼。句如囊空詩思苦。邨暮旅魂消。花從今日見。春自舊年催。客路孤村晚。僧鐘落日斜。邨春飛木葉。漁笛散江烟。烏依厨寄食。雲傍樹生衣。隨水

桃花終不返。黏泥柳絮更難飛。好雨過門催臘去。和風入幕報春還。皆可誦也。

按東白名蕙且。住栲栳山寺。故以名集。蔣東衍魯傳。漢陽人。布衣。自號六經日用居士。著有願學堂藏稿。贈東白和尙有野客無機事。僧閒洽古情。疎簾度花影。淡月落鐘聲之句。又有釋圓昊。字旦庵。一字辰山。住西庵。有口頭語詩集。月影兒。雲游白下。歸住黃安。今來漢鎮。過訪云。握手驚相問。棲遲何處山。昔聞遊白下。今喜住黃安。衣袖雲全染。須眉雪半殘。石洋湖上月。別後作君看。他如烏石山寺。月孤常伴石。雲老不辭松。冬寒。月落山形瘦。冰凝水面肥。秋日。烟籠疏樹合。雲挾遠山飛。春日。偶作。竹瘦含烟少。園空愛月多。均有佳致。

余昔有漢口水詩小序云。丙辰五月。孝感縣教匪滋事。明將軍亮。率兵剿殺。賊退據胡家砦。負隅不下。至六月二十九日。始得殲除。先是邑令捕獲

賊目楊偉鄭自清等九名。訊從襄陽人周義祥爲師。相期糾衆下應。約於
午日同起也。孝感距漢口不及百里。半日可至。居人皇皇莫定。羣爭先僱
舟。將挈家遠避。每舟價數十百金不吝。一夕江水驟發。後湖漫汗。波浪掀
騰。賊不敢渡。賴是以安。余謂此湖神默佑。當立祠以祀。迨寧居行樂。無有
念之者。可慨也。詩曰。宵警莫聞早臬食。胡家砦裏縱花賊。倉皇競佩赤靈
符。欲上鷁舟少飛翼。馮夷振怒鞭鳴鼉。吹風蹈浪翻江波。一夜湖田水盈
丈。倒橫天塹驚羣魔。漢口人家百萬戶。高檣大纛集商賈。朝朝聽報捷書
飛。那有夢魂賊桴鼓。維時襄樊煽妖氛。連山嘯聚肆剽焚。淨掃櫓槍才匝
月。千里爭看飛將軍。寧居行樂誰家子。買醉青樓博盧雉。可憶曩時湖神
功。一椽不見供虔祀。

黃春谷大令有明將軍破賊歌。序云。教匪蔓延。突發孝感。明將軍亮一鼓
破之。事歷數朝。而漢陽之人。日誦其德不衰也。予聞之數。乃爲歌以美之。

歌曰。西南殺氣何紛紛。崑岡火光玉不分。黃郛之間虎口出。伊誰所賜明將軍。妖氛突起雲夢澤。萬姓號呼望葵戟。大別山南日欲斜。將軍下馬渾無策。明發宜城取次沽。暮行擊鞠朝投壺。幾回申令戒休息。親占庚吉宜前驅。伺者日多民日洶。將軍按兵色不動。僚佐硜硜數勸行。將軍飲酒如泉涌。停師三日日在丁。曉風吹霧天冥冥。歛焉擐甲上馬去。磨旄條爍如流星。倉皇發賊蒲騷口。賊口咸噤詎能走。平地俄成縱獵場。風毛雨血空羣醜。將軍躍馬歸漢津。五千甲士遺三人。平明躡躡又返二。士民驚睨疑通神。忽然蒲伏向馬拜。將軍威福誰不賴。不見荆襄大道邊。至今骸骨相搯蓋。滔滔漢水流無窮。此邦千載稱英風。安能迅速埽餘孽。都似將軍一戰功。

黃默谷燁照。罷廣東佛山同知歸。旅居漢口。工詩畫。甲辰吟社。嘗與主盟。曩爲夏芳原。寫唐王建。中庭地白樹棲雅。一絕詩。意于聽秋閣。歲己巳。曾

與汪均之正鑿。過烟鬟閣。芳原出示此幀。畫法於蒼渾中。得清潤之致。均之題跋於後而返。

是歲上巳雨中。芳原招同心。齋穀原及予子濤。修禊於烟鬟閣。出所藏書畫。共爲賞玩。如梅花道人墨竹卷。苦瓜和尚寫唐人詩意冊幅。舊搦西嶽華山碑。及周秦銅器。心齋作詩紀事。余賦夢橫塘詞。穀原畫烟鬟閣修禊圖。濤製駢體文一篇以記。觴詠竟日。備極清娛。心齋詩云。年年禊日多艷陽。今年風雨太披猖。故人治具開西窗。喚客飛觴抵流觴。風聲雨聲時拉雜。似與嘯詠相低昂。石湖詩陣何堂堂。八叉捷有雛鳳凰。誰與詩妙畫亦妙。主夏太常客癡黃。此客此主堪頡頏。疏狂笑我空拍張。芒寒色正森壁壘。敢以短兵當長槍。頻年許觀清閼藏。酒酣今始窺琳琅。平頭奴子擎履箱。坐客如坐虹月航。梅花道人苦瓜釋。就中連璧尤難量。初遣神游如箕筥。風枝雨葉都清揚。繼披冊疑生盛唐。詩情畫意俱混茫。故應阿長苦瓜字

清湘阿長

推擅長。鄭重怕汚寒具手。什襲更請加豹囊。還君寶物滋暗傷。清愁欲被翻難降。誰能好事入骨髓。魚鹽市上多彼侑。但知酒邊倚名倡。但知花底喚諸郎。干卿何事底風雅。嗜古病晒深膏盲。嗟嗟俗見真如盲。君但酷好安其常。風流故態只君在。巍然不啻如靈光。仿佛琴臺修禊事。廿年風雨感難忘。

謂昔年儲玉琴招集伯牙臺修禊也

余詞云。風初吹煖。雨又凝寒。漢南春已輕擲。上巳天涯。惹幾度感殊今昔。賞帖閒情。檢書清福。愛君消得。更吟朋酒侶。禊事偕修。都留住花間屐。相看玉躑金題。有香芸細製。避了蟬蝕。供養烟雲誰識。是勝他錢癖那須問。歌鴛撲蝶。舊夢江南路。空憶。但願年年。弦詩讀畫。鎮常如今日。

新齊諧。黃燁照罷官後。主講韶州書院。嘗書忠恕二大字。勒石講堂。歎落新安後學。黃某敬書。忽一日夢黑衣者二人。執燈至曰。奉命召汝。即隨往。至一處。歷階而升。聞呼曰止。黃即定立。黑衣人分左右侍。中似隔一層白。

雲。聞有人曰。汝爲大清官員。何以生今反古。歎落新安。宜速改正。黃驚醒。急將新安改刻歙縣二字。越數日。復夢如前。雲中人語曰。汝改書勒石固善。但亦知忠恕二字之義。當作何讀法。須於古帖中求之。黃醒。檢閱十七帖。見忠恕二字。行草乃中心如一四字。恍然大悟。復將立石毀去。重摹易泐。今尙存也。

王櫟門詩。一片石。共生死。以妾換。資笑耳。美色悅君無十年。研壽文字綿萬千。小序云。綠叻。飲牛主人所珍硯也。恐以風波不棄。悅以麗人不移。視南宮之癖。眞有過無不及也。出冊索題。短歌以贈。按此定亦爲吳美堂作也。

因果錄。漢上一諸生素著才名。屢試不第。友有爲請。崑者。叩之。判云。此生應得科名。以少時館於某家。與一婢私狎。業已削籍。尙欲叩問功名耶。生悚然驚懼。因輯戒淫。功過格。廣採注案。募資刊施。修身力學。至康熙丙子。

科。仍中式。人以爲改過之報云。

又山西賈客某。自維揚溯舟上漢。路與舟婦通。啖水手以重利。推其夫於急流中。佯呼救不及。尸亦無獲。竟納舟婦爲妾。甚嬖之。後賈以資捐納知府。筮選楚省某郡。携眷涉江。風猝毀舟。僱人拯救。舟婦僕婢皆得生。而妻及子女悉溺。求其尸。惟妻尸不得。招魂設奠而去。先是舟人之墜水也。遇救未死。流落安慶。爲人傭。久之。以捕魚爲業。操舟江上。一日見一婦附版。飄流拯之。莫識爲賈妻也。訊離毀舟處。已三百餘里。遂留宿漁舟。久與相狎。若夫婦焉。蓋賈妻恨其夫之溺。愛於舟婦。故亦安居。不言其由來也。未幾賈以賂罷。籍其家。不得歸。奴僕星散。僅偕舟婦及小童流寓安慶。欲覓僕嫗爲役。舟夫及賈妻往投。相見始各大驚。未明言。是夕賈與舟婦悔恨。同縊。舟子賈婦卽於是夜遁去。

又僧戒顯曰。漢口僧號宏戒。專化人放生。一日遇屠者。肩擐一犬。僧苦勸。

買放。堅執不允。乃云。子與此犬殆夙世冤業。吾不能救解也。合掌作禮而退。是夜屠人宰犬。手舉下鍋。忽沸水濺心肉爛。七日洞穿而死。漢口人皆感動。遂釀金建放生庵焉。余往來漢上。時寓於此。按庵址相傳爲今同知署

按。習俗奢淫。最是壞人心術。常見昔時精求食品。恣意殺生。今則炊煙時斷。兒女嘸飢矣。又見昔時日漁美色。嬌艷充房。今則墻茨莫掃。行露難辭矣。蓋窮奢爲造物所不容。極慾犯陰條之大罪。富商巨賈。每每以此傾覆。况中人之產。亦相效尤乎。其不身喪名裂。貽笑於人者鮮矣。至於貪口腹而殺生。實傷天地之和。牛犬之肉。更非所宜。余嘗勸人莫食矣。若此屠者。殊不足責。某生因乩判而知懼。改過修身。功名雖削而復。可見天道待人甚厚。苟能遷善。即得轉移。某買忍心悖理。警以毀舟。猶存味妄。卒致隳敗。目睹妻之隨人求傭。雖悔而縊死。亦晚矣。我知九原下。尙不識受若何苦惱也。哀哉。

庚午四月廿日戌刻四官殿左近之藥肆。不戒於火。隨風蔓延。上至朱文公祠。其中大小橫街夾巷。二三十處。前後上下。圍將八九里。悉被其災。時風勢不猛。而倏忽旋轉。四方不定。黑焰迷天。火光五六處。相距或半里。或里許。亦不知其火從何處飛來。以致商賈眷徙賄遷。甚至轉移數處。仍不獲免者。二十二日侵晨。始熄。此漢口之異殃也。時汪稼門尙書志伊總督兩湖。聞報。急登黃鶴樓。瞭望徹夜。黎明即率兵弁飛楫渡江。止於後湖茶肆。指麾撲救。漢素有奸民乘火掠物者。遂手書搶火者斬。四大字於牌。傳示上下。奸民斂跡。且反從撲救矣。危坐達旦。見火熄始返。復令有司多方撫恤。至今輿誦不休。

二十一日晨刻。余赴後湖探望。黑烟亘漫。中露火光數處。屋牆崩裂。救撲誼呼。人聲與火聲拉雜難聞。茶市之後。平野一片。逃難者紛紜擾攘。舖戶貨物。宅眷箱籠。堆貯幾徧。婦女老幼。各相坐守。忽見火燃蘆席一幅。風卷

入雲。自南而北。約半里之遙。竟墜於後湖。紙坊所移紙堆上。霎時飛焰燎原。勢不可遏。紙堆條成灰燼。且累及左右遷移之貨物者。吁。此殆天數歟。既遷而置於曠野。猶不免其焚焉。

范蓮賓至渥。歛之獅塘人。家素封。援例授州司馬職。後中落。不屑依人生活。常隻身往來鄖襄之間。販鮮鬻果以自給。詩文書畫琴奕而外。音樂演劇。刺繡雕塑。無不能之。膂力近千斤。手技能却五六十人。客漢口時。曾脫某相國小阮某公子于平康之厄。羣不逞拳棒交舉。蓮賓負某公子揭樓瓦飛身直下。冲突重圍而出。無少傷。洵異士也。嘉慶初。卒於沙市。

漢口叢談卷五

烏程 范 鏞 白舫

前人漢口詩頗屬寥寥。唐劉長卿自夏口至鸚鵡洲望岳陽云。汀洲無浪復無烟。楚客相思益渺然。漢口夕陽斜度鳥。洞庭秋水遠連天。孤城背嶺寒吹角。獨戍臨江夜泊船。賈誼上書憂漢室。長沙謫去古今憐。杜牧漢水云。溶溶漾漾白漣飛。綠淨春深好染衣。南去北來人自老。夕陽長送釣船歸。漢江一帶碧流長。兩岸春風起綠楊。借問膠舟何處渡。欲停蘭櫂祀昭王。羅隱憶夏口云。漢陽渡口蘭爲舟。漢陽城下多酒樓。當年不得盡一醉。別夢有時還重游。襟帶可憐吞楚塞。風烟只好狎江漣。月明更想曾行處。吹笛橋邊木葉秋。宋王十朋泊舟漢口云。身雖到漢口。家尙在天涯。明袁中道由艸市至漢口小河舟中云。陵谷十年變。川原未可分。長湖百里水。中有楚王墳。日暮黑雲生。且依龍口住。小舟裾作颿。笑語過湖去。吳士良

舟阻漢口云。朝發武昌城。信宿漢江口。明月雖可親。依依數株柳。潘之恆
湏口云。漢口至湏口。晨昏兩見星。開篷荒霧白。繫纜斷烟青。此皆載之邑
乘者。

黃鶴樓傍斗姥閣。左壁有鄂州雜詩碑。宋熙寧二年六月所刊。自宋之間
漢口詩外。李白贈漢陽輔錄事。有漢口雙魚白錦鱗句。白居易有上江夏
主人詩。一本作行次夏口。先寄李大夫。王貞白有曉泊漢陽渡詩。杜牧夏
口詩外。又有送王侍御赴夏口座主幕詩。王維送康太守詩。有饒吹發夏
口句。按宋之間詩。漢廣不分天。舟移杳若仙。秋虹映晚日。江鶴弄晴烟。積
水浮冠蓋。遙風逐管弦。嬉游不可極。留恨此山川。

宋姜夔。字堯章。鄱陽人。姊家居九真山下。夔嘗省之。愛郎官大別山水。客
居久之。晚寓茗谿上。與白石洞天爲隣。因號白石道人。其別沔鄂親友詩。
佳人魯山下。日弄清漢波。注。楊大昌正之。英英白龍孫。眉目占人氣。注。鄭

仁舉次皋。詩人辛國士。句法似阿駒。注。辛泌克清。單侯出機杼。豈是劍舞得。注。單煒炳文。有子殊可人。特未見此老。注。蔡迨武伯堅。吾子。又春日書懷四首。九真何蒼蒼。乃在清漢尾。衡茆依艸木。念遠獨伯姊。春來衆芳滋。春去衆芳萎。兄弟各天涯。嗚鳩見料理。漢江出巨魚。風雷入驅使。安得挾我輶。西征二千里。又垂楊大別寺。春艸郎官湖。家巷有石友。合并不待呼。瘦藤倚花樹。花片藉玉壺。老鄭談絕妙。辛楊句敷腴。平生子姚子。貌古心甚儒。時邀野僧語。閒與琴工俱。酒闌興未了。左轉城南隅。大江圍楚碧。烟水入元虛。流落不自恨。惟嗟故人疏。一月三見夢。夢中相與娛。日日潮風起。悵望武昌魚。按子姚子。謂姚克剛。縣志鄭仁舉。隱居郎官湖上。不求聞達。善言名理。楊大昌居魯山下。辛泌善詩。卜築滄浪之曲。頗參禪理。皆與白石相契。又白石道人歌曲探春慢詞序云。予自孩幼。從先人宦於古沔。女須因嫁焉。中去復來。幾二十年。豈惟姊弟之愛。沔之父老兒女子。亦莫

不予愛也。丙午冬。干岳老人約予過茗雪。歲晚乘濤載雪而下。顧念依依。殆不能去。作此曲別鄭次皋。辛克清。姚剛中諸君。衰艸愁烟。亂雅送日。風沙回旋。平野拂雪。金鞭欺寒茸帽。還記章台走馬。誰念漂零久。漫贏得幽懷難寫。故人清河相逢。小窗閒共情話。長恨離多會少。重訪問。竹西珠淚盈把。雁磧波平。漁汀人散。老去不堪游冶。無奈茗谿月。又喚我扁舟東下。甚日歸來。梅花零亂春夜。又浣谿沙小序云。予女須家沔之山陽。左白湖。右雲夢。春水方生。浸數千里。冬寒沙露。衰艸入雲。丙午之秋。予與安甥或蕩舟采菱。或舉火置兔。或觀魚鑿下。山行野吟。自適其適。憑虛悵望。因賦此闕。著酒行行滿袂風。艸枯霜鶻落晴空。消魂都在夕陽中。恨入四絃人欲老。夢尋千驛路難通。當時何事莫怱怱。又清波引小序云。予久客古沔。滄浪之烟雨。鸚鵡之草樹。頭陀黃鶴之偉觀。郎官大別之幽處。無一日不在心目間。勝友二三。極意吟賞。竭來湘浦。歲晚凄然。步繞園梅。搦筆以賦。

冷雲迷浦。倩誰喚玉妃起舞。歲華如許。野梅弄眉嫵。展齒印蒼蘚。漸爲尋花來去。自隨秋雁南來。望江國。渺何處。新詩漫與。好風景。長是暗度。故人知否。抱幽恨難語。何時共漁艇。莫負滄浪烟雨。况有清夜唳蟻。怨人良苦。歷吟諸作。其惓惓于漢沔間深矣。

宋陳藏一曰。白石道人。氣貌若不勝衣。而筆力足以扛百斛之鼎。家無立錫。而一飯未嘗無食客。圖史翰墨之藏。汗牛充棟。襟期灑落。如晉宋間人。意到語工。不期于高遠而自高遠。鶴林玉露曰。姜堯章學詩于蕭千岳。琢句精工。楊誠齋大爲稱賞。謂其家嗣伯子曰。吾與汝勿如也。按白石自序云。余識千岳于瀟湘之上。東來識誠齋石湖。嘗試論茲事。而諸公咸謂其與我合也。千岳愛其詩詞。妻以兒子。白石詩精潔蕭散。譬諸古琴。音韻清越。至其詩餘。清虛騷雅。爲南渡後第一手。宜梁內翰愛其詩似唐人。謂長短句妙天下也。復工書。石湖以爲翰墨人品。皆似昔

宋之雅士。當世名公鉅儒。莫不折節願交。海內知己。亦不爲少矣。然猶不免窶困無聊。布衣終老。沒後葬武林之西馬塍。蘇召叟輓之。云幸是小紅方嫁了。不然嘸損馬塍花。知不足齋鮑氏刊有陶南邨手抄白石道人集。釐定詩二卷。詞四卷。鮑綠飲携以見貽。余少失學。長以貧故。飢驅楚蜀。幾三十載矣。每于山橋水舫。燈窗邸舍。輒手此編。長吟短諷。爲之神往。少抒逆旅之懷。而漂零之感。又不禁爲道人慨嘆也。嘉慶己卯。自蜀東下。留漢上數月。過月湖滄浪館。十年重到。黯然若夢。因賦疏影一解。云窗開四面占。一湖嬌嬈欄。繞屏轉幾抹。嵐低淡寫眉痕。時向鏡波凝盼。問誰新築滄浪館。悵石帚唱對人遠。奈挂飄萬里歸來。此日頓明雙眼。回首長隄翠柳。正千縷百縷。搖動風軟。便有飛飛歌燕。吟鶯可解客愁深淺。呼移小艇空濛裏。好去覓舊時溫伴。只怕伊嘆我飄零。十載鬢絲驚換。迨返里門。爲陳抱之題白石道人遺像。調寄翠樓吟云。弱

不勝衣。清堪鑑影。蕭然晉宋風趣。須眉千古在。又何用商量金鑄。新聲時度。正句妙雲飛。韻嬌花語。消魂處。小紅低唱。玉簫親付。記取衡麓游。輓甚黃精粥。噉負他仙遇。菟裘仍未了。嘆貧累一身無主。才名多誤。牘畫軸。又懸。瓣香鑪炷。西塍路。翠禽嘯斷。碎烟零雨。

又按單煒字炳文。沅陵人。博學能文。得二王筆法。字畫遒勁。合古法度。于攷法書。尤精武舉。得官仕至路分。著聲江湖間。名士大夫多與之游。自號定齋居士。與堯章投分最稔。亦韻士也。香祖筆記同時黃岳老亦號白石。亦學詩于千岳。時稱雙白石云。

宋陸游劍南詩鈔。舟中偶書云。老子西游萬里回。江行長夏亦佳哉。晝眠初起報茶熟。宿酒半醒聞雨來。漢口船開催疊鼓。淮南飄落亞高桅。四方本是丈夫事。白首自憐心未灰。

明徐楨卿迪功集。將發夏口云。鸚鵡洲邊生暮烟。旅人南望思依然。盡道

巴陵湖水闊。秋風莫渡漢陽川。

邢昉石臼集。離漢口云。旅舟泊漢水。荏苒至寒節。朝看楚雲興。暮觀楚雲滅。此地雖破殘。井術稍成列。銀鱗日充市。食鮮每豐潔。客心復何苦。遇物轉淒切。茲辰忽返櫂。脈脈情內熱。風土漸相諳。山川屢回折。故鄉豈不懷。信美亦愉別。未逢漢陰老。令我憂思悒。

國朝查慎行敬業堂集。漢口云。巨鎮水陸衝。彈丸壓楚境。南行控巴蜀。西去連鄢郢。人言雜五方。商賈富兼并。紛紛隸名藩。一一旗號整。駢駢驢尾接。得得馬蹏騁。俚俚人摩肩。蹙蹙豚縮頸。羣鷄叫啞啞。巨犬力頑獷。魚鰕鯉就岸。藥料香過嶺。黃蒲色官鹽。青箬籠苦茗。東西水關固。上下樓閣迴。市聲朝誼誼。烟色晝暝暝。一氣十萬家。焉能辨廬井。兩江合流處。相峙足成鼎。舟車此輻輳。翻覺城郭冷。黃沙撲面來。却扇不可屏。稍喜漢江清。浣紗人見影。

潘耒遂初堂集。漢口云。漢口通江水市斜。兵塵過後轉繁華。朱薨十里山
光掩。畫艦千檣水道遮。北貨南珍藏作窟。吳商蜀客到如家。笑余物外無
營者。也泊空灘宿浪花。

吳淇云。雄鎮曾聞夏口名。河山百戰未全更。競流漢水趨江水。夾岸吳城
對楚城。十里颿檣依市立。萬家鐙火徹宵明。梁園思客偏多感。直北滄茫
是汴京。

潛江朱悔人。載震同石城公牛。潛子秋日漢上云。激波秋柳帶明霞。茆屋
參差野老家。江轉危磯奔駭浪。邨隣小市綴疏花。河魚入饌偏堪飽。濁酒
能酣不用賒。贏得山公清興在。停驂間數後棲雅。

江都趙柳江有成。抵漢口云。孤征窮水驛。今到漢江頭。澤國舟爲市。人家
竹起樓。烽烟消鄂渚。士女習巴謳。始信湖湘美。山銜萬井稠。

江都許鶴坪錫齡。晚渡漢口云。霧消才見日。風定恰移舟。波影連三楚。人

烟劃二州。亂山臨岸斷。灌木隔江稠。回首陽邏地。蒼茫正拍浮。
進賢饒蔚宗守樸。漢口夜泊云。蕭蕭孤櫂客裝輕。乘興維舟漢水明。地勝
高樓留夜月。江空細浪作秋聲。平鋪艸色覺漚集。亂織烟光舴艋橫。把酒
總添鄉思切。春風回首灌嬰城。

休寧戴景韓文柱。春歸日得楚白姪。漢口書云。骨肉傷心後。天涯淚暗揮。
家貧歸不易。別久事全非。買竹春燒筍。逢花晝典衣。晴川高閣上。誰與對
斜暉。

王蘭泉初蒲褐山房詩話。嘉定王元勳。字叔華。乾隆戊戌進士。官徐州教
授。著有易圃詩鈔。漢水秋望云。波光天影雨空明。雲外迢遙過雁聲。驛帶
夕陽歸夏口。山連秋色到樊城。銅鞮誰唱當時曲。鐵鎖空餘弔古情。欲訪
滄浪漁父蹟。濯纓閒對漢江清。

又江都江昱。字賓谷。號松泉。諸生。漢上喜李嘯邨聞涿至自潯陽云。蕭蕭

木脫晚秋天。鏡影高樓枕手眠。春雨獨聽三楚雁。東風忽到九江船。詩篇作計寧長策。行李隨身是夙緣。萃聚他鄉休感慨。題襟贏得綠尊前。

隨園詩話。賓谷在漢上寄書屬家人山莊栽樹云。老去菟裘身後家。他年都要此中來。何言之親切而有味也。漢上喜晤汪丈云。他鄉執手感前盟。白髮垂肩閱變更。問舊可堪皆後輩。抱書猶記拜先生。漸成安土如秦贅。別後添丁盡楚聲。客况中平誰復道。一尊寒雨故人情。

吳縣沈泰。字蘆山。和王櫟門春雨排悶詩韻云。一從元夕到花朝。迢遞陰霾過寂寥。封屐泥丸行處懶。扶筇芳徑坐來消。孤檠夢醒迷鄉路。一縷香濃篆綺寮。又是天涯寒食近。淒清深巷聽錫簫。貽宕春光一半過。杏華無力已辭柯。濛濛窗靄鶯聲急。瑟瑟連波燕語多。夢亦長貧安冷澹。身奚久客自蹉跎。百年能幾分陰惜。不待當前喚奈何。

黃承吉。字謙牧。號春谷。家歙之西潭渡邨人。籍江都。丁巳領解後。成進士。

出宰粵西。引告歸。客漢上久。論詩以精彩骨力之辨甚嚴。有夢陔艸堂集。其烟波詞八首之末云。紅塵囂囂市如雷。獨有野人心不猜。雲夢採將香。荳至。江陵網得鯽魚來。通津十里住鹽艘。怪底河中水不流。解道人間估客樂。來朝相別下揚州。此二首謂漢口也。

雲夢許兆椿。字秋巖。與弟兆棠。字召邨。一字石泉。先後入詞館。召邨早卒。秋巖官至漕運總督。有秋水閣詩鈔。漢口舟中和召邨作云。五湖汎宅計猶賒。擊楫同登漢上槎。世味漸諳知老大。鄉園欲近問桑麻。隔邨樹杪馳颿影。逼水堤根動浪花。無限心情同着眼。可憐倚櫂聽慈雅。

武陵楊湘巖瑞貢生。司教安仁。漢口詩云。大別山前水倒流。令人惆悵憶孫劉。書生竟有吞吳計。天意何曾爲蜀謀。楊柳旌旗江上酒。仙人黃鶴水邊樓。也知輿廢尋常事。獨有閒情狎水漚。湘巖妻趙月華。孝英。一字玉畦。妾魏芳貞。皆能詩。善作小楷。

何卓齋熾。九江人。久客漢皋。魚鹽混跡。曾預甲辰詩會。余舊于鮑筠莊兆瑞寓館。錄其社日憶燕三絕云。記得當年傍母飛。呢喃絮語影相依。如何自解成巢日。零落空山不復歸。浮生聚散豈能無。春去秋來亦可娛。長別何堪當老大。再難營壘待新雛。空梁寂寞負芳辰。啓戶牽簾枉費神。三十年春夢醒。眼前誰慰白頭人。苦語酸辛。託之社燕。不堪多讀。

仁和姚士銘。字朝宗。號達蓬山樵。著有楚南游草。未刻。藁藏蔣蔣邨參軍處。小滿日漢口舟中對雨云。今朝逢小滿。好雨及時傾。著水開圓影。飛空作碎聲。雲迷江夏樹。烟鎖漢陽城。待到昏黃候。天清月更明。舟發漢口鎮。云。漢口雨餘天。關開競放船。霞光橫遠嶂。日影炫晴川。颿正因風順。舟輕得路先。蓬窗頻眺望。菜麥繡平田。

方岳夫軫。一字東山。歙西靈金邨人。諸生。品高神雅。學博文工。家有藏書。復少游于程瑤田先生易疇之門。又爲晞原先生長子。師友淵源。家庭授

受與世俗迥別。而愛才心切。善與人交。大有庇寒廣廈之風。以先業在漢。時來寓館。雖處囂塵中。閉戶操觚。吟聲不輟。嘉慶丙寅。余獲訂交。相與考研經史。討論往還。無十日違也。丁卯冬。天嚴寒。君寢未興。聞窗外雪聲大作。驚曰。范叔得無寒乎。急遣人貽以羊裘。庚午。余爲兒子濤納婦。賃屋維艱。君聞之。指所居後宅。修飾畢具。招留棲止。歲餘。時君業已債。猶眷注于友朋如此。是秋。君歸歛。折柳河梁。依依忍別。各賦五言古三首。並約後當延余授經于東山讀書堂。次年冬。余赴巴山。轉徙入蜀。音問遂隔。甲戌季冬。余客樅爲。忽聞凶耗。不禁涕下霑襟。嗚呼。四海茫茫。知心有幾。喪我良朋。能無悲慟。除夕前五日。鐙下作輓詩四首。有考研經史分鐙火。嘯傲江山遺歲華。江邊記賃梁鴻廡。雪裏曾貽范叔袍。烏道蠶叢愁間隔。素車白馬哭蹉跎。碣敲哀響飛空院。謂如君少寡雁帶酸聲入曉天。謂合弟牧夫起謙之句。皆記今昔情事。又句如何一別紛如雨。忽動牙弦頓輟嗟。想到交情千古淚。蜀

鵲嘯血助悲號。九原若問棲枝意。雪虐霜饑不改柯。心齋曰。眞聲酸詠也。汪均之云。予嘗言。如岳夫者。補天地之不足。平豪傑之不平。培生民之元氣者也。其推重如此。

岳夫述懷詩。馥幽蘭輝。濯濯青蓮葉。各自襲素心。馨香欣密邇。雖云細艸質。可以喻君子。流澤延春崖。芳蕤被秋水。終朝誰采采。惠風扇桑梓。驅車遠行役。朔氣揚沙塵。魯連誰從游。劇孟誰與隣。撫劍增慨恍。倏忽五十春。寧將惜高足。長揖要路津。舊蠟良可懷。慨然思隱淪。征蓬無定軌。歲月何駸駸。舉世多賢豪。遑惜乏知音。奇文盈篋笥。字字當南金。卓哉一世英。緬懷千載心。引領發羈思。寤寐感所欽。何由寄芳躅。朝市與林藪。何由慰素心。琴書與美酒。開徑延松菊。策杖追良友。豈無壯遠懷。息機甘隴畝。高風誰企及。拭目瞻山斗。又寄心齋云。相逢無子野。何處聽鳴琴。夜月江皋冷。秋風淮水深。幾年思遠道。極目仰高岑。天際碧雲盡。空餘千里心。阮籍

能豪飲。陶潛媿折腰。鶴身無俗骨。芝艸本仙苗。笑傲尋風月。興懷賦芻蕭。溯洄不可接。秋水正迢遙。

巖夫題余茗谿漁隱圖云。夕照澹疏林。幽興忽不已。孤櫂汎烟波。緣谿釣秋水。秋水清且廣。夕鳥下汀沙。一竿收未穩。風起亂芑華。相將棄塵慮。歸櫂江湖去。只有捕魚人。深識桃源處。二月湖水生。八月湖水平。漁翁了無事。日日結漚盟。諸作深得騷選之旨。

吳澹止懷程浩亭詩。歲云徂矣。雨雪霏。懷游子兮胡不歸。登高台兮遠望。違江水寒兮漚鷺飛。流水鳴鳴直東去。寒風蕭蕭白日暮。行客無非江上。停。今夜停舟在何處。浩亭名瀚。歙人。籍霍邱。諸生溫雅冲邃。內介而外和。于人無所臧否。詩文清麗。初來江漢。館于洪氏。當時蟬藻閣紅薇山館。倡和之盛。亦常與吟集。黃心齋題其紅焦綠桂圖序云。嘉慶丙寅。喜晤浩亭。追維疇曩。僅我兩人。頑健如昔。因賦金縷曲一解寄慨。詞有低徊二十年。

前事。翦寒鏡。夜長讀畫。小窗花碎。玉輦香溫。圍錦繡。高會神仙。此地渾老
盡。美人名士之句。今心盦逝世。而浩亭年已七十。精神矍鑠。猶客漢上。引
年尙齒。具見前輩古風。

林琴庵。棲鳳。字桐岡。儀徵人。飭躬端穆。物我無忤。和靄春風之氣。溢于眉
宇。極嗜吟咏。愛才若渴。至于風月江山。登臨觴會。興益佳。客漢數年。余時
館于吳氏之攬菑山房。與君齋咫尺。故往來甚密。酬倡亦夥。新雨聯吟。落
枝倡和之刻。琴庵之力居多。同人琴園看桂云。秋色美無度。平湖共放船。
香麝催桂粟。疏柳散邨烟。越陌紛車馬。開尊命管弦。琴台留古蹟。花底啓
芳筵。山水曾無恙。知音客自遐。璧詩多我輩。鴻雪各天涯。痛飲漉巾酒。貪
看招隱花。扶顛判深夜。莫問夕陽斜。讀此詩。即可見此老興復不淺。
琴庵同人梅子山納涼云。六月江流平。漢漲遲不起。沿洄度月湖。清淺碧
何爾。赤日鬱炎蒸。尋涼隔湖水。舍舟躡雲梯。振衣上梅子。遠公若先知。淪

茗早相俟。眞香滌塵煩。微言參妙旨。寓目倚南窗。千飄逐雲駛。悠揚大別雲。峭蒨卉木林。隱淪往棲息。惟此岳壑深。虛亭蔭竹樹。白日長陰陰。引領陟絕巘。豁然開我襟。松風弄清濤。湖水鳴幽琴。身心寄閒逸。遑念違華簪。前賢躋雲杳。高契安可尋。裊裊獨延行。明月來孤岑。又已巳上元後一日。招集梅子山看梅。同用楊鐵崖花游曲韻。邀同心齋。白舫。登黃鶴樓。偈飲崇府山之靄園。同心齋穀原白舫小舫喬梓。竹軒湘嵐兩齋。天都庵納涼小飲。白樓看月。皆首唱賦詩。同人屬和。自琴庵返里。花宴吟尊。久歸寂寞。余亦奔走巴蜀十餘年來。音書杳隔。迨余重客漢皋。晤吳月岳承誥。言近得林丈書訊及起居云。頃聞林丈年逾七十。步履如常。頃養天和。家居怡悅。因知人之渾厚和平者。方可受人間晚福也。

時梅子山僧出示王櫟門手書月湖一絕云。沙禽拍拍如相引。芳草都無跡可迷。昨夜扁風散疏柳。一痕低露郭公隄。風調絕佳。又秋日過朝陽庵

用壁間韻。有湖水漸如冬日澗。山峯猶作夏雲看之句。又吳小韓陪王明府集朝陽精舍句。不勞飛旆西園集。已是清尊北海傾。余恐日久佚去。故錄之。

黃心齋名承增。歙人。偉貌修髯。交游甚廣。工作詩詞。文思斐然。嘗往來于燕北汴梁三湘吳下。所至公卿倒屣。爭相延致。爲江湖上客。而操觚染翰之士。亦無不願交於心齋也。兩游漢口。皆與題襟雅集。雖參末座。已有慘綠少年之異。丙寅復自淮上來。僑寓痘姥祠。僕僕半生。烏將飛倦。遂有終焉之意。值余重客漢上。因通縞紵。自後吟尊花社。酬倡日增。頓著黃范之目。每推敲過市。人咸指而視之。似以爲兩異人耳。然余寡學。尠能拘于孤傲。癡獸木訥。樗散早成。而心齋則具應世之才。高談雄辯。四座俱傾。大。有意氣公然籠罩人之概。乃忝齊名。殊可媿也。心齋偶語及漢口曩日前。豈風流。渺不可再。輒撫腕嗟嘆。余曰。四美二難。不可兼得。人固知之。而中。

寓盛衰之感。人莫知也。數十年來。君閱歷已深。矧擅文筆。曷不紀之。心盒領笑四三。遂有漢口漫志之作。中載生平交游倡和居多。得二十三卷。未竣而卒。悲夫。先以無子。在漢續娶徐氏。生女二子。一名錫疇。才七歲。

漫志。歲在甲辰。王蓬心宸。司馬宜昌。徐袖東觀海。司馬武昌。顧牧原駒。司馬漢陽。家伯氏默谷。燁照。前任廣州。司馬皆以書畫詩文。迭主壇墀。文采風流。照耀江漢。又得徐敏庵。刺史荀龍。畢花薑。明府懷圖。儲玉琴。魯星邨。兩明經爲寓公。倡予和汝。振雅提風。同時騷客詞人。書家畫手。莫不爭自礪淬。羽翼附庸。下至名優妙伎。胥各售其所長。更莫悉數。上以佐鼓吹。休明之盛。下以樂禮教。富庶之風。漢上人文。自當蔚然興起矣。

又明年乙巳。修禊于紅薇山館。爲巴蓮舫。彭堇門主。集山館。堇門之寓齋也。同會者爲吳澹止。元白門。汪艾塘。何卓齋。江春甸。在川。昆季。江杲樓。汪心冶。許柎屏。胡城東。程浩亭。家鹿峯。及余伯兄冰漁。仲兄赤城。即席以唐

常建三日尋李九莊詩分韻。記楠屏得人字。有座中今舊雨。畫裏淺深春之句。足稱探驪得珠。是日南烹北饌。京檔吳伶。復有老清客周仲。昭陶天齡輩。兼十番法部。皆極一時之選。自辰迄亥。文酒笙歌。盡歡而罷。隄務中如此風雅領袖。藉以歌詠太平。真是不可多覩。蓋漢上隄業。乃淮南舟運。歲額分售。湖之南北。司其事者。半皆史記所謂張湯與賈人田甲。錢通注亦漢書羅裏爲平陵石氏持錢者也。昔風淳厚。事寓仁慈。以此例分。桑梓更益。條單所有。恤貧周急。惠及窮黎。寒峻正復不少。加諸賑歎。援災爭先。首舉東南財賦。亦得藉以栽培。絕無燬炭雪中。積花錦上之念。存於方寸。是以世享豐腴。代傳書禮。天心善善。十倍於人。其報施之厚。自絲縷不爽也。今則反是。漸形衰薄。何哉。

又元煥樞字子政。號白門。其先避讐改氏范。後始復姓。淹雅多能。爲楚材冠冕。授經於巴蓮舫寓齋。以詩文書畫相雄長。予贈白門句云。微之廊廟。

功名晚。漫叟文章山水多。十年以往。白門墓木已拱。蓮舫旋亦淹逝。壇坫一空。遂使山川減色。而白門遺集世少。元中郎恐等付雲烟過眼耳。嘗題余豆花秋柳幀子句云。涼雨半窗邨店酒。夕陽三徑野人家。清幽似畫。

按許楠屏

煥

以孝廉作鳳陽廣文。官冷署。間益得肆力于著述。今老尚

健飯。胡城東

長庚

工古篆。得鐘鼎筆法。妙絕天下。自錢十蘭坵後。罕見

其匹。余于常芝仙容。粼居見之。著有木雁居士集。巴蓮舫慰祖。好學多藝。工隸書。兼善技勇。業離漢上。愛才好客。四方著名之士。道經漢口者。無不相推僑札之好。一時題襟雅集。微之。天津查氏。邗江馬氏。蓮舫逝世。風流歇絕。已數十載。宜心庵漫志。思緬幽深。感慨係之也。

又嘉慶丁卯。有新雨聯吟之集。自春迄冬。幾四十集。倡酬前後。凡二十餘人。雖無珍錯之筵。管弦之盛。亦極一時風雅也。方巖夫軫序云。心齋以丙寅中夏。與余遇於漢皋。見其所存篇什。率盈篋。其已梓行者。則有淮上題

襟集。吳下朋箋小錄。大梁偶成倡和詩鈔。其餘篇簡繁雜。類同束筭。未遑檢治矣。今歲上春。陰雨連旬。心齋得詩十首。且復徵和。遂連彙成帙。即以付梓。後有所作。悉付益之。目曰新雨聯吟。嗟乎。半生羈旅。萍水堪親。翹首停雲。思心莫慰。今茲新雨。安忍置諸。故投分則隨地。可以追歡。攄情則倚吟。不勝感舊。異日心齋之舊雨。覩此。其必有吟風而興感者矣。是編成。余爲述其命篇之意如此。

又丙寅。余由淮客漢。與崑夫倡和成集。汪均之。序之。略云。嗚呼。交道至今。尙可言耶。世間讀書男子。安得輕財而尙義。多能而愛才。盡如崑夫其人。倜儻雄偉。不忘舊誼。如心齋其人耶。然則是冊也。其第可以詩論耶。予又安得無言耶。

又崑夫尊甫晞原先生。矩親賢好學。專力詩文。少嘗游於江慎修。方樸山。劉海峯諸前輩之門。獲聞緒論。是以學醇無雜。而於交游。死生如一。能任

其急難。著有以齋集。題王機門燕來巢圖。兼以志別云。先生真太隱。卜築臨塵市。盤然玉雪姿。高風追古始。機心久已忘。矧迺機事爾。安得如棲燕。結巢傍君子。朱文正公珪。主丙午江西鄉試時。自決必能以第一人取。原。而晞原時已不赴試。後又四年卒。性利易。寡怨尤。有古學者風。

又程執齋紹允。博學工詩。爲宣五先生之孫。孝子旨泉之子也。吳鶴關黃山紀日序略云。康熙壬辰歲八月壬子朔。有三日甲寅。邦治載筆墨。自漢口登舟啓行。與陳宣五約爲黃山游。又程家歙西之寶邨鶴關。寶邨詩有翠蘿石上橫。吹笛紅樹林中坐。釣魚之句。宣五病。旨泉割臂肉和藥以進。事具鶴關詩。後汪均之作傳。執齋時來漢上。性敦友誼。卒於丙子之春。余輓以聯句云。定交逾二十年。憶昔拭芙蓉。斷鏗。瑩鷓鴣膏。頓令青萃長價。雖竭來聚散。頻經總數。見能鮮。况真庇寒士。俱歡顏。我亦在萬間。廈裏。其源出三百首。即今聽謝豹哀鳴。浣薔薇露。難禁紅雨傷神。念此是性情所。

寄觀每變愈上。應不死名山傳盛業。魂堪招兩卷詩中。起句謂昔見予古劍篇。謬賞而訂交也。結謂在漢。以自定詩藁兩卷屬予選校。旋病歸里。未幾逝世故云。

按執齋古貌古心。雖託蹟市囂。而愛才耽咏。亦慎于交接。與余漢上往來。必留談半日。恒不忍遽去者。自余壬申遠赴巴山。復入蜀數載。忽驚訃至。嗟悼屢日。令嗣芥坪秦生。機警多才識。與心齋及余交在紀羣間。甚密也。辛巳。心齋歿於四月。及秋。芥坪以病卒於漢口寓齋。時年五十。僅享中壽。惜哉。

錢塘胡戟門晉。以軍功補新灘巡檢。調涇仁義司。時淮之南北頻歲水滂。逃荒者以什百計。乞食武漢間。內有無賴子恃飢民之名。率婦女橫逆漢口市廛。不勝其擾。大府慮成羣滋事。檄飭盡驅出境。戟門陰念驅此此離。又以隣國爲壑。聞江南春稔。莫若計其人口。給貲俾歸就食。因出俸餘。室

人徐氏亦脫釵珥。付質庫。好義者咸捐助。乃爲買江船。具糗糧。悉諭登舟。歡呼東下。程浩亭有詩紀之云。有丹起死不爲難。難在貧醫肉肯剜。百四十人齊得活。一時謳頌徧江干。

吳芎圃勺。一字灌雲。倜儻好義。刊江有貧女。年十四五。隨其父母來漢。投所親不遇。斷炊鬻女。誤入狹邪。灌雲聞之。急告戟門。斷贖身券。其價項已半付旅債。灌雲慨然資助。免墮煙花。且復給費使歸。眞盛舉也。

曹震亭學詩。字以南。歛人年十二。作黃山賦數千言。以進士出宰。未幾告歸。嘗語人曰。惻隱之心。不必擇人而發。擇地而施。卽眼前凍餒之人。隨分隨量以濟之。便爲天地補缺陷。爲君相廣仁恩。聖賢胞與。仙佛慈悲。俱不外是也。豪華溫厚之家。縱歌舞。拓寺院。能省一席之金錢。節一椽之土木。便可拯飢寒於溝壑。完骨肉之流離。至於英傑窮途。才人落魄。扶一人之危困。可爲濟渡億萬人之根基。如謫仙救郭汾陽。張篳助李衛公。慧眼熱

腸古今獨絕。

黃赤城承煜。客漢日久。曾與巴氏吟宴之集。嘗有謝暖寒會招飲啓。並小序云。開天遺事。載長安富人王元寶。每大雪之際。則命僕夫埽雪開徑。迎揖賓客飲宴。爲暖寒之會。予意當時之士。必有贈言。今靡靡無聞。爲補謝啟一通。予且有慨於後來猗頓白圭之徒。但能居奇挾貲。作守錢奴耳。不則艾緞婁豬。甘貽其耻。若王元寶之豪舉韻事。蓋未易載也。噫。投轄留歡。不媿陳遵名下士。傾財結客。居然郭解一流人。當六花舞瑞之時。開三徑迎賓之路。閉門高臥。竟無車轍到貧家。折柬消寒。遂有紀綱來陋巷。而且屏開雲母。座疊氍毹。促席飛觴。水陸盡珍羞之美。分曹射覆。笑談皆韋布之徒。飢來驅我去。覺古人如陶徵士。乞食爲勞。諸家憶所歷。卽時賢如杜陵翁。負薪不免愧。某非操觚之彥。惟君誠貨殖之雄。分暖嘘寒。克蘇肌骨。仲箋呵管。敢布腹心。晉公子受殮返璧。禮慙未答於微時。韓淮陰一鉢千

金恩願必酬於異日。

方昂夫作梅花水仙盟詞曰。黃山谷水仙詩。山礬是弟。梅是兄。夫山礬何物。不值與二君作奴耳。迺敢列鼎足而叙雁行。擬人不以其倫。此老未免荒謬。予因黜山礬而進兩君於室。使重聯伯仲。以洩我不平。而爲之作盟文。其辭曰。天地日月。上下臘雪。在前春風。在後罔不證盟。我凌冰。君負雪。此日幽芳人共說。君調鼎。我息機。異時隱顯心莫違。

巴蓮舫慰祖風雅好交。爲漢上鹽齏中第一。著有蟬藻閣集。不及一見。令人企想。僅記春柳四首句云。翠眉畫入張郎筆。青眼窺來衛玠車。最消魂處。絲絲雨。聊遣愁時。淡淡風。嬌淚滴乾。疏雨後。清詞唱罷。曉風前。皆婉約可誦。

洪石農先生。筮居歙之桂林邨。善篆隸。工六法。屢困秋闈。棄爲書記之士。福郡王愛其才藝。待以重客。嘗從征後藏。出塞一二萬里。所歷西番各部。

山川險要。戰守形勢。悉繪以圖。上相籌邊。可資指畫。磨盾草檄。倚馬賦詩。又其餘事也。以縣尹微僚。立功絕域。旋擢松潘同知。洵守同州。引內諱歸。服闋。補山東曹州府。陞任運河河庫道。余嘗謂叙功不愧勤勞之實。居官無慙清慎之名。惟先生有焉。

陝西同州府。爲唐白太傅宦游地。郡有白樓。石農先生書畫角署印文曰。白樓過客。其和易近人處。亦似香山。自同州丁艱回里。道出漢口。值炎威熾甚。小住數月。其行館與余寓攬茝山房。僅一垣隔。杜門却軌。日以翰墨自娛。間於雨後輕涼。隨一奚童小步後湖綠陰隄畔。布韞青鞵。依然寒素。見者不知其珥孔翠。列朱旛。曾爲二千石也。復喜與寒士交。余因得識韓。居相近。往來過從無間。先生或時設酒菓。招方岳夫常芝仙暨余談詩論畫。甚相得也。偶言及黃穀原擅於畫法。先生異日卽渡江訪之。其愛才如此。

余少未習書。迄今爲憾。或與朋儕酬詠。每一援筆。輒覺媿汗交流。而於書畫又有癖好。家貧無力購藏。然遇價少減者。雖典衣負貸不吝。半生浪蹟江湖間。聞有擅書畫詩文能事之士。不揣卑陋。必爲傾心交識。石農先生言。曩在都中琉璃廠。得古宣紙一幅。暇畫山水。差可人意。惜幀首破損。皮置篋笥久矣。余聞請閱。半晌檢出。蒼老渾厚中。復具秀潤之趣。乾溼筆都有法。蓋做麓台而得其神者。余見之。驚喜欲狂。揖而乞之。急付裝璜。什襲藏度爲墨寶云。

方岳夫招同曹問林。黃心齋。出游漢陽郊墅。因雨阻不果。移席洪石農先生寓館。聽說書者周在谿說紅樓夢野史數則。是集也。觥籌履舄。雅極纏綿。各賦十絕句紀事。心齋詩云。流紅未可付春漪。合築香泥葬玉肌。傳得女郎情態好。教人一倍惜花枝。杏子櫻桃且慢肥。柳綿榆莢莫輕飛。欲將暮雨瀟瀟曲。翻作花開緩緩歸。余作云。葬花人獨荷香鋤。聽說紅樓一卷

書試問阿誰能遣此。傷春那不泐愁余。秋賦槐黃看拾才。待君秘籍校蘭台。也須先解文園渴。銀燭金尊醉百杯。時岳夫將歸江南赴試。故云。漫唱玲瓏四犯詞。不爭日暮漢宮詩。姓名倘入江湖集。腸斷江湖酒醒時。先生讀至此首。再四吟諷曰。大有遺韻繞梁。不僅風調佳也。嗣問林岳夫心盦相繼徂謝。先生遠泣山左。余猶旅食漢口。老作江湖之客。回首前歡。宛如昨夢。能不黯然。

曹問林侍墀字曙階。歙貢生。性純和。好學嗜詩。爲岳夫外舅。嘗館于鮑筠莊。漢上厲齋。賓主倡酬。殆無虛日。新雨聯吟。落枝倡和之集。兩翁皆與詩會。興不少衰。

鮑筠莊兆瑞字輯玉。歙人。以離業客漢。雅好詩詠。每於春季花時。必高會吟朋。觴歌竟日。嘗得銅雀瓦研。邀同人賦詩。余作長歌以紀。筠莊於同人中。最爲年高。溫利眞率。有長者風。每遇寒素。絕無驕吝色。

洪旂林。字少弓。業黠。漢上閩世矣。遂著邑籍。近移家居仁坊。新築亭館。軒窗窈窕。樓閣深沈。頗饒花木之趣。主人名之曰誰園。蓋寓達觀意也。辛巳春初。積雪乍霽。折柬相邀。同程浩亭常芝仙登問青閣。賞雪。璫囊璐駮。紛飛于梅香竹影間。釀玉弦絲。歌郎一曲。迨夜分始散。芝仙賦詩。余與旂林和之。余詩云。訪戴誰園路。同雲望杳漫。雪深迷徑曲。梅瘦傲春寒。燈影明高閣。歌聲繞畫欄。勝游良不易。莫却酒杯寬。

錢塘金虞。字長孺。以舉人任孝感縣。荐舉博學鴻詞。著有小樹軒詩集八卷。殿撰姓。字雨叔。其弟也。漢口云。津樹曉蒼蒼。雲開見漢陽。朱樓三十里。一半洞庭商。

仁和陸飛篠。飲齋藁。七月十三日夜。同櫟門香林漢渚納涼。分得應字云。何處消殘暑。江空霽色徵。船移秋湍駛。市遠夜涼增。明月沈魚網。紅蕖亂水鏡。時僧人作孟蘭會于湖中放鏡便同河朔飲。酣醉也相應。霖雨嘆云。歲行在己。客在楚。

自春入夏恆雨苦。竹塢土銕烟不起。屐繫鞵丁斷難著。瓜壺易大滋味劣。酒盞不空懷糗惡。三更月黑嘯鬼車。當晝雲陰誼豹脚。漏天竟日酣歌鐘。甕盎益罌苦探索。卑陂漸沒高坑漚。蜀江漢水兩漭漭。街衢宛轉置略約。牀榻虛明漾釣綸。繞隄豈止一萬戶。參差席片紛魚鱗。提携遷徙復何在。屋脊半露波濤翻。富人多在高隄住。桀棟連雲不知數。天都庵並觀音閣。盡是尋常行樂處。才見江邊鬢影開。已聞絲管人雲哀。禿襟小袖乘涼出。酒舫鐙船看水來。

餘姚周喬齡號耐士。嘉慶己未進士。曾刊有楚游艸。漢皋云。日午層陰散。春光麗漢皋。麥依欵岸上。松與遠峯高。解佩緣誠幻。題襟興尙豪。郢中多雅調。莊舄亦風騷。

曾賓谷先生煥。官兩淮運使。愛才下士。宏獎風流。照映江左。嗣按察湖北。則詳慎獄刑。殷勤民瘼。政暇亦不輟吟眺。嘗屬黃穀原製招鶴亭圖。汪均

之作序。黃心齋約余賦詩。卽用先生集中腐鶴篇原韻。余詩有惟公春霽
顏常怡。幃帷行處宣猷爲。謝埭風高思政績。庾樓月白鑿心期。出處原無
分此彼。古賢易地皆然耳。好將鐘鼓樂平泉。且緩巖岑尋句里。清簟疏簾
愛靜幽。隱囊紗帽暇休止之句。先生所作漢陽柳枝詞甚佳。余與心齋亦
有和作。余詩云。年年吹綠上枝新。漸弄清陰漢水濱。洞口桃花無一樹。費
他搖曳獨同春。妖韶幾樹倚斜暉。曾送郎行尙未歸。昨夜春風樓外望。水
香露影冷浸衣。烟波灣裏綠侵門。水繞農家別有邨。妒煞一箇明似鏡。曉
妝長與鬥眉痕。楚王台榭久荒蕪。烟鎖千條傍月湖。猶作細腰宮女樣。幾
番眠起不勝扶。

金手山學蓮。吳縣人。詩文敏贍。久困棘闈。偕江右陶香泉本忠。館于賓谷
先生幕中。均以翰墨見重。時過漢上。與余爲莫逆交。二君皆工長短句。以
是詩會外。復增詞社。郵筒倡和。淺斟低倡之興。亦不減柳屯田也。嗣賓谷

先生調洩粵中。香泉來厲痘姥祠。手山厲於常芝仙書齋。酒歌花詠。所夕
歡聚者。閱月。手山將歸廣陵。黃穀原作漢江送別圖以贈。余賦南浦一闋
題後云。晴雪破紅梅。正春初。引動吟懷。如此何事。放蘭橈。怱怱又新惹別
離情味。從今最是二分明月。閒愁繫。只恐輓紅塵。欲染斷腸玉簫聲裏。回
思蓬雨鞭霜。嘆年年。供作枕中游記。相看各魂銷。征衣上多半酒香花淚。
輕颿挂矣。綠波南浦空凝睇。縱有丹青工點筆。難寫夢痕千里。手山登艫
之前一日。過余攬菑山房。挑鐙話別。不覺吞聲而哭。其篤于友道於此。次
年得尺素一通。並錄示近作詩餘十數首。後余旅食樾爲。九鑽巴火。迢遙
吳蜀。音問久違。停雲落月之思。時縈夢寐也。

陶香泉字定生。南城拔貢。庚午。僑厲漢口。以乏嗣。營置妾。因致旅困無聊。
一日出示湖上晚歸感賦二律。余於鐙下和答。並解其憂云。野寮茶罷暮
烟霏。緩蹋晴沙輓路歸。一抹殘陽江上閣。滿堤新柳綠浸衣。鷺花到眼年

年恨。客旅驚心事。事非莫唱江南腸斷曲。有人水驛更依依。

謂手山東歸

詩瓢

酒榼半肩幽。料理明朝郭外游。人世空裁鸚鵡賦。行春且典鸕鶿裘。醉將花月新聞補。名擬江湖小集留。笑我不才甘自棄。尙多牢落起閒愁。未幾香泉赴施南。譚太守之招。居歲餘。從太守來省垣。復得歡聚兩月。又受沔陽之聘。主講書院。別去。余辛未冬。余游巴東。舟泊仙桃鎮。作詩寄懷云。晚泊仙桃鎮。收颿對落暉。年豐邨米賤。水淺市魚稀。客路江湖遠。吟朋咫尺違。那堪同况瘁。歲宴未能歸。從此睽隔。條經一紀。前游回憶。不禁深離索之思矣。

臨洮陸秀三孝廉芝田。詩文瑰麗雄偉。硬語盤空。時有驚人之句。嘗館於

素方伯署。與長洲顧劍峯

日新

每過漢上。必偕余暨芝仙樽酒論文。清談

半日。漢口有王氏女。色麗而性慧。鍼繡絕工。復解書數。因所遇不淑。得風疾。遂大歸母家。醫藥數稔。已瘳。十之七八。年二十餘矣。母以老病。二子

皆不肖。願以給侍文人。秀三聞媒。灼言欣言請往。相之大悅。脫玉佩以贈。諏吉輿迎。定情之夕。熊兩漢士。劍峯芝仙。穀原王子。若應綬威。賦詩貽賀。女亦能誦。依依筆研間。若有所喜者。余爲置八寶妝一闌。贈之云。渴解文園一甌瓊液。邂逅漢皋仙子。迎得七香車。乍降不碍盈盈江水。分明人在鳳樓。吹綏秦簫。華燈雙照銀屏底。今夜合教妒煞風姨月姊。從此寫韻軒開。聽詩讀畫。銷魂真個誰似。可知否。弦歌絳帳。更添了十分春事。恰初放芙蓉並蒂。綺窗凝睇。嫣然媚待譜就新聲。尊前看作簪花字。時秀三主講。勻庭書院。故有弦謳句。居未匝月。風疾復作。晝則啓險。開鏡顧影自憐。夕則活語不眠。笑嚙都有。秀三不堪其擾。召其母而告之。母泣曰。此女惡業。殆種自前生。不知今世伊於何底。嗚咽呼與載之。女乃弦飾微笑。拳簾借母登輿而去。余爲嗟嘆久之。真不識是何因果也。秀三許其母云。若度爲女道士。當措庵居費。然仍處母家。作鍼繡無恙。已卯夏。余自蜀歸。滯漢。

事隔十年。偶值王氏隣人。詢知王嫗病故。女爲其兄舟載他往。不知鬻于何所。嗚呼。紅顏薄命。自古有之。然未有若此女之甚者也。倘天不使其染風疾。定早幽抑死矣。秀三聞之。又將何以爲情。

壬申之冬。秀三將赴都中。以余旅食巴東。紆道舟游宜昌。抵歸州度歲。癸酉人日。鼓權訪余巴山之東西瀼水間樓。因留下榻。携酒山游。翦鐙夜話。暢聚十日。余有鄂渚探春經歲別。巴山話雨故人情之句。秀三言秭歸爲屈子之鄉。屈子降生於孟陬。庚寅。今正月二十有二日。正值庚寅百年罕遇。若爲我輩而定者。當偕同人祝于祠下。余以塵牽未及踐約。因寄桂蕊一器。聊作清供。並賦湘月詞以紀云。叢詞烟雨問靈均。尚有秭歸邨路。迤邐迎春風漸煖。正值庚寅初度。玉劍摩雲。珠旗拂月。彷彿神容。與才人千古壽宮。誰是能賦。想見汀影臨谿。桂華釀酒。百草陳庭廡。載得漚朋兼鷺友。一舸楊波如鷺舞。可傳芭歌眞繼雅。莫誦招魂句。峽山夢淺。幾番江上。

延佇。

秀三祝屈左徒生日文云。嘉慶十八年。歲在昭陽作噩。月在畢陬。二十有二日庚寅。臨洮陸芝田。謹以酒漿果餌之儀。香草奇卉之品。追維靈均覽揆吉日。與其友某某。暨屈子五十世孫。奉祠生屈士進等。上壽于左徒清烈公之廟。曰。士有共時則忌。異代則憐。故韓非恨不並世。相如思得同年。然離之輒憶。即之復捐。日近前而弗御。遙聞聲而慨焉。泊乎蘭陵以聖人誹譽。長沙以才子播遷。達人貴德。有惜逝之賦。厲人憐王。有成相之篇。彼遇合者有由致。吾鳥知其所以然。溯修江以選憤。頰峻岳以蘊冤。堯縣十日。不足以銷恨骨。禹平九海。不足以種愁田。泉石礪而鳴咽。禽鳥恠而喟嘆。天與嶺兮如削。水與峽兮相連。日慘慘兮絕壁。蟻噉噉兮深山。念靈均之耿介。值季世之披猖。豈露才而揚已。將履潔而行芳。蘭可恃兮更化。椒專佞兮方張。附耳星中。辯士笑而舌在。細腰

宮裏美人泣而眉長。靈則啼噓抱石。護哀裳裳。顧龍門而不見。託魚腹以永藏。守彭咸之遺則。遂鴟夷于鴻茫。嗟呼。同姓無可去之義。亡國無可挽之術。始則商於不入。繼則武關不出。蟬忘鵠兮陳軫。虎語狐兮昭邨。湛盧大去於空皇。太呂不聞於寧室。然而三戶復楚。亡愈於存。六里負王得不償失。卒使羸與芊兮同盡。繼與衡兮共畢。惟二十五卷楚賦之離憂。繼七十四人小雅之怨嫉。蓀不寤兮悲回風。荃不察兮思往目。腸九迴而慕懷。肱三折而知疾。欲乘霞而出世。遠游。但畫壁而問天。叱咄。谷哭谿歔。風吟雨泣。英英如九天之雲下垂。義七如八表之水倒立。所以炳丹穴而不朽。繼素玉而長述。吾生後君千七百載。讀君騷辭。愛君葩采。潔若瑤華。香若芳茝。箕子明夷。龍逢殖醜。義重如山。憂深如海。哀哀湘纍。幽憂以死。嗟嗟賈生。痛弔知己。我時牢愁。又窮至此。唾珠玉而文成。泣瓊瑰而夢啓。道何去而何從。時一此而一彼。厥徂無愠。厥來

弗驕。居無可卜。魂焉用招。齊生死於羊腓。浮天地若瓠瓢。履君故山。訪君舊井。秘歸城在。朝雲峯近。蘭台之館華燕。玉米之田粟穎。鄉號三閭。礎有女嬰。屈公之陀。子姓所廬。墓田宛在。祠宇新除。棺見前和。像設故居。依依戀古。眇眇愁余。香焚蕙佩。堅摧玉琚。立言立德。誰毀誰譽。是仲尼子弓之流也。豈宋玉景瑤之徒歟。攝提肇歲。孟陬紀月。吉蠲庚寅。靈降於屈。爰偕我友。升君堂闕。遺像則姊弟友于。明德則曾孫貽厥。書留千橫之錦心。人少百年之華髮。于是珠囊麗影。玉燭蚤春。蘋洲落日。羅幃如神。敬援邠君補生日之例。敢學庚子拜經書之辰。月姊歸寧兮。花滿廣寒之竊。水仙流韻兮。霞開碧落之垠。芭待舞而樂洽。橘有頌而馨醇。嗚比竹于湘浦。歌鼓楫于漁津。進禮會鼓之煜爚。陳詩雜坐之鱗鱗。靈其折玉樹以容裔。翳華芝以翱翔。雲爲車兮。天爲蓋。水爲珮兮。霓爲裳。入修門。躋高堂。酌桂酒。挹蘭漿。愴偃蹇。神樂康。人不語兮。出不辭。晝

冥冥兮欲雨。儻而來兮忽而逝。爛昭昭兮未央。昔之子居仁義。孫况文章。虞卿感憤。莊休佯狂。功伐則樂望諸。道德則田子方。談天者八十一。海洲之說。宣夜者百六星宿之行。莫不同時並立。異地相望。人有所短。君兼其長。神既與天地兮比壽。吾願附日月兮末光。大雅扶輪於億日。小山承蓋於千霜。再拜稽首。神降厥祥。豈獨繡絲偶沈于角黍。亦欲朱弓長挂於扶桑。跡與神兮契闊。心悅君兮慨恍。按歸州居首峽之險。山崖峻削。人物哆囓。秀三此舉。足以移風易俗。真是千古韻事。余愛其文。故錄之。

顧劍峰。長洲貢生。詩文閎肆。藁盈一二尺許。喜談論古今。口若懸河。館于秦觀。察署時。渡江來漢。偕作山水游。余曾題其藏書塢圖。探芳訊詞云。啓軒廊。愛竹月低流。松風緩奏。正謝情陶思。紛入散花手。青衫落拓才名著。說甚因吟瘦。且年年縱覽江山。徧題亭墩。豪氣尙如舊。記曲顧房箏。醉尋

旗酒問訊天涯。同折漢南柳。清弦獨抱知音感。料理詩千首。曾賓谷先生許刊其寸心樓詩

集伴琴書。一塢白雲相守。已卯自蜀歸里。聞劍峯頸患疔疾。因偕老友施

北硯國祁。放舟吳江訪之。時疾初愈。十年重晤。歡然留飲。竟日而返。庚辰

冬。復作楚游。道出吳淞。歛門重過。則疔疾復發。招入寢室。握手問訊。別又

經年。未知消息。能無天末吳雲之感。

天門熊兩溟。少貧力學。工古文辭。詩品峻潔。五言出入陶謝。韋柳間。著有

鶴山小隱詩文集。以名進士。願就冷曹。官武昌教授。嘗來漢上。多主常芝

仙家。必邀余銜。榻暢敘。抵掌傾談。詩文外。不屑挂齒也。

王子若。太倉州諸生。善六法。尤工篆刻。庚午僑寓武昌。嘗學詩於顧劍峯。

翩翩年少。文酒興豪。辛未秋暮。招同熊兩溟。蔣靜夫。顧劍峯。戚蘭莊。常芝

仙。黃穀原。秦芝庭。大集於仙棗亭。余以將溯巴山。束裝就道。未及赴。舟中

作金菊對芙蓉詞。以寄意。云。夢合落岑。蹟聯萃水。最憐知己天涯。更娛情

讀畫。逸興。弦詩。人生聚散。搏沙似多。君勸莫負良時。朝來折簡。相呼酒伴。且典秋衣。偏我獨爲塵羈。又行裝倥傯。忽賦將離。枉烟驅繫恨。水驛縈思。傳杯想見。高歌起。應招得鶴舞雲飛。推篷試看。白漚紅葉也笑。愆期。

吳縣黃穀原。山水蒼秀。得宋元人秘法。復喜閉戶吟諷。不以示人。薄官楚鄂。性情疏散。頗得隨遇而安之趣。贅於漢口周氏。庚午漢口大火。周氏被災。余時賃方岳夫屋。因相招同居歲餘。辛未。余遣兒子挈眷歸里。穀原始他徙。余亦奔走巴蜀。然音書時達也。後湖茶肆。宿名第五泉者。主人李叟。酷嗜書畫。所藏若徐青藤八大山人。高淡游。查二瞻。及香谿石谿之畫。皆屬真蹟。時縣于茶室之傍。穀原獨步後湖。憫第五泉茶市詩云。散步不知遠。邐來第五泉。品茶貪野趣。讀畫憶高賢。綠暗庭前樹。涼生雨後天。無人同領略。悵惆夕陽邊。又三元殿雨後獨坐云。雨霽蒼苔滑。悠然憫石傍。樹中飛鳥過。衣上落花香。半抹夕陽墮。一聲清磬長。此間有詩意。朝市兩相

忘。

熊兩溟鶴山小隱詩集雜咏云。夕陽下漢口。樓閣動繁弦。夜市鐙千樹。春
江月滿船。酒殘金易盡。花落玉難全。壯士如鴻鶴。高歌鰕鮒篇。江上遲張
乙舟不至云。夕陽空水合。沙鳥一行飛。飄影樹邊出。漁燈烟際歸。美人在
夏口。明月澹清暉。江上且高枕。夢君還叩扉。

仁和蔣蔣邨。少負文譽。綜覽羣籍。勤于考證。由訓道推陞德安府經歷。
壬午之春。以公來省。及夏返權。過漢訪余旅舍。因偕道。暑于天寶庵。尊酒
論文。清談半日。別後賦詩寄余。有兩年重作漢皋游。何意扁舟與君遇。贈
我新詞錦不如。玉盤錯落珊瑚珠。示我叢談備掌故。鈎抉經史窮根株。貌
癯如鶴氣如虎。健鼎龍文百夫舉。男兒身手老無用。閉戶酸吟雜風雨之
句。又雨泊漢口有感云。沔漢流通萬里潮。孤篷泊處雨瀟瀟。雲連赤壁波
濤壯。路出烏林虎豹驕。百戰江山餘涕淚。三分事業付漁樵。沈沙折戟何

須問。且倒東風濁酒瓢。

按漢口地擅江山。勝隣樓閣。是以四方名士。每泊舟于斯者。無不流連吟眺。以擴胸襟。茲錄古今人漢口詩。兼及近時厲公過客。皆余所相識者。若倡酬莫接。縞紵未通。則不敢繁紀。閱者幸勿哂其挂漏。

王櫟門喜李嘯邨重來漢口。即次元韻云。相逢眞意外。猶作夢中猜。不畏狂瀾險。多因舊雨來。別家臨老慣。異地見花開。莫擬山陰權。春江自溯洄。鴻來山館爲吳鶴。關先生賦。叫雲因失侶。哀感臥幽窗。聊藉三間屋。憑陵萬里江。稻梁謀易足。燕雀笑難降。終夜挑燈坐。婆娑影下雙。汪松心重來。漢上小集。艸堂分賦。一從蘭權歛。復聚草堂前。不但分離久。爲歡各暮年。秋聲在雜樹。雁影落空天。明日期重醉。囊中尙有錢。酒樓觀傀儡。乘閒意不在壺觴。傀儡看他亦上場。色相不堪窮假借。提携儼自列冠裳。本無生氣偏饒舌。那有憂愁強結腸。粉飾由來沿習久。偃師應笑怒君王。喜李復

堂至漢上。別君猶共臥江船。此後惟牽夢裏緣。忽聽叩門相見喜。挑燈重話已三年。又葉碧田留飲小樓句。隔岸山如人蘊藉。遠江樓對水空明。陪陳香林集水心雲影亭句。平湖晴射波浮溢。比戶人歡麥在場。

丹徒包雲舫選菴。以業齏客漢。性慷慨。能急人難。故手致數萬金。亦時得時失。營別業於漢陽東門外。水閣風亭。芰荷香溢。頗占納涼之趣。

丹徒包包山司馬群高。行十七。高才博學。工詩善書。業齏漢口。風雅愛客。嘗慕顧玉山之風。得朱氏舊圃。擴而新之。題曰怡園。湖山石階。花竹徑紆。泉瀑交流。松桂夾道。亭館池沼。結構都非塵境。綠波山房。最爲疏廠。圖書彝鼎。錯陳其間。爲漢上勝地。一時往來士大夫。莫不樂與訂交。如黃陂吳畚恬杰。黃梅喻公甫溥。陳秋舫沅。大雲湛。昆季。歙縣徐韞齋璣。周菊存仲。南州裘慎甫行恕。長洲詹湘亭應甲。路莊南。海寧陳景華在文。漢陽葉東卿志誥。汪均之。常芝仙。黃穀原。文酒流連。皆有倡和之作。至若春秋佳

日時時讌賞於怡園中者。則與歙縣洪旃林。檀。巴菊農。樹蕃。漢陽姚小山。必遠。絳州傅華堂。縱。錢塘黃芳谷。至案諸君爲多。諸君亦同業。離務。英。儂。豪邁。文采。風流。與包山更倡迭和。照耀壇坫。題襟之雅。重見於茲。余庚辰年重客漢上。與包山一見如平生歡。不時招飲怡園。贈答篇什。率盈篋。箭。幾忘羈旅之在異鄉云。

怡園著有十二景之目。曰亭北春紅。廊西秋碧。仄徑竹深。澄池荷靜。薇架花香。蓉屏月影。小山叢桂。曲磴古梅。懸巖瀑布。巉石洞天。平台歌舞。高閣琴書。包山屬江都張某繪畫冊十二幅。一時題者甚夥。其自叙云。原夫河陽別館。夙擅清華。庾信小園。不求爽塏。而乃煙雲繚繞。莫辨東西。樓閣參差。別有天地。蓋以邱壑美。則結構無多。實占林泉之勝。叮哇新。則蹊逕迥別。不徒山水之奇。余以離務。久留漢口。有朱氏園者。無飛閣重台之瑰麗。有洞房幽室之便安。長可百弓。寬盈十笏。余得而修葺之。題曰怡園。一石

之安。必權其高下。一木之植。恆量其淺深。繚以周廊。增之廣廈。鑿深池以蓄水。澄澈晶瑩。累危石以成山。嵯峨壁削。環林縈映。芳艸平敷。層構躡虛。交錯如星羅碁布。異卉爭致。繁艷如雲。蔚霞蒸。仄徑將窮。忽逢歧路。重門別啓。頓駭奇觀。車馬無喧。琴書自樂。晏平仲湫隘之宅。雖近市而不覺塵囂。潘安仁拙陋之居。即面城而何妨嘯咏。先是余畫有樂志圖。題者溢卷。自問宦情之甚澹。預期別墅之必營。今得此園。恰符所願。幽閒莫比。俯仰如神。洵可以陶我性情。遺此歲月也已。况乎園中之勝。可供筆底之談。如花風廿四之更新。有巫雲十二之奇幻。若夫台陰送艷。檻角凝香。姿態橫生。冶容可掬。則有亭北春紅也。疏雨時聞。夕陽欲下。書成綠字。絃到青琴。則有廊西秋碧也。望美人兮何許。慕君子其可懷。碧浸簾櫳。青浮几榻。則有仄徑竹深也。淥水澄波。浩渺朱華。翠蓋鮮明。雨急珠跳。露濃玉泣。則有澄池荷靜也。屋角曼延。牆陰交互。花濃雪滾。風轉香團。則有薇架花香也。

不須涉采。時欲高攀。蟾魄迷離。露華蘊釀。則有蓉屏月影也。涼月婆娑。行雲淡蕩。對巖阿之寂寞。思招隱其何年。則有小山叢桂也。老幹森森。疏花點點。折一枝以誰贈。涉千古之長懷。則有曲磴古梅也。幽邃窈窕。威夷崢嶸。根結於虛。不憂顛墜。路小若塞。無礙傍行。則有巉石洞天也。冷冷不已。潺潺時聞。雨後潛聽。清如戛玉。山中靜坐。碎若敲琴。則有懸巖瀑布也。何來避世衣冠。不假隨身竿木。寫悲歡情態。供主客喧譁。則有平台歌舞也。玉軸紛披。牙籤狼藉。羽陵蠹簡。藏十萬卷而有餘。禹穴奇書。歷千百年而尚在。則有高閣琴書也。不勞點綴。可以棲遲。敢叨吏隱之名。聊息客遊之駕。余生平所得。墨寶頗多。而顏魯公三表藁墨蹟。實爲人間所未見。今命工刻石。藏庋於中。寶光燭天。健筆震地。洵絕無而僅有。爲此園之大觀。藏焉休焉。觀斯止矣。每當春秋佳日。風月良辰。花木扶疏。軒窗明媚。或臨流揮翰。瀟灑自如。或倚樹長吟。徘徊莫定。借山林以消塵壑。親泉石而豁性

靈居洵稱閒。樂豈宜獨。相與命儔。嘯侶送抱推襟。枕石漱流兮。豈無狂士。登山臨水兮。大有騷人。約隊偕來。分曹并進。莫不綃紈絳縹。絲竹駢羅。人望若仙。客稱離垢。裴晉公晚居綠野。志切經綸。仲長統雅慕田園。已忘軒冕。僕何人斯。擬之往哲。但能踵蘭亭之幽雅。已堪游目聘懷。何須效梓澤之奢華。僅供盪心悅魄。託詩詞以寄興。冀酬唱之有人。如入畫圖。覺吾廬之可愛。無愆風雨。請君轍之暫過。其題亭北春紅云。賞春春正好。亭北燦紅葩。艷色濃香逞。雕闌繡幄遮。花非矜富貴。人自尙繁華。式讌簪裾集。流杯醉紫霞。又絕句云。艷色最宜涵曉露。濃香正好趁微風。花南讌賞遙相看。魏紫姚黃畫幃中。廊西秋碧云。梧桐高百尺。散作一庭陰。碧引涼生榻。風篩月滿襟。石坪閒對奕。巖磴靜調琴。動我秋懷好。題詩寫素心。幾番涼雨作新秋。樹樹梧桐翠欲流。小倚石闌斜點筆。綠陰如蓋壓窗幽。仄徑竹深云。修竹牆東路。通幽一徑微。綠陰遮戶牖。碧色浸苔磯。月寫玲瓏影。涼

生絺綌衣。夜深留客坐。淪茗話依依。仄徑通幽路不窮。萬竿青翠入雲中。
北窗高臥涼生榻。消受秋湘一枕風。澄池荷靜云道暑。荷池上香清暑亦
收。嫩含初日麗。嬌倚晚風柔。睡鳥波心泛。文魚水面浮。紅衣搖曳處。誰盪
采蓮舟。十二紅闌水一泓。藕花搖曳晚風輕。納涼招客碧筒飲。笑指香從
鏡面生。薇架花香云綠陰。滿庭榭。花事到薔薇。翠簇鋪成障。紅舒展作帷。
誰將金買笑。未許刺牽衣。無限鉤春意。依依向夕暉。密覆重陰一架花。深
紅淺白燦朝霞。香風引動蜂成陣。張幔山亭向客誇。蓉屏丹影云。歲晚得
芙蓉。芳情澹復濃。繞池排畫幃。臨水作秋容。最好霜前看。徧宜月下逢。靜
姿乘媚態。都付影重重。蜀錦屏開繞曲廊。枝枝逞艷拒繁霜。可憐隔水亭
亭態。愛向瑤台下妝。小山叢桂云。秋暖蒸寒馥。中庭月正圓。繁敷盈碧
巖。叢植蔽青天。招隱堪娛老。淹留不計年。風來香萬斛。高咏小山篇。廣寒
仙種隊塵寰。親手栽培徧小山。最是年年秋皎潔。香飄金粟落杯間。曲磴

古梅云。冷蕊逢春曉。橫斜曲磴傍。美人立苔石。高士臥山莊。江笛吹烟散。
梨雲入夢香。一枝折誰贈。詩興問何郎。百折層巒路欲迷。老梅礪礪半山
谿。暗香疏影空千古。不許詩人再品題。懸巖瀑布云。蒼鬱蒼巖秀。崢嶸瀑
布懸。一條奔樹杪。百道迸階前。晴雪飛空際。風琴奏古絃。水簾明入望。幽
絕此林泉。百道飛泉隱密林。一條匹練掛危岑。潺潺自有天然韻。絕似松
風澗水琴。巉石洞天云。洞天題白石。巉削界晴空。仙境欵斜轉。靈巖窈窕
通。掉頭林樹合。放眼畫圖工。別有樓台好。煙雲吐納中。巉峯高插碧雲寒。
洞口桃花仔細看。不用漁郎更相引。壺中天地本來寬。平台歌舞云。張謙
羣仙會。平台面面開。衣冠優孟樣。竿木滑稽才。銀燭金樽樂。繁絃急管催。
月高燈影亂。曲罷玉山頽。曲欄迴護與階齊。妙舞蹁躑翠袖低。一曲繞樑
人盡醉。不知簾外月平西。高閣琴書云。萬卷藏高閣。琴書樂有餘。未能金
穴探。聊擬玉山居。昔代桐音古。前賢墨寶儲。湖山遙可挹。登眺日無虛。高

樓乘興日登臨。雨潤琴書愜素心。放眼江山皆入畫。晴川黃鶴對披襟。
包山善書法。購藏碑帖甚多。嘗得顏平原手書三表。藁墨蹟。一爲謝晉王
曹王侍讀贈華州刺史表。一爲謝兼御史大夫表。一爲讓憲部尙書表。考
之唐文。俱經載入。筆力遒勁。自非後人所能摹擬。長洲吳雪鋒國寶。書法
魯公善雙鉤。精鏤碑版。己巳冬。僑寓武昌。包山延至怡園。鈎泐成冊。吳以
病歸。未幾逝世。越三載。吳弟子董素愚昌來楚。始爲上石。董授受有師法。
形神氣韻。絲毫不失。識者謂高出爭坐位帖上。包山自跋云。宋葉夢得少
蘊。避暑錄話。載顏魯公眞蹟。宣和間存者猶可數十本。其最著者。論坐位
書。在永興安師文家。祭姪季明文。病妻乞鹿脯帖。在李觀察士衡家。乞米
帖。在天章閣待制王質家。寒食帖。在錢穆甫家。其餘蔡明遠帖。盧八倉曹
帖。送劉太眞序等。不知在誰氏。皆有石本。坐位帖。安氏初析居。分爲二人。
多見其前段。師文後乃並得之。相繼入內府。世間無復遺矣。宣和迄今。又

七百餘年。墨蹟更所罕見。嘉慶戊寅仲夏。獲此本於漢皋。誠爲希世之寶。第卷後無跋。接處有花奴半印。或不僅此三表。宋南渡後。購收古今名物。多曹勳龍大淵鑒定。二人目力苦短。往往翦去前人題語。元明二代亦竟無題識。或近世牟利之徒。截留跋語。以續贗本。圖售重值。此表之跋爲其遺割。亦未可知。至墨蹟濃淡。勾改塗抹處。要非後世所能假摹。識者自能鑒之。此稿未見刻本。遲速有時。海內嗜奇之士。必以先覩爲快。因摹勒上石。廬山既有真面目。固不在跋之有無矣。其精鑒如此。包山嘗書金剛經小楷全部。又臨穎上本蘭亭麻姑仙壇記。剛健中具有秀潤之致。同人力勸上石。附于魯公三表後。

又嘗得岳武穆手書前後出師表。裝潢兩手卷。尾跋云。紹興丙申。奉命西征。過南陽。避雨武侯祠。秉燭看壁間詩文。讀至前後出師表。不覺淚如雨下。是夜竟不成眠。來日雨尙不息。道士出長卷索書。生平最愛米元章筆。

勁力道。故用其法。爲此二表。聊釋鬱悶耳。秋八月岳飛并識。讀之其忠君愛國之心。凜凜如在。包山亦將泐石行世。

包山詩不多作。而饒有佳句。山游云。寒雲墮荒野。朔風啓積陰。初日早出谷。連嶂露嶮嶽。雍容閒余步。徑峴氣蕭森。俯仰發長嘯。聊以豁塵襟。昔時桃李花。今來霜露侵。馳暉猶奔箭。轉睫不可尋。美人感遲暮。蹢躅多苦心。願言策高足。毋爲坐銷沈。擣衣篇云。纖雲四卷月如練。蕭颯風催櫓。鐵戟攬衣寂靜下庭階。蟋蟀喧秋人不見。井梧搖落井泉乾。轆轤千尺腸俱寒。擣衣擣衣聲不止。聲聲應入羈人耳。回頭空幙秋氣涼。爲君添製錦衣裳。別來瘦損難意量。密密緘愁緘線長。衣在妾邊君應單。擣衣容易寄衣難。覆衣滅燭上床去。夢中忽到遼陽路。觀門蟋蟀有感云。渺爾寒蛩力。居然賈勇前。兩雄爭壁壘。衆目定螭妍。得意長鳴翅。輸心暫息肩。半間堂裏客。經注亦堪憐。舟泊小孤山云。巍然如海島。孤立出江間。樓閣參差起。峯巒

曲折攀。振衣開眼界。回首渺塵寰。此日舟停處。盟漚興自閒。秋砧云。何處
秋砧急。更深度畫牆。紛紛催落葉。漠漠動寒霜。搗入鄉心碎。驚回旅夢長。
朱樓歌舞處。誰識斷人腸。江鷗云。浩蕩長江外。忘機不識愁。破烟飛拍拍。
逐浪狎悠悠。沙渚留踪迹。浮沈任去留。夕陽烟水闊。萬里獨神游。桃花夫
人廟云。隄畔桃花發幾枝。香風吹入息嫫祠。祠邊古月明如舊。曾照三年
不語時。渡江云。一江春水碧溶溶。兩岸青山列畫中。乘興挂帆爭晚渡。夕
陽低映入蘋篷。寒鴉云。秋風蕭颯起層陰。烏鵲投林噪夕曛。只爲衝寒覓
棲止。亂翻紅葉落紛紛。雁來紅云。秋來百卉半闌珊。爲報風霜晝掩關。聽
到雁聲雲外起。一時花放盡紅顏。他如斜日一簾茶正熟。落花滿地燕初
來。眼底江山皆畫本。雲中鷄犬自人家。皆清婉可誦。

包山長子學齋良俊。豪邁有父風。胞姪硯農良丞。年少翩翩。喜交游。善長
短句。己卯。余自蜀下漢。曾以新詞一卷見示。余賦瑤花一解題後。並送其

赴廣陵云。峽山雲棧。萬里橋邊。嘆年年漂泊。么弦獨撫。曾未有相與。句烹詞琢。惡谿蠻洞。只消受雨風昏翳。待片飄東下岷江。幾度夢驚郵角。漢皋春去。怱怱且暫解征塵。重問吟約。初投縞紵喜同調。好按紅牙商榷。新聲一卷。又誰料中懷離索。却便宜烟月揚州。唱徧家家簾幙。蓋余客槩爲七年。僅與丹徒嚴麗生孝廉學洽。巴蜀郵筒。倚聲酬唱。迢迢千里。竟未一面爲悵。故遇同調。不禁依依也。

許叔翹工詩文。膂力過人。復精槍法。秋闈屢躋。值教匪爲逆。從軍大府。畫

攻守策。團練鄉勇。兩敗賊衆。授職不受而退。亦奇士也。芝仙贈詩云。汪倫

常說項。覲面落花時。

汪均之曾向余稱賞君不置。君來漢時值三月。

屢畫諸侯策。閒吟八卷詩。君著有疏園詩

卷八

英豪堪自賞。風雅亦吾師。垂老拋長劍。蔬園隱最宜。又題其詩後云

鶴髮飄飄志不灰。丈夫安肯事毛錐。

集中有一劍當胸不著書之句。

腰懸三尺光芒在。曾向

淮黃殺賊來。談兵說劍氣縱橫。落葉飛花琢句清。倚馬揮毫看艸檄。旁人

休認魯諸生。

叔翹酬芝仙詩云當塗故國舊居隣。

君先籍當塗。按懷遠古當塗國。太平府之當塗。乃僑置也。

江漢浮家水

抱門。詞客有靈鸚鵡賦。美人遠嫁明妃邨。袖翻碧月逢常建。酒近青山戀許渾。計日挂颿洞庭去。妒君雲夢已先吞。

吳雪鋒書法顏魯公。又善雙鉤。精鏤碑版。包山擬以魯公墨蹟。鈎泐上石。因延于怡園。居數月。忽以事歸吳。未幾逝世。惜哉。芝仙有詩贈之云。吳門吳季子。清癯鶴標格。家無二頃田。四壁但書籍。昔游梁趙間。公卿遊虛席。今來江漢上。乃作依劉客。篆隸追斯邈。筆端森劍戟。真書撫魯公。雄健攝精魄。餘技更通神。雙鉤妙無跡。操刀鏤版碑。海內聲譽赫。我亦愛臨池。逢君心莫逆。小巫見大巫。靈通借誘掖。君才尚如此。而我復誰惜。相看兩鬢斑。且遂烟霞癖。不必問升沈。與君浮大白。

漫志。袁真來別駕。隨園先生嗣君也。與余別于袁浦。十數年矣。漢上握手。

時從談讌。嘗云。久耳月湖名。停橈之次日。卽步探堤邊春色。眞山眞水。直欲駕虎阜平山而上。殆洪谷子得意筆也。其欣賞如此。予月湖柳枝詞有云。問誰下馬先攀取。要算袁絲是解人。蓋指眞來也。

丹陽丁義門以成號雲峯。工山水。少時獲見元明各家墨蹟不少。是以下筆邱壑。多有深致。又善寫眞。韻形兼勝。年六十餘。目力不衰。寓漢上大王廟僧舍。幾二十載。好事者無不乞其傳神。以爲珍寶。雖閨閣中亦聞名。延寫呼爲丁先生云。壬午九月。八十稱觴。芝仙賦詩以祝云。雲峯先生老畫叟。古貌古心古鼎卣。倦看金焦兩眼青。雲夢還來吞八九。花宮安硯輿脩然。懶去熱場事奔走。擅長家學虎頭癡。尊甫先生
著名傳神下筆貌難避研醜。千邱萬壑滿胸中。六法且向倪黃取。大幅小幅寫縱橫。問誰筆墨同不朽。煙雲供養葆精華。富貴浮雲幻蒼狗。廿年滯蹟漢江濱。坎坷纏身亦常有。世人遭之必攢眉。先生晏如開笑口。今逢八秩綺筵開。同人登堂奉觴酒。紫蟹

黃花正及時。花下何妨飲一斗。芝仙採得金芝來。願翁餐衍彭栴壽。

潛江甯雙梧孝廉

熙朝

字柑堂。少苦學工文。尤溺于詩。性樸實無華。喜交

游。庚辰計偕缺資斧。乃附車東下。吟覽吳越山水。時有故交漢上劉硯夫。邦彥。官姚江。書招下榻署齋。因哀途中詩。題曰庚辰游草。爲付梓人。漢江解纜云。臥聽隣舟語。起看江水生。催颿挂初日。夾岸應鳴鈺。黃鶴回頭渺。青山拱手迎。年年吳越夢。今喜遂南征。

同里蔣嗜山履泰。芝坪坦昆季。皆余總角至好也。以先業在天門之岳口。

故伯仲互相往來。吳楚與雙梧稱莫逆交。辛巳季冬。雙梧來漢。介嗜山尺素訪余客舍。因留小住半月。地近卑誼。歲將殘暮。塵市中兩人。每夕篝鐙高論。尊酒狂吟。比隣聞之。咸爲賦怪。雙梧題余詩藁云。江漢三千里。巴歛七八年。諸侯爭埽榻。餘子漫隨鞭。此集凡三變成名。豈偶然。請從蘭畹譜。並向國門懸。

君刊有茗谿漁隱詞彙故云

詹湘亭明府。時宰漢陽。挖雅揚風。爲士林推重。雙梧與之有舊。投刺一謁外。餘不屑往也。嗜山喜購古本書。以及名家書畫。藏于靈書軒硯之樓。非識者不以出示。芝坪警敏機變。練達多才。善與人交。不渝終始。曩余旅困。槩爲山川間阻。得以家書時達。皆芝坪之力也。

怡園十二景畫冊。題者甚衆。余最愛漢陽馮芝軒國恩諸作。流麗可誦。其咏亭北春紅云。玉欄干外淺深紅。姚魏同時拜下風。香遠莫愁簾幕隔。色嬌原在綺羅叢。芳華絕世春無價。讌賞經旬酒不空。欲賦清平慙未稱。騷壇還讓主人翁。廊西秋碧云。西風蕭瑟動園林。吹老梧桐秋漸深。待月忽驚新漏影。繞廊猶是舊成陰。涼生金井青浮濫。露泔珠簾翠濕襟。對此詩懷轉寥廓。幾番倚樹發高吟。仄徑竹深云。一林修竹徑參差。籟籟聲中解籜時。長願對君祛俗態。也堪留客賦新詩。繁陰匝地全忘暑。濃影搖風半覆池。雨後萬竿青玉立。此間佳趣幾人知。澄池荷靜云。池中三十六鴛鴦。

蓮葉田田深護藏。綠水近依名士幕。紅衣如對美人妝。花從靜處看逾艷。境到幽時覺倍香。折得碧筒招客飲。臨風不惜盡千觴。薇架花香云一架。濃香滿院春。嫣然含笑似迎人。光凝蛺蝶窺叢見。頰染胭脂着色勻。不慣禁風嬾偏娜。偶然帶雨亦精神。錦袍往事豪華甚。誰是當筵賦手新。蓉屏月影云。羣英逐漸萎秋霜。尙有芙蓉獨自芳。九疊屏遮花爛熳。一輪月照夜昏黃。徘徊似顧風前影。明艷如窺鏡裏妝。也是人間好顏色。不隨桃李媚春光。小山叢桂云。小山秋色似淮南。礪戶巖阿取次探。老幹拂雲幹。蠹。天香經雨散。醜。欲供清賞枝攀一。爲集幽人徑闢三。我亦平泉江上客。鄉林風景性尤耽。曲磴古梅云。不合時宜不做時。年年老樹發新枝。此花幾世能修到。明月前身未可知。磴側多栽松竹伴。春來獨具雪霜姿。古心古貌憑誰寫。應乞華光作導師。巉石洞天云。摩天峭壁石巉巖。洞府清幽隔翠巖。自是高人甘小隱。由來仙境異塵凡。斑斕滿徑封蒼蘚。偃蹇當

門植古杉。聞有瑯環新著述。叩扉願得一開函。懸崖瀑布云。冷冷瀉出一泓清。界破青山大有情。風急亂翻珠錯落。崖高碎滴玉琤琤。聲如水樂松間奏。景憶匡廬月下行。顧我詞源曾似此。奔流倒峽使人驚。平台歌舞云。平台罨畫隱林巒。選舞徵歌興未闌。紅粉兩行花影亂。霓裳一曲月華寒。君能顧誤同公瑾。人羨風流比謝安。指點東山尋樂地。心隨魚鳥共盤桓。高閣琴書云。君家高閣即名山。富有千秋在此間。不比儒生事章句。却欣風雅許追攀。銀鈎珍重遺文古。綠綺新調永晝閒。試啓雲窗窮遠目。隔江蒼翠擁煙鬟。芝軒少時酷嗜吟咏。曩余館吳氏攬菴山房。曾以詩卷商榷。近與江都胡子安元。儀徵許墨卿源滄。丹徒唐仲遠舒。及兒子濤。同下榻怡園。酒邊花下。吟興甚豪。亦一不易才也。

胡曉嵐德明。一字東海老人。江都人。僑寓漢口。余向識之于鮑筠莊客館。醇謹渾厚。有儒者風。善書法。夙爲常芝仙所推重。今年垂八十。興復不衰。

臨池揮灑。逸趣橫生。有時邀客奕碁。局終掀髯大笑。不以勝敗攖心。平居敦厚善行。老而彌切。江漢相距一水。往來帆檣如織。每遇暴風。往往有沈溺之患。雖有官設救生船隻。江面遼闊。不能徧及。老人心焉憫之。於施救事宜。籌之已久。會太守沈公。亦以此勸募地方。老人聞之曰。是可以成吾志矣。因命其子元謀之同志之士。創議於晴川閣。設局置船。爲救生會所。自癸未迄今。僅三載。賴以救活者甚衆。此善之大者。他如修橋梁。振貧乏。施藥餌。見善靡弗爲。爲之靡不力。又嘗手書梓潼帝君陰騭文。泐石於晴川閣。俾登眺者讀之。油然而生爲善之念。其生平行事類如此。宜其晚年精神矍鑠。蘭玉森立。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也。

丹徒唐仲遠。舒英雋豪邁。倜儻不羈。少受業于荆溪周保緒。濟以事來漢。包山延之怡園。機性警敏。人咸推其有幹練才。詩筆矯健。其幽居云。幽居遠塵市。入山春滿林。白雲遠吾目。鳥聲閒吾心。塵沙飛濛濛。安能沾我襟。

鴻鵠遠羅弋。翩翩來江濱。胡不振六翮。直上青雲岑。善長短句。與硯農倡和最多。虞美人咏柳影云。非烟非霧春無主。不盡銷魂樹。送君遲到月黃昏。又是滿庭難埽。別離痕。參差不定明還滅。欲贈何堪折。者番情緒已成空。燕子怪他頻翦恰重重。

巴樹蕃。字碩民。一字鞠農。歙人。理禹筴。客漢久。廣交游。自縉紳以及閭巷。無不知其名者。尤能急人之急。以故有小孟嘗之目。涉獵書史。耽詩。遇人詩中有佳句。則低徊諷誦。一往情深。記其詠明妃一絕云。青塚猶懸漢月明。千秋埋骨不埋名。試看圖畫功臣閣。秋雨秋聲滿渭城。棲霞嶺云。窈成三字孰批鱗。不醉黃龍恨不伸。北塞肯容歸二帝。西湖甘舍葬孤臣。功頹一旦金淪汴。論定千秋鐵鑄秦。嶺上南枝休涕淚。冬青杜宇更悲辛。俱沈鬱頓挫可誦。

洪旃林誰園。蓄孔雀雌雄各一。伏卵成雛。年得數羣。如禽譜所云。三年後

金翠徧體。翎長三四尺。春日對客開屏。宛轉就人而舞。此禽本羅江野生之物。今養于家園中。伏雛成隊。馴擾如家雞。亦異事也。年來更闢荷池。寬盈十丈。築方墩建亭其上。榜曰得月。界以柳隄。渡以石橋。較前更增軒廠。旃林園居雜咏。有神游太古羲皇上。人在蒼茫雲水間。希有堪誇雙孔雀。伏雛成隊伴幽棲之句。蓋紀實也。

甯鶴軒廷楫。字濟川。潛江諸生。雙梧孝廉之尊甫也。雙梧常誦其後湖一絕云。四圍軟翠漾湖光。暑後無風天亦涼。最好茶樓深夜坐。月明如水憶瀟湘。風韻絕佳。

歸安孫秋濤枚。好學能文。屢傷租課。以貧故。幕游楚北。飢驅僕僕。率無寧歲。與余同里。交三十年矣。嘗記其漢口別余及張亭邨云。相見倍相憐。深情勝昔年。與君俱逆旅。此別轉悽然。落日明流水。長風送去船。登臨空有約。孤負好晴川。時約游晴川閣未果又丙子春日。重至後湖有感云。映隄拂面柳絲斜。

不見黃花地上花。估客那知興廢事。討春依舊門繁華。泊漢口望大別山作云。浪游幾度此經過。可奈留無十日何。獨倚篷窗看大別。空教添得別愁多。時將至襄陽

閔秋舫文哲。初名大綸。舊爲吳興著族。其先世宦游山左。明季遷徙漢上。秋舫長身修髯。貌頗偉。性傲岸不拘。嗜作韻語。不事鈞深抉幽。嘗手錄古今人詩數十冊。操觚染翰。兀兀窮年。雖炊烟欲斷。悉置不問。復愛書畫。時過骨董家詢視。遇有佳者。典衣購之不吝。更好觀人奕。常備酒菓。以招奕者。奕者殫思苦心以爭劫殺。而秋舫則起伏相忘。勝敗不關。局罷掀髯大笑。漢上春時。燈市甚盛。好事者巧製燈謎。懸于戶外。設文房各物以酬中者。秋舫尤酷嗜之。聞有燈謎處。無不到。更闌人散。猶獨立裴裒。若不忍去者。歸必紙筆携滿袖。恆欣欣然有喜色。人笑其癡。因自號五癡居士。曩倩人寫小影。作荒山古木。一人孤行狀。題曰古道獨行圖。乞人題咏甚多。其

風趣如此。著有五癡山人藁。後湖茶社遠眺云。小步初離市。湖天望渺冥。雲來秋水白。雨過遠山青。道暑呼佳茗。尋詩倚曲櫺。幽情羨漁者。歌槳度前汀。又絕句云。蕉窗兀坐靜無譁。風裊鑪煙故故斜。一枕清涼消午夢。自烹活水試新茶。句如有水皆通閣。無山不對窗。買花償古硯。得畫典春衣。搜書如訪舊。覓句欲翻新。時光冷暖無難料。花事榮枯總不齊。得句常嫌敲字苦。遣情翻爲種花忙。皆脫口成佳句也。

傅華堂樞。一字楓船。行十三。晉之故絳人。年甫十齡。即失怙恃。依孀嫂。口氏撫育成立。幼聰慧。讀書善悟。及長。達事理。與同鄉巨族尉氏葭葦親。聞其能。聘司淮南禹筭。尉氏有業在漢。積久多叢脞。華堂至。釐剔積弊。業爲之復振。鱣綱重任。卹華堂遇事贊成。處一切交游。傾肝胆。重氣誼。人咸稱長者。其事嫂甚敬。禮義不稍僇。不冠不見。每事必咨。有馬伏波張禹玉之風。念嫂氏撫育之恩。常思所以報之者。先舉一子。卽請其命名。立爲後。將

請旌以表其志。并命其子爲請褒封。常遠游。別嫂有句云。含淚理行篋。恩勤憶昔時。回看雙鬢白。圖報莫教遲。其至性纏綿。有流露於不自知者矣。姚小山必遠。原籍皖江。爲桐城四姓之一。先世以都閩遠宦安龍。漢鎮地當孔道。遂遷家於楚。父與兄相繼業淮。小山幼慧。展卷過目自成誦。試童子。屢冠前列。不得志於司衡。因投筆筮仕於兩淮。直指器其才。極引重。有忌之者。沮其用。去而席世業。善持籌。每歲額運逾楚省之半。然能勇退。不自滿也。爲人尙誼氣。重然諾。柔不茹。剛不吐。有以患難告者。必拯之。有以困苦告者。必矚之。雖巨金不吝。遇公私事之糾紛者。入手卽迎刃而解。排難解紛。人依賴之。性尤豪邁。曠達不羈。歌場酒蓋無虛日。然不以廢事。游讌之暇。閒爲歌詩。皆本於性靈。每有吟咏。多膾炙人口。如游姑蘇咏虎阜云。海湧山前水咽流。鐵花巖下暫遲留。樓台春鎖千年恨。窟室魂銷一劍愁。空有禪心來問石。更無明月去浮舟。玉鳧金虎深惆悵。回首欒城怨。

未休。五人墓云。繞市行呼氣薄霄。頓教緹綺逆氛消。五人死義酬忠介。一路生祠祀豎刁。忍使諸名埋宿艸。還同流水咽胥潮。最憐風雨瀟瀟夜。血污游魂不可招。他如過馬當山句云。不因世態爲牛後。又逐風帆過馬當。窺見一斑。可得全豹矣。

漢口叢談卷六

烏程 范 錯 白舫

楚北爲大江形勢之區。都邑錯峙。山川鬱盤。而漢口一鎮尤稱雄傑。前臨襄河。面峙古大別山。東西三十里有奇。路衢四達。市廛櫛比。舳艫銜接。烟雲相連。商賈所集。難觀之貨列隧。無價之寶羅肆。適口則味擅錯珍。娛耳則音兼秦趙。當夫良辰令節。士女嬉敖。靚妝絃服。便娟僂紹者。曜野暎雲。于是貴游公子。旅食詞人。或跌宕文酒。或流連聲色。清歌妙舞。至更殘而方響猶繁。墜珥遺簪。迨月落而歡情未歇。蕩魂傷精。一醉累月。直欲空北部之胭脂。壓南朝之金粉也。

漢口青樓。有官私之別。上路以義和軒巷。下路以青蓮樓爲著名。義和軒巷。近已闕寂。皆散處于巷之後街間。暗室低樓。鄭聲齊語。琵琶一曲。燈火留髡。所謂宜夜不宜晝也。初開競醉之筵。竟作迷香之洞。彼誇錢樹。此艷

金鍋。脂粉濃妝。觥籌雜沓。遂有流連荒亡之事矣。

仁和陸筱歆飛。昔館於漢上胡氏。居近狹邪。嘗有漢皋夜市詩云。江頭夜市散初更。醉帽欹斜白袷輕。茉莉芝蘭香滿路。一街燈火賣花聲。夢醒猶聞隔院歌。香銷酒冷奈愁何。高樓夜半涼如水。嘯煞簷前紡綫婆。

所謂官者。門前晚懸大鏡。內則五六人或八九人歌韻悠揚。箏琶雜弄。以動游人之聽。客至則梧盤狼藉。嬉笑諠呼。不忌也。私則閉門寂靜。或一二人。或三四人。而居後街幽巷間。每至傍晚。有游手務閒者。名曰打槍。暗伺客過。辨色而起。躡靴來問。必盛稱某家有絕妙佳麗。可以榻足。聞者豔之。隨其紆徑而往。欸門以入。一一出見。合則留。不合則去。略爲賞給打槍者。雖歷叩數扉。引走不倦。如有愜意。則香栢交飲。玉體橫陳。一入其彀。鮮有不爲花迷月醉矣。

送駕墩。在新安會館後。爲歪妓所聚之處。又有米廠亦然。席篷作屋。竹片

爲牀。賣笑倚門。招搖論價。人而禽獸。即眼前地獄也。方雨邨如川。漢口冶游詩云。畫地爲牢也。占春。桃花泥澆。逐流塵。此間便現泥犁相。那得金剛不壞身。其寄慨也深矣。

陳小翠。不知何許人也。兒時爲無賴子。携以鬻于漢上之陳娼家。名曰小翠。女蓄之。教以歌彈。幼姣豔奪目。有湘南客見之。謂是兒楚楚可憐。若秋海棠。恐向西風。嗟薄命也。及笄。容采溢發。技擅琵琶。車馬盈門。籍中名著。然于酒闌人散。每獨臨風。悵悵。若有不勝悲者。傍亦莫解其意。江左某生者。從父賈于漢。偶作狹邪游。見翠而悅之。翠亦心相契洽。久之。語生曰。墮入風塵。妾之命也。蒙君愛我。願以終身相託。生許之。翠曰。君旣許妾。妾身已屬君矣。幸早爲計。拔我於汙泥中也。乃誓不見客。時生先聘有室。畏父遷延不敢告。戚黨有知者。憫翠之情。緩達其父。以獨子故。亦不訶譴。計于娶婦後。納翠。而陳倡強翠倚門。不可。則日凌迫之。且加詈撻。詬辱。翠復急。

不能自脫。生又無可如何。陳倡所夕。搗鳴不已。翠遂整飾衣裳。一旦自經死。年僅十七。先夕招生至。歎接如故。但曰。妾不負君也。生未喻其言。至是大慟。時嘉慶甲子八月六日也。生父聞之。亦爲悼惜。屬厚殯葬焉。生徧乞能詩者。弔之。哀集成卷。題曰泣花吟。江右唐夢仙秀才荈馨。爲之作傳。程耕雲常集吟朋。携酒赴大別山麓。小翠殯宮處。弔之以詩曰。雨散雲收十七齡。芳魂何處悵零丁。春風燕子憐關盼。夜月桃花弔小青。香粉猶存人已遠。畫樓依舊日長扃。防他架上紅鸚鵡。喚到琵琶不可聽。又有訪舊詩云。溫風開徧女兒花。香徑無人問狹邪。記得第三橋畔路。枇杷門是秦孃家。風調絕佳。殆亦爲翠作也。

吳格齋閒情麗品。漢上徐校書蘭芷。秀曼都雅。善筆札。手作小箋。皆有思致。所居翦雲樓。植觀音柳數株。高出簷牙。每凭欄凝望。瀟然作出塵想。予與游數載。贈詩有云。柳眉不是尋常樣。分得慈雲一段香。後棄家人道。年

才二十也。丁巳。余北上。路傍見觀音柳感作云。暗記昔年游冶處。一枝斜拂翦雲樓。爲之唏噓累日。

又辛酉九月六日。楚闌揭曉。先一夕。鄂城同人邀爲慶榜宴。予謂得失固聽之天榜。則何可預慶也。去之。漢陽諸友又爲相邀。因避就玉英校書榻談焉。玉英知爲榜期。亦以相言。予笑却之。夜分賣試錄者至。見予被落。悵然久之。目熒熒欲涕。蓋玉英與余相識數載。故盼望甚殷也。嗟夫。我未成名。君未嫁。豈獨羅江東嘆息耶。因感其意賦一律云。高樓更永夢初成。手把新題問姓名。自笑頭顱猶故我。只將蕉萃對芳卿。青衫未必終淪落。玉筯相看轉縱橫。從此鍾陵還醉別。秋風那不憶雲英。先予訪舊意難忘。詞有不堪湖海留連歎。息消磨匣劍。斷損囊弦。雲英重見處。回首各淒然。句又雨夜留飲百字令。有紅粉憐伊。青衫歎我。總是風流譜句。悉屬失意之讖語。亦知人生得喪。非偶然也。

又乙巳春。鄂郡友人余輝譜云。亡。丙午秋。徐蘭沚校書入道。余自此絕跡漢上矣。己未冬。再至。撫景蕭條。不勝隣笛車鈴之感。作詩云。一醉巴陵酒。於今十五年。却從湘浦路。來趁洞庭船。宿艸猶如此。飛花何處邊。寒風吹颯颯。回首重凄然。

又壬戌五月初。與漢上同人。買醉於玉香樓。聞有善琵琶者。召之佐酒。至則色藝俱絕。而意態摧抑。若有不能爲懷者。酒邊問訊。自述酸楚之甚。舉坐不歡者久之。嗟乎。雨暗湘流。雲迷紫塞。天荒地老。無處埋愁。何必潯陽江頭。感楓葉荻花。始青衫淚濕哉。飲後命紙。綴爲長篇。凡六百五十八言。曰續琵琶行云。炎風刮地。火雲起。晴街月色明於水。漢皋旅客奈愁何。呼朋買醉聽清詞。選花偶過宜春院。紅燭高燒開綺宴。聞道琵琶第一聲。頻遣雅鬟約相見。須臾抱得四弦來。綽約花枝照人豔。雲璈檀板且慢敲。先聽轉軸弦聲交。安弦一一宮商合。未彈莫使歌聲雜。一弦高發一弦低。

疏雨斜風來颯颯。劈挑推却指如飛。清濁之間妙入微。鶴鳴古樹露初冷。
雁叫沙汀雪作圍。忽然清角變徵羽。音悽調急促弦柱。羈客城南欲斷魂。
樓頭少婦淚如雨。此時人聲聞絲聲。聲聲掩抑最有情。有情却被無情斷。
寡鶴孤鸞飛失伴。鸞鏡宛轉化嗁媛。搖搖華燭光清亂。曲罷餘音住又留。
長隄別後回星眸。滿座肅然都改容。似聞蛩語吟高秋。我見丰姿已心異。
訝是平生不得志。又聞琵琶怨以悽。抑鬱心中如許事。把杯促坐訊芳輓。
憐君狼藉委東風。自言大堤有舊族。鄉風慣倡銅鞮曲。藍田玉美價連城。
秀水珠明換十斛。嬌小曾邀阿嬾憐。娉婷自許藏金屋。盈盈十五字東隣。
猶待春風與拘束。忽地篝火起狐鳴。蛾賊潢池盜弄兵。夜裏刀槍臨漢水。
朝來烟火照襄城。焚掠可憐留焦土。殺人不許有哭聲。親舊走散眷屬死。
伊誰提攜惜輕盈。流轉關河莫自主。自分弱質飼狼虎。陌路忽見故鄉人。
爲道高門留稚女。只言堂上簸金錢。那識樓頭學歌舞。紅樓誤入劇心傷。

桃花命薄儘輕狂。買笑不少纏頭錦。知音難覓有情郎。秋月春花昏復曉。
章台折柳來京兆。却扇一顧肯留香。爲織金籠護嬌鳥。芳洲正宿紫鴛鴦。
緣淺誰料賦斷腸。泣血只應同杜宇。分明那得拜姑嫜。訂得佳期春又誤。
蕉萃妝成誰與訴。夜長枕畔暗嘯紅。雙槳空懷桃葉渡。信手彈來那自知。
傷情豈計鍾期遇。聽罷此語重淒然。天涯何處不堪憐。長沙秋色悲知己。
洛水春光損少年。暗把離憂尋舊譜。淪落飄零羞自語。青衫紅粉古今愁。
與君同是傷心侶。傷心本來是琵琶。况當漂泊尙無家。莫將長恨翻新曲。
宵來作作動風沙。襲回惆悵月照席。大別山頭嘯亂雅。予年來落拓無成。
意氣隳唐之甚。買酒聽歌。借以自放。往往見之筆墨。亦升庵所謂老顛欲
裂風景。聊以耗壯心耳。朋輩乃以爲詬。嗚呼。碧海青天。羈愁莫訴。美人香
草。騷士寓言。又誰知之。

黃心齋自號櫛山詞客。所著漢口漫志中。有涉於漢口瑣事者。十無二三。

故題曰漫志。亦散漫之意也。其二十一卷。薈載漢上紅樓妙妓獨多。因增記之。

漫志。櫛山詞客。作漢口青樓樂府十首。命題既新。措辭亦異。而淫朋歪妓之態。刻畫殆盡。宛讀羅兩峯鬼趣圖。錄之以供閱者噴飯。且使當棒一喝。咸知橫陳事。如嚼蠟無味也。其或枇杷花下。芍藥欄邊。可入金粉西樓。鬻花南部者。約略紀之。打圍謠云。命淫朋。招闖伴。畋冶豔。徧倡館。一遵大火路。暨青蓮樓。涉獵花陣。可一網而收。二從昏迨曉。不費絲金。粉白黛綠。罔不遂其游田之心。孰謂色荒。乃抵從禽。三自注浮浪子弟。閒走青樓。日可數十百家。謂之打茶圍。大火路青蓮樓兩處。妓館爲最多也。

牽簾怨云。呼名愁不應。按圖令索駿。怕君着眼太分明。故遣優曇現一瞬。注。闖客人門。搗兒延坐。家有粉頭若干。盡爲按名。一一呼出見客。老小妍媸。悉豔妝脂粉。牽簾一面。卽返入內。不使人久視也。室暗燈昏。客非眼光。

透穿七札。何能定其美陋。

選豔引云。平頭招客人客座。但請波斯揀奇貨。那有鸚哥喚客來。斷無小婢扶嬌坐。名花選得情難遏。狂奴最有相如渴。海棠未免壓梨花。奇男或多困妖妓。注。牽簾唱名畢。老鴇延入內室。請客自擇佳耦。竝肩偃倚。湫隘之居。粉花香溢。一經選定。他日重來。無可移易。例不能亂點鴛鴦牒也。長筵樂云。何止金釵十二行。挨挨擠擠肆筵長。爲他絕倒方三拜。方桌相聯是兩張。注。妓家分有大小。大者家有二十餘人。或十餘人。席不能列座。則以兩張相聯。富有不得坐者。老娼雖女。依客座後立。而拇戰奉觴。以邀分例錢。可哂亦可憎也。末句用方紅樓楚館竹枝詞語。故云。架箸行云。不因酒欠將籌挂。却爲客來籌屢架。誰憐儂似縋絲蛛。獨自上來獨自下。注。侍飲時。或遇生熟他客來。則各妓次第起立出見。必架一箸於碗上。以告離席。返則自飲一椀以下箸。

馬頭調云。衣上征塵尙未消。馬頭弦索即嘈嘈。只疑此曲沙塲聽。回首關山月影高。原是邊關變徵聲。故翻淫靡作多情。雛姬鳩舌模糊調。却愛疏林聽老鶯。注。昔時妓館。競尙小曲。如滿江紅。翦翦花。寄生艸之類。近日多習燕齊馬頭調。兼工弦索。若美生。愛生。繡生。合娼之妙。一時稱擅。此余所親見者。雛伶學歌。終不如徐娘老韻也。

送花曲云。芙蓉貽晚秋。茉莉餉初夏。莫惜買花錢。爲儂長身價。注。席中必以時花獻。索例賞。謂之送花。闕客各取一枝。分插所愛之鬢。以爲懽笑。水烟操云。水火相濟。如飲唾酒。迺嘯雲氣。注。青樓供客。水烟不絕。奔走趨侍。客皆給與利市。謂之烟花錢。

擁膝辭云。觥籌交錯酒淋浪。羅襦襟解微聞蕩。擁嬌加膝樂未央。衆賓皆留入醉鄉。明鏡煌煌大體雙。注。酒酣之後。謔浪笑敖。無所不至矣。

關門嘆云。儂有秘圖。爲歡張著。今者相悅。皆當爲樂。秦台楚台。花街柳街。

閉門一响。扶頭三柘。二柳絮柳絮。誰念風摧挫。已教朝逐陌塵黏。又教暮伴狂花臥。三注。關門者。紅樓竹枝詞所云。關門即是赴陽台也。或晝夜有之。魔境獸行。不堪污筆。

附五則

嘉慶徐岳季方見聞錄。飛瓊廣陵何氏女。隨母長於蜀中。入王府習梨園。色旣殊人。音復出衆。王甚嬖之。國初爲大帥所得。仍隸樂籍。一都閩狎之。千金買去。大帥持其短。復索千金。諸當事又挾之。更重費。都閩旋以缺庫帑下獄。無所償。飛瓊曰。以妾之故至此。若惜小郎而守此。將終陷主於獄底也。徑辭去。至漢口。密處一室。至中秋月朗。游人雜沓。飛瓊撩鬢凭欄。喉嚨一聲。響傳九陌。觀者雲集。明晨巨商貴客。車馬闐門。大聲高償。數月間。遂以所得纏頭清缺額。都閩出。遣人來迎。飛瓊曰。妾本烟花賤質。主以私妮。動虧國課。致陷縲紲。故蒙垢忍耻。復以聲色事人。

免主幽繫。旣潔之。復陷穢濁。尙何面目偷生。以重主君之辱耶。遂自縊。又陳生虛谷。楚郢貧士。客游廣陵。無所依託。以授經積資。娶室蔡氏。因家焉。未幾。蔡氏死。中饋乏人。躬親井臼。一日晨起汲水。見錦囊若沈若浮。提之甚重。負以入室。啓視之。一女郎尙有微息。負之行室中。霍然一吐。遂張目凝睇。悲不自勝。慰解再四。曰。妾金陵張氏婉蘭也。徽商某以千金買我爲妾。主母妒。置之別室。不令主人近。主人今春往漢口。近將歸。主母醉妾以醇醪。沉于河。不知君子從何救。至於此。再生之恩。何以爲報。然生室淺陋。不能藏。因商于居停。適居停與其主母爲內戚。謂陳生曰。我甚憐此女之慧。而不得其所。今又如此。事可圖也。因往見其主母。寒溫畢。問曰。其姬何在。其主母失色支吾。居停曰。勿誑我。我已盡悉。及早善處。猶可掩蓋。倘再遲。一到公庭。事有不可言者。其主母跪問計。曰。陳生楚人。適斷絃。若能資以千金。並出婉蘭衣飾嫁之。令其西歸。永

無後患耳。其主母一一如之。復厚贈焉。陳生卽與婉蘭偕伉儷。挾以歸楚。

國朝釀花使者。花間笑語。石秀芸。漢江名妓也。嫣然媚足。可銷魂。有江南職道胡雲生。擁巨資。在楚貿易。偶爾游春於月湖。畫船簫鼓。見一麗人。爲之心醉。詢舟子。對曰。此名妓石秀芸也。一顧千金。尙難留宿。從此餐食頓廢。懨懨一息。口喚秀芸。衆賓訪翠。胡心動。稍進飲食。衆聳聽往訪。鮮衣華服而去。妓不納。復挽素知交往說。方允一見。然已費千金。胡不解風情。而妓專利其資。同人勾串半月。方得一寢。詭言願爲侍妾。胡欣然同居。金盡遂去。而門前縣胡字號招牌。出入仍用候補道。自稱胡太太。以避地棍滋擾。胡戚汪如玉者。素有房術。妓知之。而難近。廣費金銀。方得一宿。竟陰脫而卒。胡仍往經理其喪。

黃心齋三游漢口。皆有題襟之會。嘗語及昔年漢上鹽釀盛時。競重風

雅。四方往來名士。無不流連文酒。並築梵宮琳宇。上下五六處。爲公燕所。鏡檻晶窗。洞房香窠。咸具竹石花藥之勝。且半臨後湖。可舒遠瀕。白雲漾空。綠陰如幄。斜陽返映。影動于琉璃屏戶間。宛若身在畫中。每當雅集。相與覃研詩詞。品論書畫。時或舞扇歌裙。淺斟低唱。大有觴詠昇平之樂。前輩風流。猶可想見。數十載來。已成廣陵散絕。盈虧之悵。其何能已。爰作漢口漫志。未竣而卒。

心齋漫志。昔假讀之。大半歷叙生平游軌。所至之事。若有關於漢口者。寥寥數則。蓋書作於漢口而名耳。其二十一巷。薈載漢上紅樓妙伎。獨多。余曾艸錄一冊存篋。今心齋已沒。雜著藁本。散佚殆盡。惟此詩詞。尙存數十首。因附記三十八則於後。亦北里烟花。版橋雜記。所不廢也。

甲辰春。旅寓漢口。薄游平康。作江漢尋芳錄。品評僅二十四姝。人各有傳。傳系以詩。一時名宿。爭爲序跋題詞。裒然成帙。舊游如夢。忽忽二十餘年。

丁卯暮春。過韻卿寓樓。彷彿繡生校書妝閣。鈞花其軒名也。因作鈞花軒感舊一絕云。小杜三生憶杜秋。曲欄閒凭不勝愁。雪泥鴻爪分明在。認得當時舊酒樓。錢唐顧仲榮謝次韻云。老去吳霜點鬢秋。渡江我亦欲言愁。又措三月看花眼。燕子來時月滿樓。范白舫和云。廿年鏡擁鬢霜秋。賦得風懷爾許愁。明月定知當日事。滿身花影獨憑樓。方巖夫和云。花開花落幾經秋。牽得新愁又舊愁。山鳥不啼春自老。暗風吹絮上妝樓。繡生龔姓其假女玉兒。幼工弦索。余曾仿迦陵體作玉奴弦索行以贈之。江湖載酒歷碌多年。尋芳錄鈔本散佚已久。詩亦無從追記。

繡生曾貽藕花玫瑰花毬。余以詩調之云。私把花毬贈所歡。買珠辛苦砌來難。請君識取團圞樣。長在流蘇帳裏看。明珠四角繫宵深。押鬢香從夢裏尋。流轉莫教傷妾意。襲裊不定是郎心。

金軒即夕。余同徐錦石司馬。溫公亭季才。步藕華上舍作云。肯把雲英借。

客看翠裘添襲怯輕寒。勝常欲道還休道。顰笑非難却是難。花影半窗張子野。觥船一櫂杜平安。莫嫌此室才如斗。容得春愁海樣寬。綺語難除。復有云。欲將一粲博紅裙。耳明已遣聆弦索。思澀虛勞望雨雲。佩贈神皋珠作串。行來仙島玉成羣。繡筵解道曾相識。翠袂如何倏又分。

金軒後卽夕。余有贈莊亭二首之一云。迷香仙洞絕纖埃。連夕尊罍盡醉陪。紛陣合偕吟陣合。心花開逐筆花開。劇憐此客仍懷璞。豈有佳人不要才。讀新詩轉惆悵。唾壺擊碎爲君來。後卽夕之明日。余又有次莊亭夜雨感懷韻。兼訊金軒妝閣云。大隄南轉小街斜。門掩枇杷幔掩紗。難繫春情憑翠帶。重尋香徑蹋楊花。晴絲乍裊紅紅院。暮色深藏黯黯家。記得芳隣茶社近。不教迷却路三叉。欲換吳綿費酌斟。春寒惻惻院深深。酒邀綰帶。栢同把。盟許分香客再尋。人羨雙禽仍共命。誰云一刻止千金。紅樓鐘動休催別。眼意心期兩不禁。按綰帶栢。卽古之合香栢。見李長吉詩。

余曩作粲花詞。小序有云。明月前身。見此粲者。今夕不飲。於意云何。事僅記於兩宵。詩漫成夫。廿首。知我罪我。不妨同付黃梁。無情有情。尙欲贈之紅豆。茲摘錄數首云。待招新句擬清揚。不定芳姿費品量。但覺神光有離合。對君如對十三行。注謂美生也。神光離合。洛神賦句。阿姊輕揉小妹扶。怕人窺玉掩流蘇。憑誰爲倩傳神手。都入奉心西子圖。注。愛生繡生爲美生。治心痛。嬌喘微蘇。一晌假。炊羹許我託金栴。誰知博得紅兒笑。倖僥葦葭倚玉來。注。余勸美生加餐。強起當筵一再歌。倚嬌無力抱雲和。座中我是江南客。淚比青衫濕更多。注。美生力疾度曲。花能蠲忿。月無愁。姊愛春來妹愛秋。唱到閨情十二月。有人鏡下只搔頭。注。愛生三弦小愛生四弦。合唱十二月閨情甚妙。新試仙裙百欄齊。眼明最是縷金泥。金衣公子如相妒。隔著垂楊不住嘯。注。美生喜著金泥裙子。大隄經過莫徐徐。不肯臨流歛畫輿。恐被冶游人笑道。如何春日有芙蓉。注。美生乘輿過月湖隄水。

邊。孤嶼雪漫漫。記得花時共倚欄。梅子仙卿還似我。自從如豆已含酸。注。
三生同游梅子山。塗雅滿壁句難猜。故惹佳人繞徑來。若果詩才如魏野。
定應紅袖拂塵埃。注。小榻朝陽庵。美生讀壁上惡詩一笑。謝公哀樂將何
寫。陶令閒情有賦傳。願借星旛障春住。好花長在月長圓。注。此指錦石使
君也。

余嘗乞烟鬟閣主人。寫虞美人花于紈扇贈美生。因調虞美人詞云。香魂
化作紅心艸。一捻腰支小。誰調脂盞寫輕羅。想見英雄兒女最情多。楚歌
莫向尊前唱。生怨花惆悵。稱名更怕有人噴。只合稱他小字滿園春。注。虞
美人別名。

記借孫繭園飲集金軒。因次莊亭留別愛生三首韻云。青鳥連朝問訊頻。
猥勞妝閣憶閒身。得偕縱酒樓頭客。再訪迷香洞裏人。情怨替吟春雨夜。
冶游難忘月湖辰。粲花只作空花想。錯被流傳似感甄。注。美生愛生繡生

時倩繭園問余近况。指似飛卿錄別詩。烏絲醉墨灑臨歧。帆乘趙趨偏能快。人到江潭定不遲。紅點澗綃空裏淚。翠痕蔦桂懶描眉。欲將近日崔徽樣。寫倩南鴻寄所思。注。莊亭時赴湘潭。宮體剛同賦玉台。西崑離袂竟齊催。懊儂欲擬新歌贈。妮我真如舊雨來。淥水盟存應璧合。白頭志在肯心灰。嶺南路共江南遠。并與緘書第一回。注。錦石藕華莊亭同日啟行。美生妮我特甚。莊亭將之粵東。約愛生于十月相晤。藕華之江南。先與繡生有同心之訂。

佩荃女史。諸姓。乳名小金。風流自賞。金軒三珠閣之匹。弦索尤工。余於酒邊曾作五六七言三絕句贈之。云。豈無膏與沐。顏色爲誰好。不遇擷芳人。焉知是香艸。玉人姿貌如何。彩鳳鴉隨恨多。若品蓮台仙會。個儂定占巍科。三弦淒絕四弦柔。哀徧梁州又石州。彷彿粲花當日事。羅兒重會小紅樓。注。玉人謂黃陂玉。彩鳳謂賽漢口。此漢上青樓之最著名者。今玉已作

徐孃老去。鳳則隨某青衣脫籍。美生羅姓。與愛生繡生。近皆流落。佩荃舉止酷似美生。故云。

佩荃將有委身某公子之議。同人即席罷酒停琴。作留春曲寓意。余賦云。絮毬成陣飛絲揚。鞦韆將春去何倂倂。穿簾撲鏡欲無影。趁拍不禁舞山香。愁春堂堂歸舊鄉。停笙罷琴開曲房。臨風歛衽禮東皇。邀住飛光頻勸觴。丁香漫展同心紫。紅藥休輕瀉鉛水。連天步障碧愔愔。不放蒼靈駕東指。綠蕉劈作雲藍箋。翦翠珊瑚紅吐心。藥留春刻意春肯留。酌酒蘼蕪喚花起。綠情女史亦籍中。矯矯者。余有酒邊詞云。叢荒石竹眠麝香。小樓雖小春能藏。冰弦許彈牧犢子。碧玉不嫁汝南王。香絲垂垂青跪地。綠窗乍綰拋家髻。水精簾下目初成。霽曉秋江比明媚。紅薇月午重倚嬌。留儂不留蠟珠飄。錦鞞欲賦無才異。但憶雙文書恨字。

吳儂頗知筆札。爲孫繭園所眷。余贈以詩。有歌成暮雨知芳姓。書就簪花

識小名之句。又題其紅袖添香圖云。有美一人。嬌如玉。十三解唱大隄曲。十四鷓鴣撥。即工。十五移家漢之澳。漢江姊妹多娉婷。平居艷質誇傾城。見卿盡欲紅妝洗。從此吳孃獨擅名。銅街西弄枇杷下。誰繫章台紫驄馬。但聽蘇門鸞鳳音。便開百里鴛鴦社。罷唱烏鹽却綠醅。夜披湘帙肯深陪。銀虬莫問丁東歇。寶鴨還添篤耨來。袖紅映頰如酣酒。眉妒遠山腰。妒柳欲寫嬌花伴。讀圖因煩癡虎傳。神手芳名藉甚郢中姝。端恐風流畫不如。我挾題詩要一見。果然名下洵無虛。乍離乍合光難揣。雜卉雜花疇得擬。彷彿衡皋感洛妃。錯疑神女逢江水。更憶迦陵麗句工。書聲亦在粉牆東。展看莫漫輕題詠。姍笑須防女侍中。

戊辰初夏。余與同人偶過平康。見有窈孃者。色頗明艷。私詢其蹤跡。始知家荊州之沙市。其先人乃余昔日書畫交也。白蓮逆匪之亂。轉徙逃竄。失陷風塵。聞之悵惘累日。越月。適檢得其祖手筆以示之。輒據地大慟。後歸。

馮子都不得已而脫火坑。殊有雅鳳相隨之恨。曾口占一律以紀云。欲將
妾恨比薜蘿。此恨茫茫恐未如。慟哭水雲離亂後。驚心骨肉死生餘。青箱
篋裏留殘本。華屋沙頭夢故居。我亦蔡邕琴酒客。不知誰是李尙書。後與
白舫述其事。白舫爲之嗟嘆。因和作云。羞將漂泊話天涯。夢斷香銷兩鬢
斜。已是蟲沙畱幻影。那禁風雨妒飛花。分明絳蠟知心事。輾轉紅樓是妾
家。吟到曲江鶯囀句。不勝清怨訴琵琶。注。用趙賽濤嫁周生事。見列朝詩
集。讀之擊節相對。慨然。

余又有惆悵詩云。雨雨風風可自存。弄珠人去賸庭軒。絲將蘿附元難必。
鳳竟雅隨忍遽論。人說小桃工薄命。我憐楊柳最銷魂。可能不撒胡麻餅。
但諷仙經鑰洞門。此過某麗姝舊居而作。微雨樓頭。簸錢堂下。與窈孃又
未可並論矣。

鳳娟。姣好自珍。爲陶香泉所愛。寒夜余過鳳娟桐華塢。見香泉寄鳳長短

句。因賦祝英台近一闋以贈云。轉香街。穿夜市。曲巷枕河岸。春色深深。繡戶掩雙扇。頓教挈阮天台。茜紗窗裏。許平視芙蓉嬌面。偎人顫。半晌才道勝常。帶笑忽嬌喘。小別銀缸。開篋檢詞翰。倩儂讀到篇終。相思兩字。悄不覺暈潮紅臉。

鳳娟新病。香泉適來。相看惘然。余爲填南歌子云。痰覺香羅褪。寒教綉被添。玉人扶病更堪憐。宛似露欹風颭。小紅蓮。巫峽山平嶂。藍橋水忽淹。玉郎休悵不成眠。猶勝一燈如豆。夜如年。白舫填鷓鴣。天紀事云。緩蹋霜濃。曲巷邊。那禁人病耐寒眠。難逢月姊分靈藥。莫遣風姨颭護旛。心欲訴。意如綿。無多絮語枕函前。留郎不住。虛鴛帳。愁對孤鐙。夜似年。

鳳娟病起。余亦作鷓鴣天寄示香泉云。甦得亭亭倩女魂。褪寬一尺楚腰裙。傷多石黛消眉嫵。睡久苔花疊枕痕。尋保護。替溫存。惜花願作七星旛。巡檐漫索梅花笑。人比梅花瘦幾分。

釣花軒之比隣。有三珠閣。軒窗明瑟。略似秦淮水榭。三珠者。芳芷。芳蘭。芳
蘋也。姊妹行。均知筆墨事。時金手山。陶香泉。過江榻坐。必邀余與白舫。作
詩酒之會。以是名益著。倡和詩詞亦多。芳原作隸書額。榜其閣。手山書同
人詩詞八幅。懸于閣中。一時文醜流連。較釣花軒更盛矣。余嘗贈以詩。有
閉關肯設神鷄枕。刺繡俱裁孔雀衫。澹情雅與梅偕韻。絮語翻嫌燕太喃。
翠玉府。應標邃館。藐姑仙。合署芳銜。願作錦鞵思。倍苦。化爲彩蜺夢。才甘
之句。白舫調三妹。媚詞絕佳。詞云。瑤台初罷宴。甚飄泊。紅塵頓逢三粲。解
佩懷珠也。似曾遊戲。愛尋仙伴。試照菱花。渾不省。此身荒幻。惟有湘江寧
芷。初蘭。尙留名喚。更向吹笙幽院。看繡榻移尊。粉險安硯。酒約詩盟。肯付
伊。領略風緣。文翰。悔煞。恩恩輕放却。挂颿江面。還是相牽人事。銀河夢淺。
手山將赴
江南故云

余約手山作詞會于三珠閣。以雪阻未來。爲賦琴調相思引代柬。並示白。

舫云。誰向尊前識曲真。算除范叔少知音。得君同調。花月要三分。已約。蜃窗閒倚翠。好呵筠管待題襟。一番夜雪。偏隔渡江雲。白舫和云。客館衾寒。結夢遲。隔窗香逗早梅枝。折花郵寄。好與訴相思。風雪新添江上畫。冰紈待寫酒邊詞。小槽雙鳳。閒了按歌時。

雪晴數日。手山渡江來漢。留三珠閣。不出見客。白舫聞之。以前調戲簡手山云。珠箔山屏護曲軒。阿誰留取避塵諠。漁郎除卻那識武陵源。試問香添鑪睡鴨。幾回夢繞帳飛鴛。澹雲微雨。一枕小游仙。此詞屬對既工。措辭復雅。真是詞壇妙手。手山歸舟寄白舫點絳脣詞云。漢上春深。別來癡語無同調。解將花笑。君自號花笑。廣詞人爲護芳心。好一霎歡懷。一霎離懷惱。楚天曉。飛來燕子。似語人歸早。願伴檠刺史詩云。白舫詞人白石仙。焚香讀罷海棠顛。米家山色空濛裏。羨煞相宜湖上船。注。白舫見示花笑。廣詞。逼真南宋人風調。集中湖樓坐。兩步蟾宮詞。有水雲連處盡模糊。寫一幀米家山色。

之句。爲人傳誦。詹湘亭明府應甲。題白舫苕谿漁隱圖。百字令詞。有笠澤書成。鱸鄉夢穩。漚鷺眞知己。鷺湖南去。此中大有入耳之句。其爲諸名流傾倒如此。

余以畏寒枯坐。寄漚閒館。有憶三珠閣。成高陽台一解云。鴛鴦濃霜。雁燈低焰。夜長添炷。熏鑪靜悄。花房斷無人。叩銅鋪者。回端正。窺春面。算只有窗外銀蜃耿。分明壁月前身。瓊樹三株。小叢最小。尤矜貴。稱千金買笑。十斛量珠。輒護豐貂。頰痕嬌褪。黃初仙源。尙阻漁郎權。似凝冰。泮重湖。采蘋花。悔不秋江。化作輕鷁。

香泉歸計未成。同人觴于三珠閣。是日匝陰微雪。文宴甚歡。念手山隔江。莫渡。因賦綺羅香寄之云。慢舞梨雲。先拋銀礫。寒襲翠裘。添暮雪。意商量。瑞葉待飄還住。能泥客。只有西樓。况停權。免傷南浦。鎮相携。被酒旗亭。莫愁醉尉。瀟陵路。盟漚偏悵。星散目極。江潮野艇。不成飛渡。憑暖闌干。愁聚。

個儂眉嫵傳錦字。空說重來撚玉藥。倩誰將去慰消黯。更約朋尊。擁爐長夜語。

余又有三珠閣寄感相見歡詞云。何緣得遇雲英。訂三生多感。不嫌遲暮。締芳盟。留無計。非無意。拂深情。卻恐郵亭一夜負。卿卿許許。州秀才。汝器見之嘆曰。窈翁真深于情者。其後阿蘋歸某公子。未及一載。不克終于小星。仍落烟花。可勝嘆哉。

臘月朔日。爲阿蘋輓辰。折柬招余。湯餅筵開。絕無他客。作竟日留。白舫適過余。寄瀝閒館不值。賦掃花游一闋。置案頭而去。詞云。曉庭雪滿。正折竹驚眠。紙窻明透。梅開笑口。笑瑤林玉蘂。盡成寒友。說與園丁。埽徑。聊停敝帚。向浴甃。把龍井。嬾芽。先試茶臼。僧舍思鳥瘦。定坐擁吟鱸。幾回叉手。雙扉乍叩。但牀書掩卷。戶簾垂晝。想跨橋驢。合有仙人勸酒。可知否。釣空江。獨留漁叟。余歸讀而怡然。因于鐙下倚聲次韻。且張其事以答云。玉人折

東道一夜瓶花。翠帷香透。烏衣巷口。肯銀沙曉蹋。只應芳友。况值長筵。獨要詞填石帚。埽荒螿也。漫學陶家。茶烹低白。觴汎梅影瘦。但捧就吟脣。暗抬纖手。無人戶叩。儘燈明午夜。畫堂如畫。惜少丹青。爲寫瑤姬晉酒。懊儂否。宴珠宮竟成仙叟。

是夕詞成。次日媵以胡桃遺寄白舫。戲言爲玉人分貽者。白舫倚聲西子妝慢云。雪瑩肌豐。脂凝膚膩。品類蠻谿藤子。了無鮮核不須鑽。盡年年伴留香醉。閒居賦裏。也曾許荆櫻競美。况堆盤向芷窗梅閣。名花叢次。封蘭紙。踢凍人歸。媵並詩筒寄。殷勤道是玉纖纖。半分甘密傳深意。瑤緘乍啓。宛相逢域西還使。怕今宵又惹仙槎夢起。翌日手山香泉來讀而愛之。時手山新購江南絨花。爲三姝插戴。因笑謂白舫曰。君再賦此三姝。當一齊奉觴侍飲。白舫援筆立成解語花一闋云。殘絨綴巧。紺縷輕輕。別樣花新舊。弄麤分瓣。渾不用。燕尾一雙開翦。江南寄遠。好留取曉妝人選。看玉纖

帶笑斜簪。艷入春風面。鏡裏韶華易換。嘆芳顏如許。畫眉誰伴。鬢雲初結。空惆悵。只問翠深紅淺。傷春意懶。屏山曲。夢痕游徧。還怕教壓損釵梁。又霎時驚斷。同人吟詠四三。余曰。此二詞足以嗣響竹垞先生茶烟閣體物集。穀人先生三影亭寫生譜也。手山曰。白舫詞律精嚴。且審于去上二字之別。故應節而歌。便有婉約風流之調。不待付諸管弦也。至於澹濃相間。緩促相生。貫于一串珠上。又其餘事矣。香泉曰。際此天寒雪霽。惜少旗亭雙鬢付唱。可不貰酒一醉。爲我輩解嘲耶。于是三妹燕鬱金香。燃玻璃鏡。齊奉盤肴。侍傾卮酒。先爲白舫侑飲三爵。余與手山香泉次第傳杯。各盡歡諧。至宵靜酣醉而散。

周古漁以三珠閣春蘭誇示姚芳仙。余調采桑子二解索笑云。暖。燕姑醒幽夢。澤畔携來。賣向章台。叫破東風第一回。幾生修到如蘭契。待自鸞釵分贈瓊瑰。暈碧芳心半未開。留髻送客羅襦解。薌澤微聞。得近雙文。不

管能消楚客魂。並頭果有騷人分。歸去殷勤。風月柴門。添把雙心麝月焚。其明年之春。三珠閣詩會漸衰。余賦醉太平用獨木橋體。戲示同人云。星前淺盟。尊前厚盟。如何忘却芳盟驟。花場背盟。香詞定盟。玉人證盟。多虧有個同盟。再珠盤會盟。

許許州著有翦紅樓詞。久客裘慎甫使君幕下。翩翩杜牧之也。聞三珠閣而艷之。賦一萼紅詞簡余問及。余因次韻戲答云。奉銀箋。慰停雲思苦。好放兩眉尖。句詠三珠。情深一往。芳緒因又縈牽。問誰是。掃眉才子。只小閣消得賦新篇。夢綠神傷。題紅意切。未面生憐。休作秦樓一例。肯枇杷花底。輕露金鈿。秘約宜先。吟朋許共。月上六枳籬邊。買花笑。不須纏錦。但新詞袖向鏡台前。博取春纖。按歌譜入香弦。

手山將之邗江。穀原於三珠閣寫春江送別圖以贈其行。余賦金縷曲題之云。錄別披新畫。已教人尋芳意懶。題襟興敗。何況烟波江上客。明日雲

飄真挂。問底事分攜恁快。不恨篙師催人別。恨畫師點筆無聊賴。偏苦把離情繪。落燈風峭重簾外。小留君缸花紅地。一宵清話。艸壺壺觴非祖餞。猶是辛槃蔬菜。權當作詞壇高會。君到江南春猶淺。料杏花剛向紅橋賣。應看柳展眉黛。白舫先賦南浦一解。嗣又賦綺羅香云。酒壓新愁。燈迷舊夢。愁夢不知多少。況是春江離笛。一聲吹繞。把吟思付與鶯唬。向歌席強邀花笑。掩芳尊。絮語怱怱。可知別後會時少。隣鷄偏又報曉。那得石尤風阻。暫停歸權。欲上河梁。怕見綠波芳艸。竟拋卻畫筆詞箋。只贏取雪泥鴻爪。待相逢。夢斷愁銷。惜春人共老。噫嗚宛抑。讀之欲喚奈何。

手山諷日將行。白舫香泉餞別三珠閣。芝仙譜圖。手山填台城路留別云。鶯唬燕掠笙歌夢。幾度欲行還住。嬾綠低檐。鬥紅卷幕。禁得客愁如許。邀吟侶。趁鬢醕初開。鼎香猶炷。拂起游塵。畫屏來寫斷腸句。牽衣何事淒楚。者回相見候。直恁無語。夜又將闌。春原怕餞。明日綠波南浦。林鳩正苦。似

語語催人。不如歸去。別盡銀鐙。暗窗同聽雨。時三珠聽白舫。按吟此詞。不覺黯然魂銷。停杯無語。白舫即席賦錄別詞。調寄長亭怨慢云。漸吹起離亭孤笛。酒醞枯深。解愁無力。柳纖烟絲。梅飄雪朶。斷腸色。綠波千里。空兩岸層陰積。小雨又迷濛。竟掩卻一輪蟾魄。江驛聽鑿鑿津鼓。忍見片颿飛疾。紅搖燭影。暫雙照此時歌席。待明日攜手河梁。便惆悵天涯咫尺。况最是難忘。別淚春衫痕濕。手山讀之。放聲而哭。白舫香泉均爲淚下。三珠亦一齊嗚咽掩泣。於是弄酒烹茶。強作清談而散。余以微疾未赴。次日聞之。傷如之何。

手山別後歸舟。作減字木蘭花云。酒寒銷夜。醉後單衫應懶卸。想到秋波送卻春歸淚。更多倚聲歌慢。月色平分窗一半。誰伴吟窗露濕。薔薇襯晚妝。又卜算子寄芳芷云。漢水接江深。難翦愁千縷。楚台楊柳楚宮花。一晌留人住。鎮日落梅風。誰把春雲護。紅杏闌干翠竹籬。記是傷心路。白舫曰。

手山眞多情人也。

余于雨中有懷三珠閣金軒詩云。颯颯風吹雨點纒。靜臨漢水憶雙珠。雲迷大澤憐孤雁。泥沒空隄泣斷燕。蕭寺鐙殘鐘又動。花關路滑屐難扶。擘牋但寫榛苓什。憑寄柔奴與態奴。蓋爲阿蘋美生而作。惓惓之思。其何能已。乃不一年。兩人皆託身非偶而返。殊負余之期許。可深歎哉。

常德楊湘巖廣文瑞。風懷俊逸。倚馬萬言。予曩哭以詩。所謂少年十五二十時。鼎州才人天下知。鏤金錯繡顏特進。玉白花紅杜分司。非虛譽也。昔寓漢口。曾記其風情之作。漢上夜泊。聞小伶歌聲云。蘆荻蕭蕭湘水秋。誰家新調按梁州。客心不似桓司馬。別作潯陽一段愁。漢上雜題云。葡萄水暖淨無波。織月濛濛下絳河。正是離心初定處。一聲風笛奈愁何。楊柳何曾縮別愁。夕陽催渡大江頭。蕭郎只合平康住。不肯聽人唱石州。眼邊消得十分春。雙頰微黃畫不眞。知是窈孃新調子。夜深愁煞渡江人。烏柏門

前花滿枝。美人心事月明知。聽他掩抑情無限。猶是羅敷未嫁時。十年芳艸怨王孫。檀板金尊舊院門。今夜酒闌沈醉甚。可能消盡鄂王魂。寶璐星繁絡錦鞵。樓西立馬綠楊烟。可憐曲罷春鐙落。定子筵前正少年。音節哀艷。可歌可泣也。

吳格齋月夜與玉美校書話舊云。樓居擬會大羅仙。倦典清狂嬾賣顛。小別伊人真似夢。相逢共數七年前。

庚申辛酉之秋。與同人嘗聚飲于丁氏酒樓。今樓已易姓。諸美亦雲散矣。

雲散風流

可奈何。不如人處是蹉跎。琵琶最有傷心調。更莫彈成宛轉歌。

余曩見江右義寧州虞常泰所作李翠官小傳云。李翠官。鄂之通城人。幼習時曲于岳郡。居楚玉部。名噪湖之南者數年。去而來漢。年二十許矣。隸榮慶部。李貌不逾人。然每妝飾登場。觀者咸嘖嘖稱賞。迨轉喉發聲。清圓明秀。高入雲表。場下數千人。無或譁者。出則目迎之。入則目送之。以是李名愈重焉。初榮慶部有台官者。皖人。容色姣好。善爲跌宕跳擲之劇。名擅

江漢間。而李以斌媚風流之技匹之。一時號兩美云。嘗見其演楊妃醉酒。潘尼追舟。不獨丰致嫵然。且酒後嬌憨。船中倥偬之態。描摹畢肖。而玉堂春一劇。悲嘯與斌媚俱生。尤臻絕妙。嘗謂人曰。聞諸讀書者云。作文須代聖賢立言。戲雖小道。亦代古人傳神也。故必以悲歡離合之情。若身歷其境者。其庶乎神可傳矣。噫。倘所謂以文爲戲者耶。在漢十餘年。所獲頗豐。歸里奉其父以終老。曰。吾少而外出。不得奉甘旨者幾三十年。今父老矣。幸有薄產。可復趨蠅末而廢侍養耶。諸部競延之。卒不出。父歿。乃教弟子爲小部。出其門者亦頗有稱。今榮慶部已散。李亦久死。而翠官名。江漢間猶有道之者。

雙紅者。隸存雅部。貌明艷而性溫存。演劇非其所長。然妝束登場。一種妖嬈旖旎之態。真是撲搗雌雄渾不辨矣。白舫嘗有詩詞紀事。余僅記其一絕云。月痕初上小樓東。翠黻衫紋影碧桐。花底唱斟三爵後。一時蓉臉暈

雙紅。初名雙喜。因此詩傳誦江之東西。遂以名雙紅云。

韻卿者。林姓。行三。吳人。年十有五。綽約如好女子。曼聲一曲。足令蕩人心魄。白舫倡韻卿詩三十六韻。其警句云。清歌徵法曲。玉貌出書幃。繡帽紅垂纒。紋衫翠露櫺。巡階來緩緩。拂座進漸漸。束髮梳雲濕。修眉掃黛纖。膚凝脂細膩。手弄柳柔摻。驟見佯窺扇。相呼泥隔簾。嬌偏多嫵媚。愁偶學喁。喁本。是生香體。何須飾粉匳。由遠而近。由生而熟。描畫盡情。真是寫生妙手。又云。放誕由人說。詼諧不我嫌。瓊腰同底瘦。櫻口爲誰甜。韻絕真難似。卿當莫自謙。此作游戲語。又是粲花妙舌。一時名流爭賦詩歌以贈。韻卿之名益著。余爲哀集成卷。題二十字云。芍藥裁篇贈。珊瑚架筆紅。同時玉台體。都爲個農工。

先是雙紅與韻卿齊名。時有文武狀元之目。蓋以雙紅爲武也。迨後諸名士共爲品評。而韻卿聲價高出數倍。日夕供奉于貴人之席。瘦島寒郊之

士罕得見其面。人皆以咎白舫。白舫笑曰。雙紅尙在。人自趨炎耳。
金粟影菴主人。有昌恕齋太守。屬賦韻卿歌云。金閨水流脂粉香。蘇白垂
柳還垂楊。依依楊柳學眉黛。風流惟有林家郎。林郎破楚門東住。九皋爲
名未有字。鳴鶴初飛一一聲。嬌鸞且學紅紅記。記曲心情強自憐。新調雁
柱十三弦。婷婷媿媿芳時節。擷笛從師漢水邊。豈有明珠贈交甫。空勞金
彈逐韓嫣。歡場自悔投身早。柔艣一枝歸去好。東風紅豆不成花。南浦綠
波頻夢艸。重來聲價頓然增。籍甚三郎喚小名。爲取韻卿題作字。卿須憐
我我憐卿。太守相憐會相見。班春排日開春宴。兩行紅袖妒瓊枝。一朵仙
雲籠嬌面。仙雲釀雨雨忽來。雨過正值名花開。容光能助花顏色。一笑嬌
然一舉杯。例與詩人傳彩筆。合教仙子住瑤台。瑤台十二古時春。收拾華
胥夢裡因。秋水名篇原綽約。春山入畫故精神。變幻偶爲男子相。居然清
淨女兒身。風前不啓葳蕤鎖。月下猶含豈蔻仁。忘情最是多情處。情不能

忘閒覓句。錦瑟從來索解難。金荃誰顧花間誤。長康也是有情癡。學譜紅情綠意詞。更願將身作紈扇。便卿日日手中持。又題余漚舫詩存册子。其三云。清揚楚調吳儂讓。及見吳儂又若何。寄語雙雙小紅豆。可來此處舞婆娑。謂韻卿雙紅又漢上小住。同人賦新雨詩十絕。其五云。夜話聯牀有所思。風懷閒唱紫雲詞。春江便欲迎桃葉。正是迷離烟雨時。韻卿以雨阻不能渡江讀諸詩。其惓惓于韻郎。較白舫吟句益甚矣。一笑。

按余少年好作長短句。得三卷。前在蜀時。爲友人付梓。嗣年五十。始知懺悔。綺語盡除。繼有所作。痛心疾改矣。格齋負不羈才。寓言幻影。以發其無聊落拓之思。故擇其雋雅者錄之。心奩樂府。固屬游戲之作。然多規諷。大有橫陳嚼蠟意。喚醒迷人不少。附述數十則。以存之。幸閱者詳審。要知青樓境界。即是眼前地獄。豈可輕入耶。昔黃山谷善作艷詞。嘗謁圓通秀禪師。秀訶曰。大丈夫翰墨之妙。其施于此乎。時秀方戒李伯

時畫馬。山谷笑曰。無乃復置我于馬腹中耶。秀曰。伯時但以念想在馬腹。墮落不過只其一身。公以艷語動天下人心。不止馬腹。正恐墮泥犂獄耳。山谷悚然媿謝。自是絕筆。今錄心盦漫記。載余曩日詩詞。不禁惴惴可畏。因舉此以告世人。毋如余之少不檢括。以致老大飄零也。

辛酉四月初一日
手校訖退舟記
甲子四月望日依盧氏慎始基齋新購刻本覆校訖退舟記

范錯。初名晉。字聲山。號白舫。又號苕溪漁隱。例貢生。澤其先明祭酒應期。

居菁山。歿後。族黨散處各郡。苕溪漁隱詩稿自注祖穎通。字希賢。號棲園。監生。幽華詩略攻

軒岐術。精脈理。攪莖山房漫記自塘棲遷潯。著硯北居瑣錄。皆載故里文獻。詩稿自注父

宗鏞。字學周。號檢齋。監生。輯潯著二卷。范志錯有儁才。工詩。尤善詞。熊士鵬漢口叢談序

中歲以後。遠游四方。孫燮書潯溪紀事詩後磊落好交。吳文溥南野堂筆記寓意鹽筴。往來楚蜀者

三十年。李宗傳苕溪漁隱詩稿序留心掌故。陳文述幽華詩略序作潯溪紀事詩七十首。徵引記載。陳文

述潯溪紀事詩序遺聞佚事。靡不畢具。張鑑潯溪紀事詩序客蜀。著蜀產吟。僑寓漢上。著漢口叢

談。皆不愧作家。陳文述蜀產吟序晚歲寓居揚州。孫燮華笑廂雜筆序卒年八十餘。澤錯兄登。字

既庭。號煙畦。縣學生。幽華詩略亦有文行。登子來庚。初名濂。字小庭。秀水縣學

生。嘗刊南潯鎮志。澤南潯鎮志人物二

附著述目錄

范錯。

見人物傳

吳興藏書錄一卷。

刊本存

南潯劉氏眠琴山館藏書目四卷。

寫本存

首題烏程范錯白舫張鑑秋水計深秋琴蔣履泰嗜山同編嘉慶二十五年張鑑序

漢口叢談六卷。

刊本存

東坡熊士鵬序華笑廬雜筆六

卷。刊本存道光二十四年自序

潯溪紀事詩二卷。

刊本存

凡詩七十首并自注乙未同里張鑑序丙申錢塘陳文述序道光十六年蒲圻張至曙序

丙申自跋湖錄紀事詩一卷。

刊本存

蜀產吟一卷。

刊本存

道光庚寅陳文述序

感逝吟一卷。

刊本存續

漢上題襟集一卷。

刊本存

潯溪漁唱一卷。

未見

茗溪漁隱詩稿六卷。

刊本存

道光十三年桐城李

宗傳序壬辰無錫鄒廷敷序十六年元和朱綬仲環序關逢敦牂同里陸長春齋香甫序乙未錢塘陳文述序

茗溪漁隱詞二卷。

刊本存

嘉慶十八年臨澧陸

芝田次農氏序丙子麗生嚴學淦序又學淦書札一篇關逢敦牂同里陸長春序

華笑廬詞一卷。

刊本存

幽華詩略四卷。

刊本存

道光戊戌漢陽孫煦序錢塘陳文述序十九年天門熊士鵬序辛丑自跋其所著摛蘆山房漫記即散入書中仿朱彝尊明詩綜附靜志居詩話例也

鎮志著述二

跋

漢口叢談六卷。烏程范鍇白舫撰。白舫烏之南潯鎮人。博學工詩詞。生平撰述甚富。南潯鎮志有傳。嘉道間久客漢皋。邑志載入流寓。叢談一書亦列目著述中。其書叙次雅贍。言水道數十條。尤精確可據。早歲曾於同里熊瑞卿先生許見之。匆匆讀過。未及傳鈔。三十年來。訪求不獲。近聞廠肆間有其書。輒爲外人重值收去。吾鄉人轉不易得。得者亦不輕出示人。偶與同邑李星樵侍講語及。相共太息。侍講適有藏本。因得假歸。再讀一過。尋其刊板年月。題道光壬午。距今已及百年。所言風景人物。猶是兵燹以前舊蹟。爲近人所不盡知。而亦今世居漢口者所不可不詳考也。因卽錄副備刊。用廣流布。近刻烏程陸瓣香夢花亭駢文中。有此書序。文甚工麗。刊本失之。補錄卷端。俾成完帙。鎮志一傳。及著述目錄。并錄附於後。庶覽者得以有考云。辛酉四月朔。漢陽周貞亮退舟識於京師錢糧衙門之寓。

廬。

漢口叢談
跋

漢陽周退舟先生貞亮晚喜廬隨筆云。嘉慶中。烏程范白舫。錯。旅居漢上。撰漢口叢談六卷。余幼於同里熊瑞卿先生明楨許見之。通籍後。求之十餘年不得。辛酉歲。有鄉人得之。求假一觀。諾而不與。乃從同邑李星樵太史哲明處借得。令寫人傳鈔一部。并從他書錄得陸長春駢文一序。及范君小傳。并其著述目錄。補載卷中。自爲之跋。以備付刊。頃沔陽盧慎之弼傳印湖北先正遺書。余助之搜訪。勸其并刻叢談。以備吾楚掌故。盧購得一刻本。因借以覆校鈔本。始知此書後經改訂。中有與余本不同者兩處。未便錄入鈔本。致礙雅觀。今別記於此。異時付刊。當從改本爲定也。改本第五卷二十八頁後。刪去四頁。即於第二十八頁末段。頗占納涼之趣。後接云。「包山司馬祥高其胞姪也。磊落好交。嘗得朱氏舊圖壘湖石構亭臺爲觴詠地名曰怡園題贈成卷」三十八字。占第二十八頁之末。二十九頁之首兩行。下即提行「包山善書法」云云。此一處也。第六卷第五

頁後。六行後。「黃心齋自號櫛山詞客」云云。十一段引漢口青樓樂府語多猥褻。改本刪去。別以文五段補填入卷。按此五段已低一格。印入卷中茲不復見。以下提行「甲

辰春旅寓漢口」云云。茲特記明起訖。以備刊時纂入焉。

按右一則爲周退叟校勘是書本末。叟爲家君門人。後又爲癸卯同年。己巳歲同教授武漢大學。出所手校是書示家君。家君覽而善之。欲爲付刊未果。先是家君教學漢南時。便訪此書與所謂魏氏竹中記者。久之得此書於徐星槎徵君。乃鈔本并於其中。見竹中記梗概。命夔武寫一副本藏之。嗣應新聞社之請。敷陳楚故。卽廣是書之旨。成續談再續二種。携之行篋中。兩年前已在黃岡余霽丞處長許得魏氏舊稿二種。卽竹中記與酉除集是也。亟命夔武寫付石印。而所鈔范書及家君續作之稿。漸有散落。退叟前年猝歸道山。竊念二書都有關吾楚文獻。不可聽其由此湮沒。適周校本尙在行篋。遂并家君所續相

次出版。供吾鄉搜討舊聞者之考研。並取家君所輯漢濟金石小記一卷。及二十年前報社所付家君竹枝詞一帙。與前年程十髮丈板行一夢緣一卷附焉。校字既訖。謹書崖略於後。羅田王夔武跋時癸酉秋七月。

漢口叢談 跋

漢口叢談

中華民國廿二年八月出版

平裝一冊定價八角

編纂者 烏程范 鏊

校勘者 漢陽周貞亮

校印者 羅田王夔武

發售處 益善書局

武昌察院坡

6
441181

441181